

# 藝文國中

目 要

「駱駝蹄子」之死	現代之雕塑(畫報)	故宮書畫略評	畫學南北宗之辨似	海外文壇動態	文藝新聞「淡泊人」被竊	健忘症禮讚	姑蘇雜詠	「三國」故事與元明清三代之雜劇	六法論研究
.....	.....	.....	.....	.....	.....	.....	.....	.....	.....
汪家社	弘文	瀾滄子	予向	陳迎	陳綿	芸蘇	知堂	傅惜華	佰精



天發社藝文國中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 青年皮鞋商店



地址：北京東城燈市口大街路北乙字十七號

本店以青年誠實精進之精神，為社會服務，本店自製各式男女皮鞋、溜冰鞋、馬靴、跑鞋、孩鞋。材料絕不苟且，製工絕對精細，價值特別便宜，歡迎

主顧比較來往一試。本店修理皮鞋部。為優待顧主起見，均以九五扣計算，一經修理之舊皮鞋，燦然如新，真令你滿意，絕對保穿。

## 壽字牌牙刷 萬人之王 萬人之讚揚

（1）固料（2）精工（3）廉價（4）新式（5）消毒（6）衛生 優點之點

附設牙科專科——專門鑲牙 牙醫 牙統 治牙 科百 病費 廉

廠址：北京東路首南街正場市安東京北：址廠

# 好力生

有腸胃 弱對 各種 淡二種



好力生效 力濃度超 過魚肝油 百倍以上



好力生易服而效宏 魚肝油醒氣難服



普通魚肝油腥臭難服且需較大劑量方為有效今好力生類取比目魚油之精華復加入天然丁種維他命其高貴不吝可知治一般虛弱夜盲佝僂尤合用於小兒扶助發育

信誼 藥廠 最新出品 各大藥房 皆有出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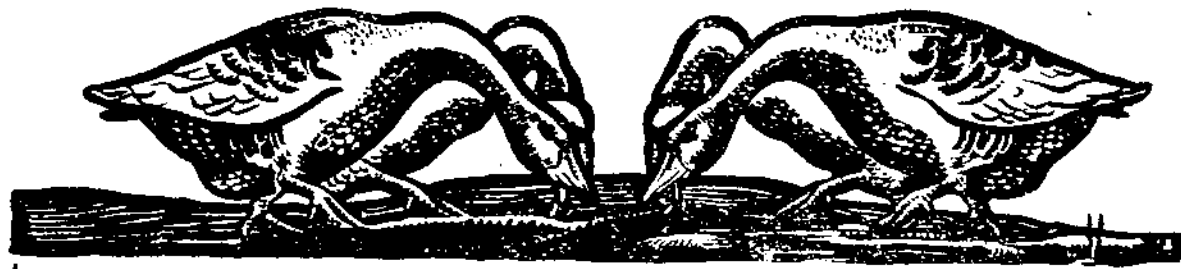
譽滿全市——華北唯一的鋼筆修理專家  
中外馳名——獨家創辦

## 泰亞鋼筆商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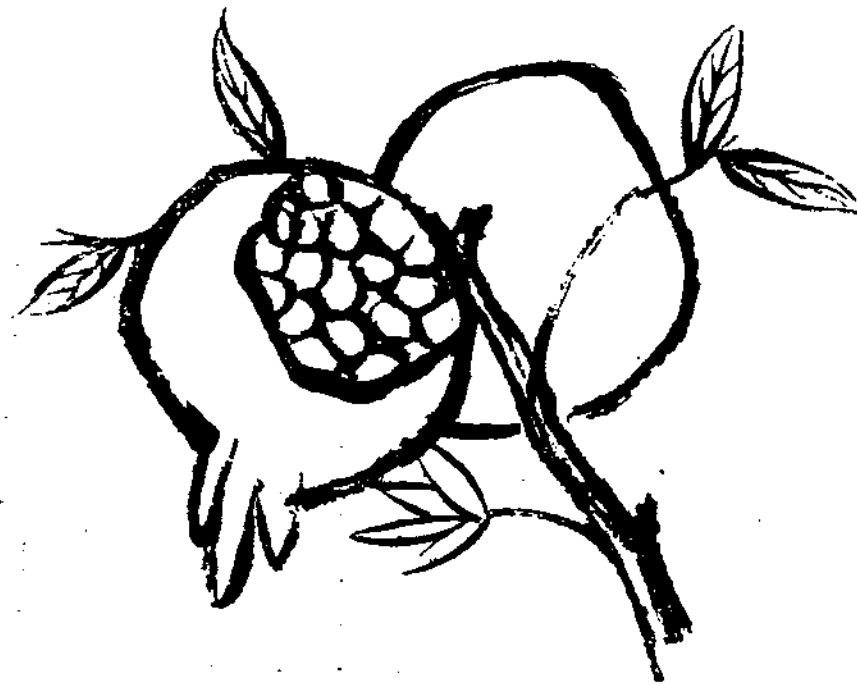
自來水筆為時代用品之一，舉凡各界無人不備，其物有優劣之分難免百弊時生，一經損壞，皆以無良師修理為遺憾，本行主人有鑒于此，特聘請經驗宏富之專門技師，負責修理，世界各國名廠，各種自來水筆，各種自動鋼筆，代配一切零件，並特選東西洋及國產各種優良自來水筆，多種，以備主顧選購，款式美觀堅固耐用，電刻姓名精巧美觀，批發各牌鋼筆墨水，定價低廉，如蒙賜顧無任歡迎。

總行：東城燈市口大街甲七十九號

西城支行：宣武門大街北頭路西甲二七一



# 藝文國中



期二第 卷一第

---

社藝文國中

---



月刊 中國文藝 十月·第一卷 第二期  
民國二十八年十月一日出版

六法論研究

舊劇的藝術觀

「三國」故事與元明清三代之雜劇

埃及之藝術

散

姑蘇雜詠

文

健忘症禮讚

談

乳母恩

笑

文藝「淡泊人」被竊

新聞 海外文壇動態

中日文化之溝通(時事)

曹禺的三部曲及其演出

隨筆 京戲偶談

藝術

燈畫作者徐白齋

故宮書畫略評

關於歷史木刻

畫學南北宗之辨似

伯精 (二)

務誠 (五)

傅惜華 (三)

鏗譯 (七)

知堂 (三)

芸蘇 (五)

伯弓 (七)

張金壽 (三)

陳綿 (五)

陳迎 (八)

本社 (九)

司徒珂 (四)

小生 (三)

蔣兆和 (三)

耶華 (三)

予向 (三)

橋川時雄 (三)

瀾滄子 (三)

阿茫 (五)



詩歌

愛美之夢	蕭花	(四)
憧憬	野真	(四)
我不需要朋友	周嵩	(四)
梵香吟草	傅嵩	(四)
月夜中	麗友	(六)
漫報	象超	(六)

女人們的甜心	象超	(五)
熱帶女郎	超	(六)
他們要學音樂	弘文	(六)
現代之雕塑	木弘	(六)
藝術之進步	易文	(六)

「駱駝蹄子」之死	汪家	(九)
打七姐	侯伯	(九)
小七	林少	(八)
晚報	匯光	(八)

讀者呼聲	對「中國文藝」創刊號的感想	蘇崑	(七)
讀「中國文藝」創刊號的感想	格爾	(四)	
讀「中國文藝」創刊號的感想	王靜	(五)	
中國文壇之曙光	李青	(五)	
東亞文化之曙光	李文	(八)	

補白	新時代作曲的分派	威立	(九)
答不出理由	江朝宗先生測字	家社	(八)
讀者通訊	編排上應加研究	劉邁	(五)
希望始終一貫	後記	少珍	(七)

第三十六期

# 新 民 週 刊

現 已 出 版

(每 期 售 價 壹 角)

注意國際時事者 探求中國出路者  
研究政治經濟者 愛好文學藝術者  
請看當今唯一權威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的綜合月刊

## 中 國 公 論

第八期十月一日出版

論著詩述文藝小說詩歌戲劇散文隨筆共三四十篇  
每册二十餘萬言 每册三角 各大書店代售

婦女界的先鋒

——主婦的良友——

## 新 婦 女

(每 期 售 價 貳 角)

(總代售處：東方書店)

九月十五號出版

第 四 期

朔 風 月 刊 第 十 期 現 已 出 版

總發行所東方書店

——各大書店書攤均有代售，每册一角五分。——

△經售書籍雜誌畫報中外文具自來水筆定價低  
△廉承印書籍刊物單據表冊收費克己交件迅速

### 東 方 書 店

△西單北大街二四八號：電話西局七九四號

### 刊 物 介 紹

#### 婦 女 新 都 會

每星期三出版

(每期六角)

#### 教 育 學 報

第四期十月一日出版

(每期五角)

#### 華 光 雜 誌

第三期九月二十八日出版

(每期三角五)

#### 新 民 報 半 月 刊

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每期一角)

#### 華 文 大 版 每 日

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每期一角)

## 卷頭言

動物之中最富有意識的就是人類，可是人類還往往會忘掉它自己的意識——不跟理性，而祇跟本能的去過那好像普通動物的生活。人類的一切悲劇，大概都可以說是由於忘掉意識底時間的運動與事體的變化之鬱結而醞釀出來的。相罵，打架，戰爭等雖然是屬於有意識的行爲，但是這種現象是一個經過的結果，決不是其所由來的原因。或許有人疑惑意識和感覺是一樣的知覺，其實不然，意識是以內心爲主而帶有知識和理性的能動性能，反之感覺即以外體爲主感受外界的刺戟由神經而傳達於內心本能的知覺；所以意識是明瞭的知覺而且異常複雜，其動向是由靜態進於動態，感覺即係單純而不明瞭的感能，其動向是從動態而入於靜態的。

現在世界正進行着反意識的大規模的悲劇，這種悲劇如果在常態的意識之下，一定無人敢爲，因爲誰也知道戰爭是罪惡，是最慘無人道的行爲，但是這却和矢之離弦一樣，在於無意識之中所挽之弓，在於有意識之下便不得不發了。況且國家的意識不是幾個人能够得以代表，必須全國民的綜合意識纔能顯現於其國步的動向，從而由其意識所樹立的國家意志去表現在國策的上面。所以有許多的政治家常以國民的意志爲招牌做其護符，此蓋有所以然而然，有所以據而據，絕非全係荒謬之言也。雖然國家的行動，不一定確係國民的意志，但是其政權的存在與政策的實行，苟無國民之背景和默認，決無方法維持它的。

關於戰爭的行爲，是否係國民的意識的意志，現在姑且勿論，對於目下進行中的戰爭實態總沒有人敢加以否認吧，據說戰爭的目的是在乎欲求和平與建設新秩序，這毫無遲疑的可以予以承認，因爲和平是動亂的對稱名詞，所以還可以說戰爭是和平的前提；而戰爭的結果是破壞，破壞的結果是建設，新秩序的建設當然是建築在破壞的上面。又據說戰爭能够促進人類進步與造出躍進的新文明，這的確也是屬於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因爲戰爭是人類的最嚴重和最拼命的爭鬪，所以處在這死活線上的人類的神經是最緊張，知識最活動並且最吃力的時候，所以在這當中的創造力的確異常偉大而且特別精銳，尤其是在戰後的安靜期間的反省是最深刻而最透澈。

勿論戰爭的行爲是否罪惡，是否正當現在已無議論的餘地，祇好還是需要肯定其已成的事實，去承認舊秩序的破滅與新秩序的抬頭。方纔能算是明達的意見，勿論這次的戰爭是否爲人類的最後的解決，反正新秩序和新文明總要在砲火之下開花的。也許防衛着這罪惡盈滿的舊世界和舊秩序的銅牆鐵壁，非靠堅刃巨礮去攻打，不能衝破和洗得乾淨也未可定，然而打破後的建設和清洗後的民心，除以文化去治理外是絕無別的辦法，可見文藝是很有價值而且負有重要性；同時在這環境下的文藝也須具有新時代性的進步和新建設性的毅力方有生命的。記住吧，戰爭是暴風雨，是一時的，是不留存的，而文藝是精神的太陽，是絲遠的，是永存的！



## 六法論研究

佰 精

中國的繪畫，魏晉六朝的時代，創作方面已經有過驚人的成績；現今度藏在英倫博物院的那張「女史箴圖」就是中國的畫聖晉人顧愷之的作品。創作和理論相因而生；所以在當時，理論方面也就異常地發達。後人稱為繪畫學上的金科玉律的六法論，即由南齊的謝赫所倡議。對於這個六法論，後世雖也有人菲薄過；但大多數的創造家和鑑賞家，却都非常推崇贊嘆的。現在我們把這六法論，加以述說與研究，也許是很有趣味的的一件事吧？

所謂六法論，謝赫古畫品錄說：

畫有六法，罕能盡讀；而自古及今，各善一節。六法者何？一氣韻生動是也，二骨法用筆是也，三應物象形是也，四隨類賦彩是也，五經營位置是也，六傳移模寫是也。

這個理論發出後，歷代的創造家或鑑賞家有過很多的議論。其中最著名的，古人像唐的張彥遠，宋的郭若虛，清的唐岱和鄒一桂；今人像劉海粟先生。試依次加以徵引和評論，然後提出個人的一點微末的意見。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論畫六法說：

昔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移模寫；自古畫人，罕能兼之。彥遠試論之曰：古之畫，或遺其形似而尚其骨氣；以形似之外求其畫，此難與俗人道也。今之畫，縱得形似而氣韻不生；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自在其間矣。……夫象物必在於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於立意，而歸乎用筆。故工畫者多善畫。……至於臺閣樹石，車輿器物，無生動之可擬，無氣韻之可伴，直要位置向背而已。……



至於鬼神人物，有生動之可狀，須神韻而後全。若氣韻不周，空陳形似；筆力未道，空善賦彩，謂非妙也。至於經營位置，則繪畫之總要。……至於傳移模寫，乃畫家之末事。

張彥遠的意思，以為「氣韻不周，空陳形似；筆力未道，空善賦彩」不能算做畫妙。那末，他是在把氣韻和形似相對，筆力和賦彩相對；重在氣韻和筆力，輕視形似和賦彩。他又以為繪畫先須布局，「經營位置」所以為繪畫的總要；「傳移模寫」只是創造的初階，應該視為畫家的末事。至於氣韻和形似的對立，中國人何以重氣韻而輕形似，以及用筆和用墨或色的問題，留待下文再討論。

郭若虛圖畫見聞志論氣韻非師說：

謝赫云：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移模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如其氣韻，必在生知，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也。嘗試論之：竊觀自古奇蹟，多是軒冕才賢，巖穴上士，依仁遊藝，探賸鈎深，高雅之情，一寄於畫。人品既已高矣，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既已高矣，生動不得不至。所謂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凡畫

必周氣韻，方號世珍；不爾，雖竭巧思，只同衆工之事，雖曰畫而非畫也。故揚氏不能授其師，輪扁不能傳其子，擊乎得自天機，出於靈府也。且如此之押字之術，謂之心印；本自心源，想成形跡；跡與心合，是之謂印。爰及萬法，緣慮施為，隨心所合，皆得名印。矧乎書畫，發之於情思，契之於絹楮，則非印而何？

郭若虛把六法分為兩組：第一組即六法的前一條，由於畫家的天賦的資稟，是不可學而能；第二組即六法的後五條，關乎畫家的學習的工夫，是可學而能的。氣韻可學不可學，後來頗成問題。明董其昌容臺集說：

畫家六法，一曰氣韻生動。氣韻不可學，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寫得處，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又畫旨說：

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路，欲為畫祖，豈可得乎！

清王時敏畫跋說：

煙雲逸致，俱從胎骨中帶來，非學習所能企及。昔人所云：胸中讀萬卷書，足下行萬里路，自然脫去塵俗，澹發靈機；洵非虛說。

王時敏所謂「煙雲逸致」，也即是董其昌所謂「氣韻」，乃係「天授」，「胎骨中帶來」；但也可以由後天的工夫而學

得，那就非「讀書」以增知識，「行路」以廣見聞不可。郭若虛所說的第一組，有人叫它做「畫意」或「天機」，其第二組，有人叫它做「畫法」或「規矩」。用現代的術語，前者可以說是意境方面的事，後者可以說是技術方面的事。清惲格甄香館畫跋說：

筆墨可知也，天機不可知也；規矩可得也，氣韻不可得也。

清方薰山靜居論畫說：

畫法可學而得之，畫意非學而有之者。惟多書卷以發之，廣聞見以廓之。

揮格和方薰，也是主張氣韻不可學；若多「讀書」與「行路」，氣質也未始沒有變化的可能。「讀書」即明莫是龍畫說和其昌題畫所說的「以古人為師」，「行路」即他們所說的「以天地為師」。關於前者，唐岱繪事發微讀書說：

胸中具上下千古之思，腕下具縱橫萬里之勢；立身畫外，存心畫中；潑墨揮毫，皆成天趣。讀書之功，安可少哉？莊子云：「知而不學謂之視問」；未有不學而能得其微妙者，未有不遵古法而自能超越前賢者。彼懶於讀書，而以空疎從事者，吾知其不能畫也。

清盛七士谿山臥遊錄說：

嚴滄浪以禪喻詩，標舉興趣；其言適足為空疎者藉口。古人讀破萬卷，下筆有神；謂之詩有別腸，非關學問，可乎？若夫揮毫弄墨，霞想雲思，與會標舉，真宰上訴，則似有妙悟焉；然其所以悟者，亦因書卷之味，沈浸於胸，偶一操翰，汨乎其來，沛然而莫可禦。不論詩文書畫，望而知為讀書人手筆；若胸無根底，而徒得其跡象，雖悟而猶未悟也。

學畫和學詩一樣，其玄奧幽微的地方，雖然在於「妙悟」；但須要先工力周至，纔能有「而一旦豁然貫通焉」的境界。若不讀書明理，則所畫的就未免內容空疎，缺乏天趣。關於後者，明屠隆畫箋說：

人能以畫寓意，明窗淨几，描寫景物。或觀佳山水處，胸中便生景象；或觀名花折枝，想其態度綽約，枝梗轉折，向日舒笑，迎風歌斜，含煙弄雨，初開殘落，布置筆端，不覺妙合天趣，自是一樂。若不以天生活潑為法，徒竊紙上形似，始成俗品。

唐岱繪事發微遊覽說：

今以几席筆硯間，欲辨山川之地位，發其神秀，窮其奧妙，奪其造化，非身歷其際，取其鍾毓之氣融會其中，又安能辨此哉？彼羈足一方之士，雖知畫中格法訣要，其所作終少神秀生動之致，不免紙上談兵之謂也。

未完——



## 舊劇的藝術觀

務 誠

舊劇已被推為「國劇」了，這個冠冕的頭銜，不管牠是不是能够永久保持着，最低限度，目前還沒有另一種戲劇可以來和牠抗衡——在本身的藝術與牠所擁有的勢力兩方面講。

舊劇之有今日的聲勢，引起中外學者加意的研討，這倒不在乎梅博士曾去美俄，程先生到過歐洲；他們祇有一些介紹的力量罷了，主要固還在它本身是個完整的藝術組織。現在中國各種戲劇中，要以牠是經過數百年來千錘百鍊的精湛的結晶。質言之，牠具有多方面的藝術的要素而集大成，如音樂，繪畫，歌舞，話白，衣冠，道具，甚至舞台的建築，全都有充分的造詣。

所以，我們由有關舊劇的各種現象看去，一部分一部分地，都有單獨的優點，可以舉幾種事實：

1. 留聲機唱片，或由無線電中放送出來關於舊劇的唱片，吸引着不約而同的多數聽衆，這是舊劇歌唱和音樂藝術的動聽。——票房的清唱也是如此。
2. 各種形頭，尤其是前數十年甚至百年以上的補貨，供愛好美術的人研究色彩，圖形，這可以證明舊劇中繪畫的藝術價值。——臉譜同於此，在坊間有臉譜繪圖與模型的出售。
3. 各式舞台的建築，——宮殿中的，廟宇中的，新舊戲園子的，貴族家庭中的，方，圓，精，粗，代表了東方建築風格的一部分。

現在再進一步，把舊劇的各種藝術，分別作個簡略的說明：

1. 音樂：舊劇中的音樂，一般人祇注重在胡琴，固然胡琴與歌唱是有密切關係的，在舊劇中佔着主要的地位，但整個的組成，即所謂「場面」的演奏，是最有藝術價值的。牠能表現劇中的情境，幫助「象徵」的力量很大。如演員做上船的姿勢時，有小鑼與鼓，敲打着水浪的聲響，無形中幻現着水面在台上，給觀衆一個直接的感覺。又如武戲中，作戰緊張，或作戰緩和，各有不同的「鑼鼓點」，適合戰況。或匹馬單槍，衝殺在萬馬千軍中，則吹號作馬嘶之聲，助其悲壯，把觀衆由聽覺引入戲境。諸如此類，功能已是登峯造極。而「打鼓老」之穩坐九龍口，爲全台總指揮，一切「吹彈

「拉打」聽他的導發，更可見出「場面」上有組織的樂與戲之關係。

2. 繪畫：舊劇中的繪畫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有形的，臉譜與形頭是，臉譜的顏色與式樣，象徵或寫實的代表着劇中人性，莫不含有意義；形頭則有關劇中人的身分，年齡，境遇，其配合穿戴，觀衆可以很明顯地了解牠，即是處處切合現實。一種是無形的繪畫，乃是象徵派戲劇的優異點，如用烘雲托月的方法，表現出劇中的景象。如「打漁殺家」父女上船撒網，種種動作，活現一隻漁船，飄蕩河中。又如「單刀赴會」，關羽魯肅會面，各立船頭，由場上六將船手等排列形勢，恰似兩船前端相碰，既美麗又莊嚴。這種氣象，優勝於寫實的砌末。

3. 歌舞：舊劇的歌，詞句與腔調是聯系的；詞句敘情，寫景，自訴，相辯，腔調用以助其喜怒哀樂憂懼歡愛各種情緒的表現，抑揚緩速，若配製得當，實在美聽。哭有哭調，訴有訴調，而且男婦老幼，發音運腔絕不相混的。至於「舞」，不僅舞帶，舞劍，舉凡一切有意義的動作，皆可列入「舞」，如「探母」的楊四郎中了絆馬索，一跤摔下去，行話謂之「吊毛」。「戰宛城」曹操馬踏青苗，在演員的身法步法作種種驚馬奔騰的姿態。程硯秋演「牧羊山」，在風天雪山中掙扎，用身段與水袖寫意傳神，都是舞中上品。

4. 話白：「韻白」是舊劇專有的一種話白，牠的聲調特殊，是由湖北中州兩地方音參化而成，又名「中州韻」，使聽者能很從容的瞭解。并且聲調中涵有情緒，與「歌」一樣的能引觀衆入勝。有時劇中也參加「方言」，如京白，蘇白，山西山東各種快口。凡用方言地方，大概都爲表示劇中人個性和籍貫，牠在劇中的運用，極能醒脾。

5. 衣冠：衣冠是代表劇中人身分的，不但形狀不同，色彩也在含着意義；貧富貴賤男婦老幼使觀者一望而知。我最喜「刺湯」一劇，雪艷娘到了湯勤房中，所穿一件紅外衣，裏邊依然青白衣裙，頭上垂一綰髮，把強爲歡笑，與暗伏殺機的氣象，十足暗示出來，尤其雪艷口中的唱詞「脫却了素衣又換新，老爺啊！……」一面低頭望着身上紅衣，一面用袖掩淚，這是多麼簡單的唱作，而涵義却深刻極了。

6. 道具：因爲舊劇是象徵的，有許多地方不需用道具的幫助，但使用也不受什麼限制；布質城門作出入城之分；桌前擺兩面高的山景圖，演員上桌便是登在山上；不要緊的橋用桌椅接連代替，要緊的橋，如「馬陵道」中的獨木橋，單作一個砌末，也很適宜。全視劇中的需要與否，有無繁簡，都沒有什麼關係，從前唱三娘教子用椅子上搭白布作織機，現在多半改爲實形的了，對於劇的本身，是毫無影響的，可見道具使用的自由。

舊劇有如上完整的藝術組織，雖然是古代的服裝，特殊的繪畫，含韻的道白，程式的歌舞，却已形成了舊劇專有的集體，可以不受任何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所以演堯時的許由洗耳記也可，清季的施公案也可。至於走上時代的劇本，梅蘭芳的「一縷麻」，程硯秋的「鴛鴦塚」，戲曲學校的「三婦艷」，可以說三個嚆矢吧。

(完)

# 埃及之藝術

譯 鈔

藝術史的埃及，為埃及法拉俄時代，始於耶穌紀元前四千年。所謂古王朝時代始於此時。終於耶穌紀元前三千年；中王朝時代，由耶穌紀元前三千年至二千年被沙漠遊牧民族，或 Hyksos 族所侵略而衰亡；新王朝時代，由一千七百年至一千一百年。此長期中仍繼續衰敗不振，只有短期間的停止，為由耶穌紀元前七百二十年至五百二十五年有沙依斯一世 Sais I 光榮的復興。於五百二十五年埃及為波斯所征服，於三百三十二年為亞歷山大，其後繼之以羅馬，亞拉伯，土耳其，法蘭西，英吉利。自耶穌紀元前五百二十五年以來即未能復得她的獨立，但是在我們現在的時期，她差不多已有與古代光明相比擬的興盛之成功。

埃及的藝術史我們可以尋其現存的紀念物，便知是具有確固不易變化的特性的；在工藝技巧方面經長期的時代未曾超越於前；其他方面，亦決無能力擺脫古代習俗以發揚自由與美性。

首先於大地上各民族間，埃及建立龐大的石建築，由上側取光，用很多支柱的寬闊殿堂，即如在 Thebes (古埃及) 的 Karnak 神廟的大殿，用一百三十四根廊柱差不多都是七十尺高(新王朝時代)。埃及誇耀她許多神殿比雅典的巴賽隆神殿還要威嚴，但這些鉅大的建築只不過有她龐大的印象而已；他們的裝飾毫無趣味或者還屬於平淡。埃及神殿最顯著的缺點是牠太過於高了，外表的牆壁太大而窗孔太少。在這方面埃及的神殿是與哥特式禮拜堂相對立的；在前者我覺得表面是太過於龐大，後者是空間太過於空闊；希臘與文藝復興的藝術是實合於此言的。

與耶穌同時著名的希臘歷史家 Diodorus Siculus 說：埃及人看他們的居室僅如逆旅之處，於他們的墳墓才是永久安居之所。這是很確實的，所以我們對於埃及美術的學識，可以由為帝王在地面上用石或磚所建的多數金字塔禮拜堂及在山崖中鑿的墳墓而推考得來。富人的墳墓在內部裝飾着彫刻，繪畫，與浮彫。牠們在事實上就如廟宇，死者就是神靈。

成千的埃及彫像遺留下來到我們，石的，銅的，和燒陶的彫像，從臨近大金字塔極大的獅身人首像 Sphinx 與大約六十尺高的 Ipsanboul 王的御像，及至放在我們的博物館玻璃櫃的很小的彫像。

這些彫像真實的及理想的，依據埃及人的神話常常用獸首加於人身：男人，女人，小孩，單獨的，與集團的，與及獸身人首，以代表神與女神。浮彫與繪畫的題材是比較的有變化。主要的是表現國王的爭戰勝利，宗教崇拜的許多儀式，或者靈魂的遊行地府。用風景作背景是很多的；但是埃及人毫無透視學識，他們的觀念於鄉野或庭園表現來像平面堅直的地圖形，於表面毫無透視上的縮小或變化。

當我們初進入一個埃及博物館，使我們感觸這一切的人像，顯然的似乎相像，竟使我們驚疑一國的藝術曾保持了如此長期的統一。但是一個比較留意的考察，是應當去英國博物館或法國羅佛爾美術館，馬上可以見其顯出要素的不同。在古王朝時期，人像是以短小而健壯是比較的接近於自然。在羅佛爾美術館值得驚異的石灰石着紅色的書記像算是一件傑作，作者對於人像表現的精巧，可以於精神活躍的頭部而得到其生命智力的印象。從中王朝起，人像開始變長，模樣也變柔軟些；一種表面的優美，於觀點上，結果雖是每每動人，可是更其膚淺與平淡。這種趨勢在新王朝時期更加顯明，是埃及藝術的官學時期，這一時期的特點，是有精熟的技巧，迎合一般習俗的型式而却缺乏特性。在沙依斯王時代古王朝的遺傳作風得再流行，提倡國民的復古以反對外來的影響。在此時期埃及藝術產生一些傑作，如在羅佛爾美術館的火成石頭像，這件是寫實主義的完善模形，是足以與十五世紀最好的法蘭得的 Flemish 肖像相比擬，如：Van Eyck 的「桃色之人」與「泊爾溫牧師」。

可是觀衆的第一印象，對於一部份的作品都是感覺單調的。經過他的長期制作，埃及藝術從沒有成功過從確固的習俗束縛中解放出來。像這些情形，所以丹麥考古學家就叫這作正面律 Law of frontality 所有的人像立的或坐的，靜的或動的，都是與觀衆相對立着；頭頂，頸部，兩肩，與軀幹的中央都是在同一的垂直平面；所有與垂直柱相違背，或換句話說即一些偏左或偏右，都是禁止的。當幾個人像團聚在同一的腳座上，他們身軀的垂直軸是洽洽平行的。其次所有的人像抑靜止或走動的，都聚集他們整個的重量在他們的腳底上，沒有埃及人曾經表現一個人停止他的重量在一隻腳上及用分開的腳輕輕的觸在地上。男人像差不多常是走動態，用左腳前進的，但女人與小孩大都是靜止態，她們的腳是相並的。在浮彫與繪畫裏面除少數例外的這些側面像，但說也奇怪，眼與兩肩都是轉向前方。實在太忽略自然真實性了，可是還不止此，繪畫或應用於彫像及浮彫，或塗於平面，顏色是太雜亂了，沒有次序或調和的調子，並還沒有陰陽明暗。對於透視學也是絕對的無了解，兩個人假定是相並立，第二個人常常是高出在第一人的頭上。這樣的埃及「構圖」，和鐫刻或圖畫很難配得上這名詞

的，因為他們缺乏組織與均稱的用意；他們包含着這種混雜的因素，正與希臘一些藝術品同樣的因由，而成爲藝術史上最枯燥的年代。

在紀念建築之後，埃及藝術給我們的最大的恩物表現例子，便是他們的裝飾統系。他們創造的一切彫刻樣式，只有一件，就是世芬克斯 Sphinx，或人首獅身像，是保存下來到我們的時代；埃及人從尼羅河的花草模仿而來的這種裝飾動機，顯然是從他們的兩種可愛的植物，蓮與製紙草，但我們感到是很微妙的變化。我們覺得我們自己對於埃及的一些彫刻與浮彫有不少尙未見過的奇特，但我們看到很多埃及的裝飾物，都像是熟識的東西。這就是我們現代的金工與珠匠不必有特殊考古學的致力，而能對於古代埃及驚奇的珍寶引受感動的原因。

總括埃及藝術的特性一言以蔽之，我們可以說那是超於一切實現而表現永久的觀念。自然決定了一切事物要保存在埃及，從永存不朽的花崗石紀念物到最易壞的木材與織品的東西，都得她乾燥的氣候保存着。但是埃及人自身是喜愛天長地久的觀念，他艱難的工作經長期的歲月，建築金字塔這樣偉大的墳墓，及俱有各種龐大支柱與像堤壁樣的斜牆之神殿。他對他的死者塗以香料以求永存，放置許多希有材質的男女彫像在墳墓中以作死者的伴侶，他鐫刻和繪畫歷史的宗教的家國的情景在墳墓與神殿的壁上，用以保存紀念神的史紀，王的事蹟及他日常儀式與家常生活。這種永生長存的觀念自然的產生一種對於過去與事跡的崇敬了。埃及的藝術也不是固定不動的，因為有生命的事物沒有不變動的，但是他是被習俗與公式所桎梏。他所成功的只是個人的偶然動機；及與希臘藝術接觸之時，他還保守於他與他自己標出的這條狹小之路。

## 新時代作曲的分派

威立

新時代約在一七五〇年以後，在這個時代裏的作曲家大概可以分作三大派：

(A) 新模範作曲家 (Neue Klassiker)，這派音樂家能完成一個曲體，他們留下的都是不朽的著作，可以作後代樂曲的模範，代表這派的，首推奧國海頓 (J. Haydn 1732—1809)、莫查特 (W. Mozart 1756—1791)、同德國的貝多芬 (T. Van Beethoven 1770—1827)。

(B) 自由派作曲家 (Romantiker)，這派作曲家好自由，尤其喜歡幻想，對於以前的樂曲形式和藝術規則不甚注重，愛努力作出一種新作品，因此音樂界多了許多新產物，建設這派的代表者就是奧國的蘇柏 (Franz Schubert 1797—1828)、德國的蘇門 (Robert Schumann 1810—1856)、棉底路士孫 (Mendelssohn 1809—1817)、韋伯 (Ker Maria von Weber 1776—1826) 等四人。

(C) 新自由派作曲家；自從自由派出現之後，還有卑利阿氏 (Hector Berlioz (法人)、黎士特 (Franz Liszt (匈牙利人))、麥明 (Frederic Chopin (波蘭人))、汪革那 (Richard Wagner (德人))、史葛士 (Richard Strauss (德人)) 五人，努力用盡聲音的可能力，作成樂曲，描寫一切感想和自然界的現象。這派作曲家比自由派作曲家更新，所以有新自由派作曲家的名 (Neuromanistik)。他們的思想遠超過自由派作曲家之上，所以又有人叫他們做起自由派 (Ultra-romantic School)。自從這派作曲家出現之後，樂曲又別開生面，但是模範作曲家的章法同樂曲的構造，仍然能保存他們的尊嚴，不至爲自由派所掩，所以凡學音樂的無不先從模範作曲家入手，就是這個緣故。

# 「三國」故事與元明清三代之雜劇

(中)

傅 惜 華

兩軍師隔江門智

兩軍師隔江門智雜劇，簡名「隔江門

智」。作者姓名，已無可考。曲海目，曲錄，並箸錄。也是圖書目，今樂考證，均作：「諸葛亮隔江門智」。曲海總目提要，亦謂：「元人所撰」，未題作者姓名。此劇演孫權劉備門智，三氣周瑜事。略云：曹操逼走劉備，過江借孫權兵。權助兵三萬，以周瑜為帥，與備及諸葛亮謀，大破曹兵於赤壁。操敗，投華容小路而走。備旋奪取荊州據之，瑜不勝憤，於是大合諸將密謀，擬以權妹與備婚，引兵送親，乘其不備而掩取之，以此謀告權。權以為然，即告之於母及妹。妹初不從，權強之再三，妹不得已，姑應之。乃遣魯肅為媒，陰令甘寧凌統，各領精兵一千，以護送為名，襲荊州，而已屯兵柴桑渡，以圖進取。肅見備亮，亮早知其謀，歎然報命，而令張飛以兵守城，戒孫夫人至，惟許夫人翠鸞車一乘，及隨嫁女入，餘兵皆列城外。及期，孫夫人至，兵不得入，孫劉既成禮為夫婦，瑜計不行。瑜初意此計不行，則陰令

夫人害備，權亦曾以此囑妹。至是，甚相得，瑜計復不行。

婚既匝月，瑜復語權，邀備夫婦過江，因而留之，荊州終為吳有也。亮俟備過江後，使人送冬衣與備，而附以一錦囊，又囑備伴醉遺囊，使權得見。備如計，囊為權拾得，啓視之，則云：曹操以赤壁之恨，方大集兵來攻，公且緩歸，我當復來借兵，共拒曹也。權欲假手於曹以害備，立使其妹從備行。備及夫人皆得歸。瑜聞，追及夫人車，跪請回馭，而車中之人，乃張飛也，亮發書時，預命飛將兵迎備及夫人先馳歸，而飛則駕車緩行耳。瑜計既不得行，又被辱，竟以積憤而死焉。三國志演義第五十四回：「吳國太佛寺看新郎，劉皇叔洞房續佳偶」，及第五十五回「玄德智激孫夫人，孔明二氣周公瑾」，即述此事，然與劇中關目，未盡相合。考之史傳，劉備求都督荊州，魯肅勸孫權借之，曹操聞，方作書，落筆於地，則實借非奪也。按地里志載：湖廣荊州府有劉郎浦，在石首界，為昭烈娶孫夫人渡處。此最得實，時備在公



安也。史稱孫權妹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人，皆執刀侍立，而劇中所演孫夫人，甚是柔順，頗不相似。三氣周瑜事，本諸神說，世俗艷稱，皆若實有其事焉。此劇今日盛傳於世者，有元曲選辛集本。其題目正名曰：「兩軍師隔江鬥智，劉玄德巧合良緣」。又醉江集中第十八，亦收此劇，惟流傳甚罕。

**十樣錦諸葛論功**

十樣錦諸葛論功雜劇，作者姓名，已無可考。也是園書目，今樂考證，曲錄諸書並箸錄，均未題撰人姓氏。全劇因久無傳本，選集曲譜，亦未見采錄，情節關目，已不能詳。至治本三國志平話及三國志演義，均不見此故事。按尚仲賢有「武成廟諸葛論功」雜劇一本，已見前文，未悉與此劇究係一本否？姑記於此，容待考訂。錢遵王也是園舊藏此劇之明鈔本一部，近年忽發現於滬上，已歸於北京圖書館。

**曹操夜走陳倉道**

曹操夜走陳倉道雜劇，作者姓名，已無可考。也是園書目，今樂考證，曲錄並箸錄，俱未題撰人姓氏。此劇演曹操夜走陳倉之故事。此劇演曹操敗走陳倉事，略見三國志演義第九十八回「襲陳倉武侯取勝」。全劇未見流傳，而選集曲譜，亦無收錄。也是園會藏有此劇明鈔本一部，近年發現後，已歸於北京圖書館矣。

**陽平關五馬破曹**

陽平關五馬破曹雜劇，作者姓名，已無可考。也是園書目，今樂考證，曲錄，並箸錄，均未題撰人姓氏。此劇演曹操於陽平關為趙雲所敗，兵退斜谷事。三國志演義第七十一回「占對山黃忠逸待勞」，據漢水趙雲寡勝衆」，及第七十二回「諸葛亮智取漢中」，曹阿瞞兵退斜谷」，即述此事。全劇不見流傳，選集曲譜，亦無載者。也是園舊藏有明鈔本一部，近始發見於世，聞已歸於北京圖書館。

**走鳳雛龐統掠四郡**

走鳳雛龐統掠四郡雜劇，作者姓名，已無可考。也是園書目，曲錄，並箸錄；今樂考證，別題作：「走鳳雛龐統掠四郡」。均未題撰人姓氏。此劇演龐統兵掠四郡故事，略見三國志演義第五十七第六十諸回。全劇未見流傳，選集曲譜，俱無載者。也是園舊藏之明鈔本一部，近年發見，已歸於北京圖書館。

**周公瑾得志娶小喬**

周公瑾得志娶小喬雜劇，作者姓名，已無可考。也是園書目，今樂考證，曲錄，並箸錄，均未題撰人姓氏。此劇演周瑜與小喬婚合事，亦見於三國志演義。全劇未流傳於世，曲譜選集，俱無采錄。也是園所藏明鈔本此劇，近始發見，已入藏於北京圖書館。

**張翼德單戰呂布**

張翼德單戰呂布雜劇，作者姓名，已

無可考。也是園書目，今樂考證，曲錄，並箸錄；均未題撰人姓氏，此劇演呂布夜襲徐州張飛大戰事，見三國志演義第十四回「呂奉先乘夜襲徐州」。全劇未見傳流，曲譜選集，亦無收錄。也是園藏有之明鈔本此劇一部，經發見之後，已歸於北京圖書館。

莽張飛大鬧石榴園

莽張飛大鬧石榴園雜劇，作者姓名，

已無可考。寶文堂書目，也是園書目，今樂考證，曲錄，並箸錄；均未題撰人姓氏。全劇因久無槩本傳流，且曲譜選集，亦未見收錄者，遂致闕目情節，不可得詳。也是園舊藏此劇明鈔本一部，幸於最近發見，聞已歸諸北京圖書館。

諸葛亮掛印氣張飛

諸葛亮掛印氣張飛雜劇，作者姓名，

已無可考。也是園書目，今樂考證，曲錄，並箸錄；均未題撰人姓氏。此劇演諸葛亮掛印為帥，火燒博望坡之故事。三國志演義第三十九回「博望坡軍師初用兵」，即述此事。全劇未見傳流，選集曲譜，亦不見收載，散失久矣。

諸葛亮石伏陸遜

諸葛亮石伏陸遜雜劇，作者姓名，已

無可考。也是園書目，今樂考證，曲錄，並箸錄；均未題撰人姓氏。今樂考證，「石伏」作「石伐」，未悉何據。此劇演諸葛亮以八陣圖智伏陸遜故事，見三國志演義第八十四回「陸遜營燒七百里，孔明巧佈八陣圖」。全劇不見傳流，選

集曲譜，俱無收者。

老陶謙三讓徐州

老陶謙三讓徐州雜劇，作者姓名，已

無可考。也是園書目，今樂考證，曲錄，並箸錄；均未題撰人姓氏。此劇演陶謙衰老，三讓徐州與劉備之故事。三國志演義第十二回「陶恭祖三讓徐州，曹孟德大戰呂布」，即述此事。全劇久已不傳，選集曲譜，亦從未見收載。

壽亭侯五關斬將

壽亭侯五關斬將雜劇，作者姓名，已

無可考。也是園書目，今樂考證，曲錄，並箸錄；均未題撰人姓氏。此劇演關羽過五關斬六將之故事，見三國志演義第二十七回「美髯公千里走單騎，漢壽侯五關斬六將」。全劇久不傳流，而選集曲譜，亦未採錄。

關雲長古城聚義

關雲長古城聚義雜劇，作者姓名，已

無可考。也是園書目，今樂考證，曲錄，並箸錄；均未題撰人姓氏。此劇演關羽辭別曹操後，於古城與張飛劉備相聚事，見三國志演義第二十八回「斬蔡陽兄弟釋疑，會古城主臣聚義」。全劇從未見流傳，選集曲譜，亦不見收載，當已久佚。

關雲長單刀劈四寇

關雲長單刀劈四寇雜劇，作者姓名，

已無可考。也是園書目，今樂考證，曲錄，並箸錄；均未題撰人姓氏。此劇當演關羽破賊事，然三國志平話及演義，均無記載，不詳所出。全劇久無槩本流傳，選集曲譜，亦未收錄。也是園所藏明鈔本此劇一部，近始發見，已歸諸北京圖書館。

(待續)



# 姑蘇雜詠

知中

偶閱明清人所作地方名勝詩集，看到高青丘的姑蘇雜詠二卷，乃是黃晦聞先生的遺物。雜詠詩凡一百三十一首，已散編入大全集，此尚係原本，後有洪武三十一年周傳跋，蓋是青丘被害後二十四年也。

去年在隆福寺街得此集，卷首有印曰沈以恭叩，敬齋，又曰陳天爵印，天士，兩冊首別有印曰黃節讀書之記。晦聞卒於民國廿四年一月廿四日，次日撰一聯輓之云：如此江山，漸將日暮途窮，不堪追憶索常侍。

及今歸去，等是風流雲散，差幸免作顧亭林。

附以小註云：「近來先生常鈐一印曰如此江山。又在北京大學講亭林詩，感念今昔，常對諸生慨然言之。」晦聞卒後，藏書多散出，偶在書肆見此冊，遂以六元買得之。青丘原書固不多見，無意得到故人手澤，亦可記念也。

查甌北詩話卷八，講高青丘的一部分中有幾句關於他的著作的話云：

「青丘詩有吹臺集，缶鳴集，江館集，鳳臺集，婁江吟稿，姑蘇雜詠等編，洪武中未敢梓行，景泰時有徐庸字用理者彙而刻之，共一千七百七十餘首，名之曰大全集。」所說似不甚確。寒齋所有此姑蘇雜詠二冊，即係洪武年中所刻者也。靜志居詩話卷三，高啓條下云：

「有鳳臺，吹臺，江館，青丘，南樓，棧軒，姑蘇雜詠等集，自選為缶鳴集。」又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九，大全集條下云：

「所著有吹臺集，江館集，鳳臺集，婁江吟稿，姑蘇雜詠，凡二千餘首，自選定為缶鳴集十二卷，凡九百餘首。」朱竹垞紀曉嵐二君說鳳鳴集似亦有待考處。涵芬樓本大全集卷首存缶鳴集原序三篇，其謝徽的一篇署年月為洪武三年十二月既望，序中有云：

「是編也特以今年庚戌冬而止，後有作當別自為集。」又金氏文瑞樓刻本所錄原序，其第三篇為姑蘇雜詠自序，署年月云洪武四年十二月，案即辛亥年也。照這年代看去，姑蘇雜詠當然未曾編入缶鳴集內，因為雜詠之成在缶鳴集選定

後一年，自當別行，洪武三十一年之單行本即其一證，至徐用理乃復雜糅增益偏爲一集耳。雜詠周傳跋有云：

「錫山蔡伯庸氏得其全集，謀鏤諸梓，慮其傳寫之訛，屬傳編次而校正之，復需言識於簡末。」此云全集即指雜詠全本，似以前只有傳抄，此爲初次上木也。書分上下兩卷，風俗，古蹟，祠廟，冢墓，山川，泉石，園亭，寺宇，橋梁，雜賦等十類，共一百十題，詩百三十一首，自序云一百二十三，跋又云一百三十六，不知何以計數各異。編全集固自有則例，唯鄙見則以爲分體不如編年，原來各種小集亦以羅列爲宜，勝於拆散分排，特別如姑蘇雜詠有其個性者，尤不宜魯莽割裂，如成串的星月菩提子，單個非不可賞玩。但無其興味耳。不佞最愛其臨頓里十首，原本有小序云：

「在城東，舊爲吳中勝地，陸魯望所居也。皮陸有詩十首詠之，余悉次其韻，蓋彷彿昔賢之高致云。」此詩今收在大全集卷十三，却無小序，亦是缺恨。雜詠每篇有序，金檀註青丘詩集，始重復一一列入題下，稱之曰原註，其實在大全集中乃原無有也。景泰刻本雖曰名貴，但在讀者，還不如看金氏文瑞樓本，古本或粗而今本或精，往往有之。但如或得無鳴集等各原本，加以覆印，則亦是佳事，因此可見本來面目，雖未必更佳亦總是有異，此即值得傳播耳。金檀註本例言之二云：

「姑蘇雜詠間有舊刻單行，中多脫謬，國朝康熙己卯周氏本鈔版亦潦草。」此言原非妄，唯雜詠雖有誤，總比大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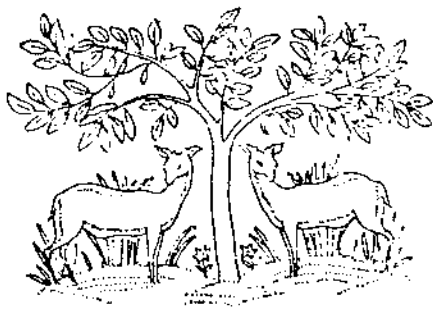
集爲勝，如雜詠走狗塘一題在目錄上乃誤刻作是狗塘，可爲一例，唯卷下錦帆一首，末二句下作窮奢畢竟輸漁父，長保秋風一幅蒲，大全集則父刻作交字，漁乃是墨丁。雜詠全本皆刻作軟體字，殊不潦草，只可惜無青丘自序，或者此當在康熙周氏本中，抑已破損佚去，皆不可知也。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記於北平。

附記

凡編集，文可分體，詩不可以分體，最好是依年代合刻各原編小集，而別附一分體目錄，略如索引，庶幾得中。蓋依體分編，不但破壞內容的統一，如姑蘇雜詠是，且亦破壞作風的統一，例如袁中郎的解脫集，完全是代表公安派的最高潮，不特在各篇詩歌之間，即詩與文其間亦有息息相通處，合而讀之，便極易了解，真是事半而功倍，如此則文詩且併不宜分編，須一切仍其舊也。各集有原序，亦多有用處，編合集時大抵棄去，甚爲可惜，後世作序跋固多泛濫，但單只考查其編印的本末年代，已大有用矣。大全集錄存序文三數篇，尙有可取，但如周傳跋便無有，即不能知雜詠在洪武中曾有刻本了。六月十九日記。

再記

張君索稿，愧無以應，只得以前作塞責，計前後距離已有三十月，此種陳言，豈復值得一讀，思之唯有惶悚。  
廿八年九月六日。



# 健忘禮讚

芸 蘇

遺忘和記憶，都是我們生活上缺乏不得的東西，有了這兩者互相表裏，彼此作用，我們纔能够過着正常的生活。

如果事事遺忘，缺乏記憶，像魯哀公所說的，徙宅而忘其妻，一頂綠頭巾，豈不容易戴上？那還成何體統？反之，事無大小，一一記住，不能忘却，則我們半生所經歷的憂愁苦悶，悲歡離合的回憶，也就够把人煩死，那有精神再做他事？我四年前有個六歲的男孩，因患腸結核，死在醫院，在他將要斷氣的那個鐘頭，是我陪着醫生在傍邊看護，他的最後掙扎的光景，忽而叫爸爸，忽而叫媽媽，忽而唱歌，忽而呻吟，給我的印象極深，我幾乎有一年不敢再到那個醫

院去，因為一到那裏，便容易勾起我那時的回憶，一勾起我那時的回憶，就使我肝腸寸斷；多謝時光，牠能够把這件事從我的記憶中漸漸淘汰出去，如其不然，只這一件事，就够惱苦我一輩子了。

萬葉集中有一首和歌說：『思憶我情郎，心中苦澁澁，不若且偷閒，去捨忘戀貝』（原文爲：『吾がせこに、戀ふれば苦し、暇あらば、拾ひて行かむ、戀忘れ貝』）。讀了這首歌，就可以感到記憶的麻煩，而知道遺忘之不可缺了。我是個記性極壞的人，常常因爲記性不好，惹起麻煩，鬧出笑話。例如出門教書的時候，快到學校纔想到教科書沒有帶去，打算折回去拿，則時刻已

近，無法趕上，只好在講堂中向學生借一本，湊合上課，在我雖算打過難關，然而在那被借的學生，則須窺看別人的書，筆記也沒有法子記，眞真使人良心不安。這已够瞧了，甚至有時學校正在趕算學生的成績，而我竟將一學期中所記好的閱歷帳，丟在洋車中，弄得無法交代，啼笑皆非。

最可笑的，有一次找不到自來水筆，我也想不起是失於何時，丟於何地，只好置之度外了，碰巧那天晚上有點小事，去訪我的朋友張我軍（謝天謝地，幸非論語社禁人稱呼的胡適之，不然這句話就不好寫了。然而胡適之雖非我友，却是吾師，如遇必要，仍想標出，先此聲明，勿怪高攀。），適逢張君出門，我就進了他的書齋，想要給他留下幾個字，一走近他的寫字檯，則我的自來水筆赫然放在那裏，我想這準是不知道那一天遺留在他這裏的，所以把字條寫了後，就將筆插於衣袋，向聽差大爺，告辭而回。過了幾天，碰到張君，他便開口

向我索筆，我說那是我丟在那裏的，他說不是，說是他花了五塊大洋從天橋買來的，我細細捉摸，纔想起十幾天前我會經帶着牠坐電車，自此以後，就沒有摸過牠，一定是那天在電車中爲扒手所扒，賣到天橋，轉入張君的手的。張君既是好朋友，買的又是贓物，我只得無條件地把他扣住，他所付的那五塊大洋錢，就當作請我喝了五瓶啤酒罷了。這是我由健忘症所收到的『利益』，如果我清清楚楚記得自來水筆是丟於扒手，我還能毫不遲疑地由張君掉上大模大樣把牠收回嗎？但是世間事有利就得有弊，因健忘而使我在人前現醜，却也常有。

忘記是民國二十幾年的事了，因爲某附屬中學要求延期結束，推舉我到南京去向教育部辦交涉，當我向王雪艇部長說明了不得不延期結束的十大理由之後，即將陳情書和其他附件面遞他，與辭而出，王部長照例送我到樓梯頭，乃握手言別，我獨自下樓，剛下一半，忽覺得頭頂空虛，好像帽子未曾戴走，舉

起右手一摸，果然牛山濯濯，不出所料，急忙忙又返回樓上。追上王部長，告以未拿帽子，王部長陪我再到會客室，向帽子架一看，則架上空空如也，我覺得很奇怪，而王部長却真聰明，他對我一瞟，馬上發見真理，指着我的左腋下說：『你的帽子不是夾在那裏嗎？』我低頭一看，果然不錯，當時自己覺得荒唐太甚，慚愧得無地容身，幸虧他老人家夾皮袍當教書匠的時候，我因爲瞎湊單位的關係，曾經在他的憲法時間，捧過他兩小時場，算來也可謂有師生之誼的，況兼他老人家宰相肚裏好撐船，大人不見小人過，嘻哈完事，然已臊得我很難爲情了。像這一類因健忘而使我大失體統的事，真是更僕難數，可是我并不難受，因爲我相信健忘比強記的害處是少得多的。

據說明末流寇張獻忠少年的時候是個馬販，有一次販馬過四川，中途發生馬疫，死了數匹，他想把牠埋掉，而四川人堅不認可，多方刁難，非叫他把馬屍一一馱出四川境外不可，把他老先生治得叫苦連天。後來他老先生起兵搶天下沒有搶好，兵敗遁入四川，偶經舊時死了馬匹之地，忽然想起當時四川人種種可惡的行動，以爲這種人是不可以留在世間的，便下令三軍，凡在四川境內居住的人，無論男婦老幼，一律斬殺勿論，把四川全省的人，玉石不分，幾乎殺得一乾二淨。這一次的慘殺，完全由於張獻忠偶然的回憶而起，假使張獻忠記性稍差，能把當時的情景忘掉，則四川省內數百萬條的生命，豈不都可以保全了嗎？

司馬昭滅蜀之後，有一次歡宴蜀後主，爲作故蜀技，旁人回憶以前的情景，無不感憤涕零，而後主却喜笑自若，他日問他：『頗思蜀否？』他說：『此間樂不思蜀。』後世的人讀史至此，總要罵他沒有心肝，但我却不然。試思蜀後主國亡身囚，全無憑藉，還有甚麼作爲？與其迷戀於不可追回的過去的榮華，像陳後主那樣，日日哼着『故國不堪回首

月明中。」徒添煩惱，惹人忌刻，倒不如拋却一切，放開胸懷，穩穩當當做他一輩子的安樂公，較為明達也。

蜀後主是個亡國之君，且不必取法於他，我們舉個忠臣做例，來作本文的結束吧。日本薩摩藩有個藩士，是一個懸直的忠臣，有一次因事極諫，觸犯了藩主齊彬公的怒，賜以切腹，到了應該自裁的那一天，却沒有看見他來報名受死，大家很以為異，因為他絕不是卑怯怕死的人，不應該不來，藩主乃派人去找他，使者到了他家的時候，看見他若無其事地在那裏掃院子，使者對他說：「今天是你往生極樂的日子，你怎麼還逍遙自在在家裏掃地呢？」這位藩士聽了他說，纔恍然想到，連說：「唉啊，對不住，對不住，我竟然把這回事忘掉了，對不住，對不住。」，趕緊入內沐浴，換上全身的「白裝束」，跟者使者，上「首座」去了。

我在日本聽了幾年的修身，都是恍惚惚昏昏欲睡的，只有這個故事，使

我大為感奮，覺得一個人能够把生死關頭置之度外，纔能够為忠臣，為義士，若遇一丁點小事，便是偏促操心，那真是斗筭之人，不足算了。僧凡夫給張菴菴的信說：「學者遇不如意事，現前便須為判曲直，處分了即放開心胸，令如青天白日，若事過時移，尙自煎禁，此是自生苦惱也。」吾人處世，實在不可不懂得這個道理。



# 乳 母 恩

伯 弓

「大少爺！你這幾天挨了打沒有？」這是我五歲以後十三歲以前所常聽到的，雖然現在相隔三十多年，但是這種聲音，至今還永遠地縈繞在我耳鼓裏，不能消滅。

說這話的人，是我一位極慈祥的乳母。在我呱呱墮地的不久，我母親身體便不怎麼好，就僱了來乳我。她姓蕭，是湖北孝感人，年紀約摸三十來歲。她生有三子一女，因為丈夫死了，受着經濟

壓迫，只好將自己女兒給了旁人，而跑到省城裏來，奶別人的孩子——我。

她絕對沒有普通一般奶媽子的惡習，對於衣服，首飾，飯菜，一切都不計較。尤其撫養我之周到，真和慈母愛自己的兒女一樣，有時或許還要超過。等到我剛交三歲，我母親便因養我妹妹，產後致疾而死，於是乎她對於我的一番特別好處，也就因此而更得充分顯出。這時可憐而不幸的我，已經成為無

母之人了！她似乎很同情我的命苦，愛護我更是無微不至，而我也和她相依爲命。按理說，我本來早就應該斷乳，但是家裏的人因爲可憐我新死母親，要再一斷乳，恐怕弄出毛病，便讓我又多吃了半年。然而，一個小孩如果吃奶吃的太多，那是很容易惹的，所以終於不得已而將我斷了奶。我還記得：在某一天的

夜裏，我一覺醒來，又像平時一樣，用小手去扯她的衣襟，要想吃奶。不料她竟會變了態度，不讓我吃。我扯來扯去，扯了半天，也沒有將她衣服扯開，便不由哇的一聲哭了。她見我一哭，急忙向枕頭旁邊摸一塊烘糕來，塞到我嘴裏。你想我是每天吃慣了奶的，如何肯吃這種東西，便緊閉着小嘴，把腦袋搖到像博浪鼓似的，而哭的越發厲害。後來哭得她實在無法可想，只好解開雙乳，

讓我來吮噬着。可笑我一見了奶，馬上就不哭了，不想剛一含到口中，就覺得其苦非常，立時又吐了出來，依舊是大哭不止。正是：「一旦被蛇咬，十年怕井繩。」我自從上了這麼一次當，便永遠不再吃奶了，不過，有時還不能完全忘情它，忍不住時常用手在她胸前隔着衣服摸摸。家裏的人，也有時故意叫她把那塗滿了黃連的乳頭，搗出來給我看，更要塞進我口裏，以增加我對於它的害怕。

我既然是不吃奶了，照例她得捲鋪蓋走路；在某一天的下午，我由一個平時最愛抱我的廚子——老謝——抱到街上去玩，家裏的人，便趁着這個機會，把她悄悄地從後門轟跑了。據別人說，她那裏捨得拋開了我走，只哭得一把鼻涕兩把眼淚，而硬着心腸走了！等我玩足了回來，她已然是無影無踪，東找，也沒有，西找，也沒有，我當時就拼命的哭個不已。到了晚上，更哭得連覺都不肯睡，非得要老謝抱着我，到四處去找她不可。幾幾乎連茅廁裏都找到了，那裏能够找着她。我找不着她，就老是哭，東西也不肯好好的吃，覺也不肯好好的睡，口裏直嚷着要我的「蕭奶媽」。

家裏的人見我鬧到如此之兇，身體又一天瘦似一天，也都老大不忍，只好讓老謝連飯都不燒而陪我玩。我是寸步不能離開他，只要他一上街，就得跟他走。不是將我揹在背上，就是叫我跨在他的肩膀頭上，那怕出城挑水，也得帶着我同去。因爲我走不動路，他想來想去，想出一個絕妙的法子，在去的時候，把我放在前面一隻空水桶裏，而在後面的水桶裏放上一塊大石頭，好使分量平均；等到回來，是一頭是人，一頭是水。一日，路過蓮塘，我硬要那荷葉玩，老謝沒有辦法，便脫了褲子，下水去給我採了上來。我拿着這荷葉，當做雨傘，已經是高興極了，到了晚間，他又買來一隻小蠟燭，插在荷葉心裏，點着給我玩，更把我樂得手舞足蹈。但是他却因此害了一場病。

他像這樣哄着我好幾個月，在我纔漸漸地將「蕭奶媽」忘掉。在她，自從回到鄉下，也是度日如年，日夜都在想我，想到不能自己的時候，便又帶了許多土



產的物品如蔗糖之類跑到武昌來看我。

那時，我正在大門口買零嘴吃，忽然聽見有人叫一聲「大少爺」，聲音彷彿很耳熟，我便迎着聲音望去，這一下子幾乎沒有把我樂死，原來正是我平日朝思暮想無處找尋的「蕭奶媽」。我馬上連

東西也顧不得吃了，邁開兩條小腿，跑過去就撲到她懷裏，嘴裏直嚷：「蕭奶媽，你怎麼會來了？」她見了我，更是用手撫摩着我的腦袋，眼圈兒都紅了，連「大少爺！你好？」這幾個字都說不出來。

我小時候就生性頑皮，無論吃什麼東西，都得兩手不空，我父親很不喜歡我這種脾氣，見了，就得罵，說我沒有出息。自從「蕭奶媽」一來，她一住就得住上過十天半月，又格外的慣縱我，所以我父親同時對她也是極不滿意。那一年我纔五歲，正是初秋天氣，蕭奶媽也住在我家，我因為要吃兩個吊漿巴巴，大哭大鬧，惹得我父親氣上來了，拿起一根雞毛簞帚，用那籐柄在我身上惡狠狠

的抽了一頓，只打得一條青一條紫的傷痕。她見我這樣小的年紀就挨這種毒打，心裏難受到萬分，當晚整整抱着我哭了一夜，到了第二天一清早，她也知道環境不怎麼好，便告辭而去。

她雖然極怕我父親的脾氣，不敢常來，但是她因為放心不下我，又不能不來，只有隔上半個月，就從後門溜了進來，看我一趟。見着我不說別的，第一句就是：「大少爺！你這幾天挨了打沒有？」我要告訴她說挨了打，她便得流眼淚；我要說沒有挨打，她便高興的不得，同時她還不肯相信，必得將我抱在懷中，掀起我的衣服來，周身看一看，纔算放心。她每次來，不僅帶着我所喜歡吃的東西給我吃，臨走，還得偷偷地給我許多錢，讓我零花。至於她的兒子要向她要一個錢，那是很不容易辦到。

她為我真不知擔了多少心，淌了多少眼淚，花了多少錢。一直到辛亥革命的那一年，我隨着父親離開武昌，跑到公安去避難，更由公安跑到上海，杭州，

以及北京，差不多有三十餘年之久，就永遠沒有能夠再見着她一面。以先我還常有這種癡願，巴不得她活上個八九十歲，一誠格天，等我有一天跑到湖北去找她一趟，或許能夠有見面的一日？到了現在，這纔死了心，認為是絕對沒有希望了！

永訣的「蕭奶媽」！你是我的第二慈母；你的音容笑貌，我是永遠不能忘的；尤其「大少爺！你這幾天挨了打沒有？」這一句話，更是無時無刻不縈繞在我耳鼓。

從前鄭板橋先生小時孤寒，多虧乳母將他撫養成成人，她每天早晨必得揹着他到街上，買一個餅子給他吃，然後她纔做旁的事。所以鄭先生在做官以後，有這麼一首詩：

「食祿千萬鍾，不如餅在手；平生所負恩，豈獨一乳母！」

我讀了這詩，纔知道天下有負乳母之恩的，並不止我一人；使我不但自己難受，更替鄭先生難受。這真是從那裏說起！



# 談笑

張金壽

人類表示自己感情愉快的時候，笑是最常用的。嘗見許多人說大笑可以去病，每日大笑二三次即能消疾延年云云，雖未有確實證據，但既人人都願意快樂，笑又無疑的是其表現出來的一部分，去病與否姑置勿論，僅此已足使人對笑感覺親近，至少是不致於厭煩矣。不才素不喜言笑，快樂的時候又不多，只得眼睜睜看別人笑，聊以過一點笑癮而已。固然希望自己笑一笑，不過限於天性；希望在生活中發生幾樁十分可笑的事，可惜又運氣不佳，所遭際的難使我快樂；然而跛者不能忘履，今且談笑以作過屠門之大嚼。

文字中寫笑狀的很多，最動人的我

史公也未必把他寫入滑稽列傳之內了。可是戰國以至三國，各遊說辯士莫不以仰天大笑作使對方吃驚的手段，當求救兵不被允許時，詐降被識破推出斬首時，哈哈一笑，管叫原令取消，遂我之願。效力之大，遠過千軍萬馬。但笑雖不費力，胆量確不易有，在生死關頭還能鎮靜一笑，常人絕對不行，辯士的值得稱讚者也即在此點，而笑的功用也很可觀了。

想是「嫣然」的笑罷。這個媽字從古至今，在描寫女人笑的時候不知用過幾次了，以致給人以好的印象。不過據字典說是「巧笑貌」，至於怎樣才是巧笑，真不好用言語說出來，我國類似媽字的形容辭太多，好在彼此意會，不必解說，若一定要講出究竟，怕國學大師也要難以為情呢。大約以「動人心魄」為條件罷，因為二者常是相連不斷的。男人的笑似乎除表示快樂外，還沒有用以描寫挑逗之態的，雖然事實上也是很多。

在歷史上最著名的笑恐怕要算淳于髡對齊威王那一次，因此一笑，使王增加禮物，請來趙國救兵，吓退楚國。否則說不定齊王的性命就要保不住，而太

然而笑尚有另有一用途，即是也可以作商品賣，對人一笑，金錢直接或間接的入了自己腰包。生理的本能而出賣，別的就無所不賣了，這比賣血還可憐，蓋不笑強笑的精神痛苦比損失一點血尤其難受也。不過歷來指妓女為賣笑者，我要起來反對。所以如此說的理由，必是逛妓院者都是尋樂去，妓女雖以賣淫為主，若不笑亦難拉主顧，故不管自己心中是否要笑，也必須啓齒轉眼珠，使顧客飄飄然，這樣就說是賣笑固

然可以，可是這樣為達到自己的職業與盛而笑者却不僅是妓女，商人對主顧，下級官僚對上司，寫點開玩笑文章以逗讀者一笑的作家，凡是以笑作方法藉以獲得自己的名利之輩，皆可能援妓女之例，稱為賣笑。昔時的清客，崑門奉陪主人彈棋打雙陸及說個笑話解悶等等，更是標準的賣笑者了。因為起這個名字的是文人，文人往往把自己忘掉，不，是自視頗高，於是崑把賣笑二字贈給妓女，倘仔細一想，要不隱然失笑恍然大悟才怪呢！

笑有時討人厭，不笑強笑的醜態有如戲台上的小丑，自然惹人不快，但我個人太害怕世故的笑，雖然這種笑每

每是因於不得已。當你這件事要這麼辦時，世故老人必在傍邊落着微笑的臉「好哇！好哇！」等到要那辦時，他又會轉了方向說「也不錯」了，使你攸往咸宜，直到碰了釘子。有了幾次經驗，對這種

笑就不禁怕起來，因為聯帶着又要碰到式正亦不少，何必單單隱惡於笑？想到

釘子了。可是這種笑只是對青年如此，這裏彷彿惡倒是可以原諒，其唐突笑却對兩個全都世故的人就有莫大用處，彼此的法術道行皆互相明瞭，一切敷衍粧假都不必向對方使用了，那末兩個人見面可怎麼好呢？只得用「今天天氣……」

「哈哈！」來寒暄，來作個緩衝地帶罷。青年呢，撞過數次釘子，已經明白這笑是怎麼回事，仔細揣摩用什麼法寶

招架，結果無非也是還他一笑。漸漸他也變成世故了，再去笑着對別人。當然誰都願意大家永遠笑嘻嘻的，但應該走笑的正路才是，今乃帶起面具裝扮起來

以為大家真已快樂了，是如何的更顯着悲哀？

笑是表示人的欣喜快樂的似乎沒有異議了，誰知也有帶了此種面具的人，背面隱藏着猙獰的真臉，平常所謂「笑面虎」者是。笑裏藏刀，委實陰狠，使人防不勝防。世上惡人正多，作惡的方

句俗語倒可留着，有機會奉贈一笑傾一人，再笑傾一家的笑面虎志士們。

聊齋裏有一段寫的很好，不論在文筆方面或是結構方面，差不多我讀過幾十遍了。這篇是「嬰寧」，寫一個孤女的痴笑，自始至終，完全以笑作為線索，

使人生親切之感，大有只要善笑雖痴何妨之慨。又如江湖奇俠傳之笑道人，更是無時無地不笑，一個挽着道髻穿着白

襪雲履的道士，也許後背有把「松文古定劍」與凡人不同，就彷彿仙風道骨，不過哈哈仰天大笑，在凡人目中不免要不以仙人看待，因為與人性比較接近，與歷來隔離人羣的描寫不同的緣故。

寫老道必寫的超羣絕倫，方法固然新穎，不過與事實太不相符了，此書多荒誕不經之處，獨於此點特別使人覺得作者有些見識。以笑致死的，在小說裏有兩個人，一個是隋唐演義的程咬金，以三着大斧橫行了數十年，本領最平常，福氣却最大，結果在開鐵坵墳之後一笑而終。一個是牛鼻，借般厲害的金兀朮會被擒獲，得意之際大笑聲裏，命就沒了。小說在民衆文學中最佔勢力，這種事士大夫必認爲太不可靠，而在民衆中却談得津津有味，此二人都是福將，故作者給予這種死法。不論這種死，是否有可能，這麼含着笑了此一生實在是理想的死法。人既有生，自難免死，死既不可免，死法還不許揀選一下嗎？平常以「壽終正寢」爲佳，死在外邊的就差一點，連「辦事」都不準進院內，至於不是因病而死者更輕視之極。其實纏綿床榻數月，如果有孝子賢孫伺候，窮些倒也

無妨的，但一遇各顧各的子女，那罪過決不下於牢獄，則雖死在錦榻之上高樓之中亦復何補？只有痛快的死才是福氣，可以羨慕的死只有痛快，不是六十四槓已昭昭然明矣，笑而死者其痛快中之痛快的事乎！果然將來有此死法，少活幾個月以致三二年都值得，惟科學家尚未研究，不才此生不一定趕得上耳。

在文章中，有時寫上「一笑」二字，括上一個括弧，那大半開一兩句玩笑怕對方認真，註明「一笑」就沒有誤會發生了。前七八年流行的幽默文學，曾有人說幽默是「會心的微笑」，怎樣才是會心的又是那一種心，在下至今不大明瞭，但讀林氏語堂的論語有時也覺得有些意思，這點意思必即是幽默。有的文章可是連這點意思都沒有，又也許是不幽默的罷。然而不幽默的文章也有許多好的，而這文章不但不幽默並且說不上好來，那麼應當以什麼名義給它呢？

但論語有了幾篇有意思的文章，究竟還算對得起讀者。就怕本不是幽默之佳，又不是平常的佳，當然是不行，如再掘起招牌，紅了脖子，儼然以爲說幽默即是說他，其程度高低自不能與真幽默作道里計矣。蓋遇事即怒，幽默的天分就沒有，真假悟空，只用如來佛法資一試便知。這才是純粹的幽默，值得一笑者也。

寫到這裏，本應結束，忽又想起自己的一篇文章來，那文曾用了「付之一笑」四字，不知「一笑」是不應「付之」，抑是不應「付之一笑」，以致被人引用了好幾次，也就是罵了好幾次，雖未註明出處，我却斷定本店之貨。直到上星期六，還現我眼簾內一次，當然引號下就是教訓的口吻了。不才輕不笑笑，今一笑而引起數番糾紛，豈笑得於人而獨薄於我乎？果然如此，亦復可以一笑。

## 畫學南北宗之辨似

予向

中國畫藝，興盛唐宋，至元代而極神明，明初朝野從風，士夫崇尚翰墨，莫不通曉六法，寢臻二百餘年，能事輩出，而趨向愈歧，自董玄宰推尚南宗，斥黜馬夏，於是言畫者不事北宗而稱董巨。及元季四家以南宗爲中正而無弊。南宗固爲中正，苟吾人之心，於辨似有未明，則不學南宗而弊，即學南宗而亦弊。華亭而後，婁東虞山。積習相沿，日益靡蕪，淺嘗者不研求其所以然，以爲南宗固如此也。至使才高意廣之輩，隘視前哲，庸史俗目，輒相譏笑，而浮弱空疎之士，又從而爭託之，在學南宗者，既以門外嬖罵北宗爲叛道，漫不自省，而門以內又各挾其偏近之見，自成流派，滔滔不已，江河日下，今欲爲畫學振興宗法，必當先祛吾心之蔽，即由南北二宗神似貌似，而先辨之。

## 唐宋畫家分南北二宗之指

南北分宗之說，時賢皆信爲起於明季，具有確證，明人謂畫之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王維李思訓，各爲鼻祖，初不過欲爲水墨丹青分派，丹青有迹象，水墨多脫化，以此禪宗之神秀慧能，此董玄宰所稱書畫禪之指，先是王鑿題右丞畫詩云，吳生落筆風雨快，坡公第一推神怪，猶於維也無閒言，閒遠當求之象外，蓋以東坡推重道子不及崇尙右丞，唐之王維，似已在吳道子畫聖之上，北宋李成畫寒林霽雪諸圖，皆師右丞，李成師王維，猶關仝師荆浩，巨然師董源，無以異之，王蒙題范寬嵐秋曉詩云，范寬墨法似營邱，書畫舫言郭熙溪山行旅圖畫法，源出李成，宋人學李成，已有范寬郭熙，學李成即宗王維也，襄陽畫史言李成師荆浩，未見一筆相似，又云范寬師荆浩，乃是少年所作，論李成范寬，亦師荆浩，意猶有未足，畫鑿云，荆浩山水爲唐末之冠，關仝嘗師事之，關仝工於枯木，用粗筆，李成妙於寒林，用細筆，李成郭熙，能以丹青水墨爲合體，不少露痕跡，凡此數家，皆筆筆其大者，觀其異同之大端，而師法未嘗不合矣，自沈括言董源多寫江南真山，不爲奇峭之筆，其後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米元章議論唐畫山水，至宋始備，如源又在諸公之上，由是宋人多祧荆關，而祖董巨，惟董源李成范寬，三家鼎立，各有入室弟子，董玄宰酷好北苑畫蹟，嘗因顧仲方言，得董源谿山行旅圖，又得莫雲卿故物郭熙溪山秋霽圖，玄宰之尙南宗，實願莫二君爲開之先，玄宰因而稱述之，至於李思訓金碧山水，爲一家法，丹青之妙，尤爲獨步，宋王詵趙伯駒輩師法之者，咸以著色山水擅名於時，其後畫院中人展轉臨摹，尤易逼肖，有明中葉，吳門浙西，畫史紛紜，多蹈斯習，成爲流弊，華亭崛起，而思有以球正之，遂以北宗稱庸手，南宗號士

夫類爲區別，其初無南北宗之分，可斷言已。

神似貌似爲分南北宗派之非

薪非火不燃。火非薪無附，古蹟之留傳，皆後學之模楷，要其精神所寄，絲絲不絕。經千百載，緒素可弊，而精神不磨，有精神而後氣韻可生動，畫者以理法爲鞏固精神之本，以情意爲運行精神之用，以氣力爲通變精神之權，理法當兼情意與氣力而言，理法似當，而情意不順，氣力不行，其理法猶未足也。削方竹杖，漆斷紋琴，非無理法，而情意乖矣。斷鶴項長，續鳧頸短，非無氣力，而理法蔑矣。法在理之中，意在情之中，力在氣之中，含剛勁於婀娜，化腐敗爲神奇，可以守經，可以達權。晉顧愷之博學有才氣，丹青亦造其妙，筆法如春蠶吐絲，初見甚平易，且形似時或有失，細視之六法兼備。隋董展與展子虔齊名，以才藝稱鄉里，號爲智海，曾作道經變相，爲時所稱論者謂非畫外有情，參靈酌妙，入華胥之夢，與化人同游，何以臻此。此唐以前畫家，已不斤斤於形似，而以畫外有情爲高，故王維之雪裏芭蕉，李思訓之烟霞繚繞，在精神而不在此象，畫之貴於神似者以此。

畫由形似進於神似而後可不求形似

東坡詩曰，作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原謂畫不徒貴有其形似，而尤貴神似，不求形似，而形自具，非謂形似之可廢，而空言精神，亦非置神似於不顧，而專工形貌。夫學有取於今人者：繪畫相傳，本由口授。芥子園十竹齋之畫譜行，而口授諸法，因之失傳，點石金縮珂瑯諸印刷行，而按譜分功之法亦廢，誠以進業有步驟，不容躐等於其間，筆法墨法，詳於書法評論之中，書畫同源，功在隅反，有文人之畫，貴其能讀古今評論書畫諸編也，有書家之畫，貴其明點畫波磔，古今相傳秘鑰也，有金石家之畫，貴其探原籀古篆隸之蹟，取法高遠也，無論指紳廊廟，山林隱逸，必以多見公私收藏，遠涉山川奇險，師古人兼師造化，是爲得之，至苦畫家之畫佈置工穩，設色鮮明，極意臨摹，非無酷肖，苟能與文人學士薰陶砥礪磨，不難駁駁而及乎古，否則太倉之粟，陳陳相因，黃茅白草，一望皆是，專存皮相，奚區優劣，古人所謂學者如牛毛，獲之如麟角，才藝出衆之士，代不數人，顧陸張展而下，王維李思訓分宗，五代北宋，李成郭熙范寬荆浩關仝董源巨然凡七家，南宋劉李馬夏，元之房山瀉波，倪黃吳王，皆能神似古人，不爲形似，卓然大家，明之沈周，師法吳沙彌，文徵明師法趙松雪，上窺唐宋奧窔，唐寅師法李晞古，仇英師法劉松年，雅有筆墨圓潤，董玄宰師法董源，樹石幽間，峰巒清勝，力挽吳門板刻，浙水霸悍之習，排斥畫工院體，力主南北二宗之說，提倡中正無弊之學。所惜雲間一派，適有所偏，淒迷瑣碎，不爲世重，清暉清湘，真贗莫辨，傳摹移寫，相習成風，閩閩之子，易於摹仿，遂今董巨筆墨，渾厚華滋，畫學正傳，廢置不講，即如毗陵鄒衣白樵香山，晚明遺逸，新安四家真蹟，見者猶罕，揚州流寓，有華新羅方洵遠羅兩峰，頗爲近古，其餘記傳著錄，姓氏雖繁，詩文之士，偶一涉獵，率加評語，疵謬叢出，下圖振刷，今猶墨守南北分宗之說，議論妍媸，不亦慎乎。

(完)



徐白齋畫燈

橋川氏所藏

(取材「西遊記」圖爲全畫四分之一)

# 燈畫作者徐白齋

「滿洲文學興廢考」之一節

橋川時雄

徐廷琨（一七七七—一八五三）字坦如號白齋，順天府大興人。其祖爲遼陽人，隸屬於清初正藍旗，以功入正黃旗，又以罪被除籍，其後乃稱爲大興縣人。攷其事蹟尙未見有何書爲之記傳，今從故老得聞其逸事；筆者友人秦寬氏得糕肆田氏所傳之百四幅遺作之記述，即讀自「徐白齋畫燈記」之略傳。知者（註一）據其所記：全獲此燈，倩聚寶齋畫肆主人楊雅如氏重行裝裱，畢，什襲珍藏，每明窗淨几展玩時，猶似兒時徜徉於上元燈市花光人影中，左左右右，當時之車輪輾轉聲，金吾繫拆聲，歷歷如在耳畔，並遙想此百四幅咫尺方纒，於悠悠百年間曾不知凡閱幾百千萬太平人物也。無悶山人蔡繩格（註二）之「讀徐白齋所繪上元燈有感」詩曰：

佳節而今不可視，丹青難繪生民苦，  
 虛華彩切夜場頭，魘魅爭光何足數。

己未欣逢六月初，兩君介紹訪田廬，  
 喧傳百載驚人筆，再向燈前

識故徐。

冷風連朝晝若晦，西風動犬羣爭吠，傷心到處亂燐飛，  
且去閒窗盃酒對。

展覽悠然舊帝京，南昆北弋頌昇平，天心豈吝輝茅屋，  
晴旭遙臨四壁清。

其爲道光咸豐間之燈畫作者，一時名聲頗大。燈畫者乃於燈籠外邊所張之紙絹上描繪之畫。敦崇「燕京歲時記」所載：自十三（正月）以至十七，均謂燈節，惟十五日謂之正燈耳。每至燈節，內庭筵宴，放烟火，市肆張燈，以東四牌樓及地安門爲最盛。又記：各色燈彩，多以紗絹玻璃及明角等爲之，並繪畫古今故事，以資玩賞。燈節不祇是北京市人所有，差不多在中國各地多有此種民間行事。進而言之，紳商薈萃之首都，能有今日繁榮之光景，亦絕不是想象中來的。並且，市民各戶掛有燈畫清玩，點綴燈節之習俗，實亦是一種雅事也。其主要所作之燈畫，畫法非常纖妙，彩色濃淡，尤微細精緻，可謂極盡寫實之能事。而最好之題材，乃取之傳奇戲劇，尤能迎合一般人興味。且獨創一派畫風，於當時最煥赫的，即爲「徐派」。此種新興藝事在當時成名而最先進的另有「如意館派」之畫，不過缺乏獨自創意耳。然在此先後，亦可謂從所未見之絕技也。

北京故老言其初次求教於某畫肆主人，除學習繪畫之

外，並無其他傳授，唯有遵守「一意篤誠」四字，終日不發一語，默然握筆作畫，終於了解燈畫之作法矣。至於作品之大小，則無需過問，世人亦不盡珍惜之。臨每年燈節，其所作之絹燈，一經懸揭店頭，市人爭相頌賞。其早年所作者，在北京東直門北新橋西之聚生齋餠舖懸掛之燈畫「醉菩薩」全圖筆致超脫，設色簡潔。糕肆之懸有燈畫者，還有地安門內聚興齋之「列國演義」「今古奇觀」「濟公傳」「白蛇傳」；方磚廠金蘭齋之「崑弋雜劇」；東四牌樓文美齋之「警世通言」；地安門外有座名叫同祐茶莊之「崑弋雜劇」「西遊記」等，皆爲早年好事家所注目之傑作。如正陽門外某糕肆主人曾在其開店之當初，不惜重金聘繪全部「三國志演義」，因其不滿主人之驕慢，致所作百六十幅之縑素，僅繪就頭部即告停工，皆瞠目不敢以應。同道白某與同道等聚於茶肆，談及因人無禮而歸罪於畫之事，頗爲不平，因請同道「鮑九」爲之補成，並將酬金付與鮑九，方有此種逸話。然鮑九之名籍，尙未得聞其詳。於同道鮑九之外，尙有白氏，石氏，繆氏，奎四，奎五，醉陶及女士翠環等九名加入，在東四牌樓北設畫肆，僅佔市房一間之門面，題曰：「遠美齋」三字。繆陶兩氏在該處自信已執有牛耳之勢（註三）。於是，其名聲大揚，求



其作畫者踵接不絕。同道九人各皆以義氣相交，其作畫所得皆交齋內，且有相禁私售之舉。隆福寺街畫肆清風館有郭某張某者，強令此九人供奉清宮內庭，彼等再四辭退終不可得。只白氏一人，就如意館應差，其餘諸人仍在齋中助理工作。而且彼等所作之「羣仙慶壽圖」，石氏之「三山圖」，鮑九之「江南閩嶽」，奎四之「金臺夕照」，奎五之「百壽圖」，白氏之「九秋圖」，繆氏之「十殘圖」，醉陶之「八愛圖」，翠環之「百蝶圖」，「安樂長久圖」等，尤為上乘之傑作，僉獲優獎。

近來彼等之一派遺作，已次第燬損而不易尋覓，本篇筆者所藏之「西遊記」四頁，即其遺作之一也。鮑處士仲嚴所得之「崑弋雜劇」絹燈百四幅畫，亦可窺見彼等一派所作之一斑，實可謂一世之巧人矣；其實彼等並不祇具畫工之奇巧，且別含幽悒，運用奇巧而排遣自己之遺懷也。

仲嚴先生所引「徐白齋畫燈記」中之「事略」，有記載先生生於乾隆四十二年丁酉月日，卒於咸豐癸丑七月七日，壽七十有七，塵世間來此巧人也，其去也合此四七，巧數造物之遊戲有如此者，葬東直門外五里溝，女一無子，殯日雨如注，甫出城，靈輻昇夫咸為水泛，若執紼送至墓所者，先生之從元孫子辛，君名庚辰，居東四牌樓四條衛衛，宣統間余與

之結詩社於大佛寺。所述如此。筆者近見其「貨郎圖」一幅，實是不易得之佳作，奉氏因有感趣而為之題曰：余幼時，世昇平，家且具慶，每元夜遊地安市，深愛商肆間徐白齋所繪絹燈，筆意挺拔，歎為繪事中之黃鐘大呂，己未六月購得徐先生崑弋雜劇燈百幅，作徐白齋畫燈記，並小傳，永感後此燈稍一展視，輒憶及兒時歲節承歡事，不禁潸然，甲戌八月，大平橋川子雍先生，持徐繪貨郎圖囑為題識，余欣有同好，為貢芻言曰：我邦內庭有貨郎圖多軸，云是宋人筆，確否不可知，所繪皆小兒玩具，俗謂之打糖繡兒的，所擔物釘釘零零，莫以數計，徐圖亦如之，裝作新年景況。蓋此作似借其筆腕而摹寫宮內之未畫「貨郎圖」。

其與同道並未能久作着賣畫之營生，所持之技巧，亦並非極盡奇絕，其作畫之寓意僅將一代之平民藝術表現最上乘者而已。因而彼等之生活，極自由奔放，任何事物亦制肘不了，只知追求於藝事而對藝事去探討，故不欲入如意館，工部郎長靜臣者與鮑九為親交，一日品茗於某茶軒，忽去一風貌俊爽之少年，手持扇面，上繪有「野村演劇圖」，後來少年欲以十五兩求售，鮑九將所畫「慶樂豐年圖」一扇展開，數十家小村落微雪初晴山環水抱，其間門戶井然林立，乃一人煙沓雜歲暮之鄉村景色也。其最精巧者，離邊有一小兒，如蟻

似的以繩轆一小車。在座者皆驚歎而無一人發言者，該傲氣之少年極感羞慚。後來，鮑九將扇贈與長某，長某珍藏之極不與人示。陳某任官於河南時，乏餞贈之餘儀，至遠美齋頗形嗟嘆，石氏將「秋山行旅圖」贈以慰安。又白氏於某日奉命作「百花圖」，不意醉臥於藍句廠之酒家，從如意館遣人夜半啓西直門，入城至館宿醉還未醒，歷五日方始作畫，受六品頭銜之優獎，傳爲當時藝苑之趣話。似如此類之逸事，其絕技三昧之意思生活，以至彼等之藝術，今僅成爲當時如意館中之「才絕藝精」之作者而已。惜市人近鮮傳道其事者。

註一：李仲嚴「徐白齋燈畫」之緣起，共和己未六月二日，那菊齋，周正泉之介紹，於北城紗絡街田氏應得徐白齋諸先生所繪絹燈百四幅，皆寫戈雜劇，凡「滿床笏」「富貴全」「得意緣」「玉玲瓏」「乾坤帶」「金印記」「白綾記」「雅觀樓」「雁門關」「一捧雪」「九鐘聲」「斬黃袍」「李剛反朝」「李奇哭靈」「相府琴嬌」「衣錦榮歸」各四幅。「嚴宛城」「戰太平」「風月禪」「孤鸞陣」「三矮奇聞」各八幅。點畫裝假，寫態傳神，用筆則清挺傑奇，設色則濃華沉穆，其抹臉掛髯以至行頭砌末等，多與現在不同。人皆謂以劇作畫近於鄙俗，余頭以黃鐘大呂清廟明堂之器目之，燈主人云，物在彼家已歷四世，清道咸以來，每上元節嘗分懸崇文，安定，阜成各門田氏諸糕肆。

註二：蔡繩格之記傳見別節。「徐白齋燈記」無因山人嘗接拾先生及同人軼事紀入「小呻吟」中，小蓮池居士師其說爲之作事略記之，「事略」之全文已記出。

註三：鮑九工人物，與徐白齋有「徐鮑」之稱，其名聲亦可想見。繆氏名方高，南賈人。石氏取法倪雲林之山水，成爲一家。奎四墓當時名蹟。奎五寫金之山水並覆篆刻，始作墨扇金齋。翠環乃奎五之女，精繪蟲鳥，其所作之「秋戰圖」曾稱頌一時。白氏工花卉，得有「花卉白」之名。醉陶之名，由醉墨狼藉而來，所作極盡神妙瀟灑。

## 中 夜 月

是小星的跳躍還是月兒的吟聲！  
爲什麼那樣的淒冷？  
我低頭自問，我仰視天空，  
原來又是風兒在起鬧，  
滿滿的一草場月影，  
原來又是萬籟寂靜渺無人蹤的夜中，  
四顧無一人更聽不到任何聲音與鳥鳴！  
偶然樹上的睡鴉振動他的羽翼一下，  
我愛月亮所以我不怕夜的景況，  
雖然這時還沒有雛菊的飄香，  
更沒有春日的花，鳥，與豔陽，  
但我總覺得愛是生於中，  
我愛夜月疏星，  
我敬皎容玲瓏，  
誰說太陽偉大月是嬌惰，  
茫茫的黑夜中只有月，才放射給真的光明。

露  
友

轉 載

## 東亞文化協議會

### 第三次評議員大會

東亞文化協議會第三次評議員大會，九月二日舉行於北京中南海勤政殿，會長湯教育總長致辭，東京法政大學總長小山松吉氏代表日本評議員致辭，是日參加者除中日兩方評議員外，並有王行政委員長，華北聯絡部坂本文化局長，軍報道課代表等。

出席評議員：鶴總明澤，宇野哲人，杉森孝次郎，常盤大定，原田淑人，赤間信義，宇田尚，上田貞次郎，奧田寬太郎，小山松吉，杉榮三郎，片山正夫，加藤武夫，田中芳雄，松村松年，楠本長三郎，慶松勝佐衛門，今裕，島峯徹，永井潛，增田胤次，宮川米次，森島庫太，岩住良治，江角金五郎，佐藤寬次，那須皓，橋本傳左衛門。王石之，朱華，李泰葵，周作人，柯政和，徐佛蘇，傅增湘，劉家燠，錢稻孫，瞿宜穎，羅昌，蘇民生，王克敏，方宗鰲，朱西荅，江人駿，何庭流，張心沛，陶尚銘，梁亞平，陳達民，許修直，黎世衡，劉宏鈺，繆斌，王養怡，王謨，文元模，阮尚介，張愷，馮祖荀，方擊，吳祥鳳，侯毓汶，馬志道，黃傳霖，湯爾和，鮑鑑清，唐荃生，彭望恕，黎德昭，龐敦敏。

(文學部會決議) (一) 選擇可翻譯之良書，全場一致可決，至其具體方案。俟理事會細議。(二) 保存史蹟，應更加留意，並於適當時期舉行學術調查，議決通過，應由會建議政府。(法經學部會決議) (一) 北京大學宜從速設立法學院，(希望條件) 評議員中有對於設立法學院事，雖表贊成，但希望確定教育方針，其機構亦須適合建設東亞新秩序之目的者，各評議員亦均諒其趣旨。(二) 東亞文化協議會宜選擇可翻譯之良書。(理工學部會決議) (一) 關於著書翻譯之件。(1) 選擇或編纂，關於自然科學及其應用之書籍，擇其適於翻譯者推薦於政府。(2) 右建議事項之施行，評議員於理工學部施行之於必要時，得置囑託。(3) 明年四月理工學部會，於東京開之，決定當譯之書籍及翻譯人員於開會之前，各評議員預行調查準備。(二) 關於優遇自然科學者之件，從事於自然科學即理工學，農學，醫學等之教授副教授及中等學校教師之任免制度，使其得身分之保證。(三) 關於理工學術語之件，此項以在日本已經選定之理工學術語為基礎，中國側委員從速着手其選定事宜。(醫學部會決議) (一) 設置華譯醫學編纂委員會，此項委囑富有經驗學者為委員，編纂簡單而得要領之醫學書，並譯成華文。(二) 促進漢醫補習實施教育重向當局建議事，此項以普及前項華譯醫學書為目的。(三) 設立中國常用藥品調查委員會，此項以中國評議員為中心，另委委員調查現今常用之漢洋藥品。(農學部會決議) (一) 中日兩國農學會連絡事項。(1) 日本農學會大會時，中國方面每年須派遣學者數名出席。(2) 明年秋季，召開第一次中華農學大會時，日方派遣學者出席。(3) 兩國學會間除交換雜誌外，並須相互交換寄稿。(二) 向中國臨時政府建議，設立中國農業審議會，審議關於中國農業之改良發展事項。(三) 向中國臨時政府建議，增設擴充初等中等職業學校時，應特別注重農業教育。(四) 翻譯編纂中日兩國農業良書。(五) 優遇自然科學者之件，應徹底實行前回決議。

# 京戲偶談

(二)

## 小生

### 挑班

在百物昂貴的古都，據說只有戲票沒有漲價。小生近來不大聽戲，即便偶爾聽它一聽，自己也沒有買過票——慢着，自己沒買過的意思，是朋友或其他的人請的，勿誤會以為是白贈或是什麼名伶送的也——，究竟漲與不漲，不得而知，也懶意去查考，現在姑且根據「據說」而信之。若然，則伶界諸君之「克己」也誠堪「嘉獎」矣。

不過善於打算盤的聽戶，或者還有話說：「這個年頭兒，貨色到低差！」總得聽個兩班或三班戲，纔夠過早先聽一班戲的癢；所以不但無形中票價漲了一倍至二倍，並且浪費的時間和車資猶在其外。這話乍一聽來，似乎有點偏激不近人情，仔細想去却也未可厚非。

前幾天在一個地方，三五個人在閑聊時，便有一位老先生不勝今昔之感地說：「早先的戲班，角色齊整，戲碼又硬，一個是一個，一齣是一齣，真不含糊！那時候要自挑一班當老板，談何容易？沒有真本事哪兒成？此刻現在則阿貓阿狗也挑起班來了。二路三路角自挑一班者固在所皆是，甚至乳臭未乾的小姐兒，只要有幾分姿色，有那寬大頭去捧她，即便纔學會了三五齣戲的皮毛，就在形式上拜在一個名伶門下，也要挑班上台，獨當一面！試想一想，這樣的戲還能聽嗎？無怪乎唱嘯嗚的什麼喜彩蓮，居然能夠在新新戲「十足的」滿堂，而大戲班反而望塵莫及也。

小生恭聽之下，只有唯唯諾諾。心想



蔣先生自寫

和兆蔣

## 自述拙作

知我者不多，愛我者尤少，識吾畫者皆天下之窮人，唯我所同情者，乃道旁之餓殍，嗟夫，處於荒災混亂之際，窮鄉僻壤之區，兼之家無餘蔭，幼失教養，既無嚴父，又無慈母，幼而不學，長亦無能，至今日事不會，惟有性喜美術，時時塗抹，漸漸成技，於今十餘年來，兼此糊口，東馳西奔，遍列江湖，見聞雖寡，而吃苦可當；茫茫的前途，走不盡的沙漠，給予我漂泊的生活中，借此一枝頹筆描寫我心靈中一點感慨，不管它是怎樣，事實與環境均能告訴我一些真實的感情，則喜，則悲，聽其自然，觀其形色，體其哀曲，從不掩飾蓋善之所以為作畫而作畫者也。

當春光明媚，或秋高氣爽，或晚風和暢或皎月當空，此皆良辰美景，使人陶醉於大自然之中，而給予我之所感者為何？想吾不敏，無超人逸興之思想，無幽閒風雅之情趣，往往於斯之際，倍覺淒涼，天地之大，豈可容我，萬物之象，我獨孤零，不知所以生其生，焉知死以死其所，於是無可奈何地生活

兒即使是二路三路角以至有幾分姿色的小  
雜兒，如果戲藝到了家，挑班當然也大大  
以，何必這樣認真呢？小生很想替他們或

她們叫屈，屈指一算，竟我出一個值得  
拾掇的。不唯唯諾諾，還有什麼可說呢？

實在的，聽慣了好戲的再去聽那不三  
不四的戲，就好比似喝慣了白乾兒的人，  
忽然改喝發醇的黃酒，哪裏過得了癮？也  
只有拿錢買氣生罷了。小生於是乎對於現  
在的戲班不得沒有若干感想。

這幾年來新組的戲班着實不少。這些  
組班的伶人，如果戲藝已足以自挑一  
班，獨當一面，那當然沒有話說。然而仔  
細分析起來，沒有不令人失望的！有的是  
實力僅足以充配角的，有的是在科班裏剛  
坐滿了科的，又有些只是在家裏請教戲的  
教了幾齣的。這一類的戲班，並且是越來  
越多，越來越沒人領教！

這些新組戲班的老板裏，確有幾個前  
途有望的人材，若能稍安毋躁地在既成大  
戲班裏面，老老實實地當個二路角，力求  
上進，將來自有偉大的造就。只是爲了眩  
於眼前的名利，急於過老板癮，不惜把將

來當大老板的希望平白地犧牲下去，真是  
可惜可嘆又可嘆。

對於這幫不知自愛的人，我們本可以  
置之不理，一任自然的淘汰；無如此事大  
有影響全體京戲的前途的可能，所以小生  
雖是圈子外的人，也不敢以京戲的衛道者  
自任，却仍然不得不說幾句閒話，管管閒  
事。

本來是一個很好的二路角——三路角  
更不用說——，戲藝尚不足以獨當一面，  
而敢然自挑一班的結果，他這一班不會有  
多大的出色是可以斷定的，並且要影響到  
既成大戲班的成績也是無疑的。因爲好的  
二路角都去當老板了，那些既成戲班便要  
關二路角的饒荒，於是只好降格以求，隨  
便湊合，於是既成戲班也每况愈下了。依  
小生的管見說來，目前這種表面似是全  
盛時代的京戲界，或者是已走到自滅的前  
夕，而表面的「全盛」正是「回光返照」；  
質之梨園界諸君，以爲然乎？

### 捧角

關於組班者之繼出，也許有個中秘  
密，爲外行人所不知者。小生生性不好打

於渺渺茫茫的人群之中，不得已而掙扎於社會之上，隨着光陰  
的進展，不管過去的歲月，不惜青春的消磨，不憐自身的苦  
痛，不怕風吹雨打的環境，不羨優柔自得的幸福，不憎弱肉強  
食的王霸，不嫉和藹可親的君子，不拜觀音，不唸彌陀，不知  
鬼神之可以作祟，不解因果報應的循環，不迷於妖術，不惑  
於覺派，惟我之所以崇信者，爲天地之中心，萬物之生靈，浩  
然之氣，自然之理，光明之真，仁人之愛，熱烈之情，吾人共  
同生存於世界之上，而朝夕所追求之幸福者爲何，抑或爲佛爲  
道，爲國爲家，爲子孫作牛馬，爲金錢作奴隸歟？然而事實固  
非如此之簡單，路有高低，人亦各有幸運，擁百萬之家私，居  
高樓之大廈，美食嬌妻，倘有何求，而所求者，抑或爲五世同  
堂，災百世其昌，不管土地堂之建築於何時也，人之不幸者，  
災黎遍野亡命流離，老弱無依貧病交乘，嗷嗷待哺的大衆，求  
一衣一食而尚不得，豈知人間之有天堂與幸福之可求哉！但  
不知我們爲尚術而的同志們，又將作何以感？作何所求？

索性孤高，亦乃自憐，因爲明白天空地厚，既無可登之  
路，又無入地之能，生而不慧，學亦不敏，無將相之材，無英  
雄之概，無鴻鵠之志，無君子之風，庸庸碌碌，渺渺小小，有  
我不多無我不少，只得混跡於茫茫的沙漠之中，看看慢慢奔走  
的駱駝，聽聽人生交響的音樂，當炎威烈日的時候，好像不可  
忍受的殘酷如苦蠟之哀哀的情調，又當月白風清的時候，又是  
怎樣的一個悠揚婉轉的歌曲，狂風暴雨的時候，又如怒潮一樣  
的節奏，這些都是人生的音樂，更是萬物中的心弦震出來的情  
調，於是我知道有些人是需要一杯人生的美酒，而有些人是需  
要一碗苦茶來滅渴。

我不知道藝術之爲事，是否可以當一杯人生的美酒？或是  
一碗苦茶？明果其  
然，我當切誠其力  
來烹一碗苦茶，敬  
獻於大衆之前，共  
茗此盞，并勸與君  
更進一杯人生的美



爲 張 深 切 寫

聽秘密，所以一向不去打聽，也不想打聽。這裏僅就耳目所及，思索所到的範圍，妄談一點關於新班繼出的原因。

首先可以想到的，是班主的「利頭」太大，配角的分潤太少，用一個新名詞便是「分配不公」現在的老牌名伶，差不多沒有一個不兼領富翁的頭銜，而二路以下的角色，所得充其量也不過夠養活妻口，降而至搖旗吶喊的角色，則能填飽他一個人的肚子就算不錯了。所以稍有一藝之長的，個個都想組班，以享老板清福，也是人情所難免。至於那些纔學會了三五齣戲的小妮兒挑班唱大軸，又是另有一番作用，知者自知，小生還想留一點兒口德，這裏姑且不說也罷。

第二可以想到的，是捧角家的造罪。最初小生以為捧角只是銷票置行頭，至多是設法向戲報投稿吹吹而已；近來注意各專門的戲報和副刊式的戲報，纔恍然大悟：原來所有的戲報所載的，居然清一色是捧角的文字！假如現在所出的戲報萬一能被留到十百年後給我們的後人翻閱的話，他們也許將驚佩此時世界之濟濟多

才，而歎觀止罷。

戲報原來也可以帶宣傳的作用，而最大的作用應該是報道，介紹，批評以至於指導。但是不怕說句得罪朋友的話，我們所見到的戲報，除了捧角式的宣傳，報道，介紹以外，哪裏有批評與指導的文字？尤其是像某種畫刊對於坤伶的捧法，真夠叫人肉麻十天，嘔吐三日！

當然咯，這幾年頭兒，誰願意得罪人？誰不想多說好話？何況今天送個包廂，明兒來個請片，那些老板的後台的老板，是那麼善於迷人眼目，滅人口舌的，再加以小妮兒嬌滴滴地一聲乾爹，戲報之一變而為權鋒陷陣的捧角武器也胡可得乎？

小生以為最近流行挑班的風氣，根本的原因是在「利頭」上，而助成之者是戲報的墮落。倘若京戲評論界能跑出幾位包老爺，板起鐵面無私的面孔，一變實行戲報的「自肅」，一變戲報批評各班的戲藝，然則挑班者自然也會慎重些，不敢毫不自量地輕於冒險，以冀遠倖於一時也。京戲庶幾不走上自滅之途乎？

二十八年九月作



酒，怎樣？如果藝術的園地許可我這樣要出？我將起始栽種一根生命的樹子，縱然不開花，不結實，而不得到人們的欣賞和愛護，我的精神，仍是永遠地埋藏於這個藝術的園裏。

所以多少年來，對於作畫的動機，僅僅如此，而所表現的也僅僅是如此，不慕古人，不學時尚，師我者萬物之形體，惠我者世間之人情，感於中，形於外，筆尖毫底自然成技，獨立一格，不類中西，且畫之旨，在乎有畫畫的情趣中西一理，本無區別，所別者為工具之不同，民族各性之各異，當然在其作品之表現上，右性質與意趣的相差，倘吾人研畫，苟獲成見，重中而輕西，或崇西而忽中，皆為扶殺畫之木旨，且中西繪畫，各有特長，中畫之重六法，講氣韻，超然的精神，怡然的情緒，西畫之重形色，感光暗，奕奕明生，奔造化之功能，此皆各以工具之不同，而差成在技巧上不同的發展，所以我對中西繪畫，略知其所以長，且察其所以短，察西畫少氣韻如中國之用筆用墨，中畫乏實質精神如西畫之油畫色彩與質地等，二者之間，深有所求之必要，且中國畫經歷代之變遷，漸趨向於意趣而忽視形體，不重客觀之同情，而在其自來之逸興，富於幻想，近於抽象，超於自然物象之精神以外，所謂畫中有詩，詩中有畫，實則因詩而作畫，非為作畫而吟詩也。

拙作之採取「中國紙墨」而施以西畫之技巧者，乃求其二者之精，取長補短之意，並非敢言有以改良國畫，更不敢以創造新途，不過時代之日進，思想之變遷，凡事總不能老守陳規，總得，適時渡境，況藝事之精神，我鑒於時代與情感之上，方能石生命與靈魂的存在，今人之畫，雖不如古，而古人之畫，又未必能如今畫之生，所以藝術之情趣，是全在於實際的感情，絕非致空與玩古遊可同日而語。

拙作不稱佳構，毫無可譏之價值，尤恕貽笑大方，不過僅僅一點已見，小小一點動機，不慚愚陋，不摻冒昧，十餘年來，虔修苦練，折骨抽筋，登毛坑，坐土炕，傍磚倚石，皆可隨地作畫，不必當其窗明几淨，才揮紙吮毫，以增雅興，故滿紙寫像，不得以登大雅之堂，更不當君子所齒，但得小人之同情，余則更飲美酒一杯以慰！



# 閒話天橋

華 耶

一向是機械似的過着平凡的生活，又因爲生性疏懶，除去必要的事情不得脫身，就連朋友處也不去走走；而在家裏又無所事事。我總以爲：既出去，少不得要花錢，現在物價這樣騰貴，生活程度這樣高，說句寒食話，雜合麵小兩毛一斤，何妨省一文是一文。因此

躲在家裏吃飽了睡，睡醒了吃，再無聊，與黃臉婆子——小的賢內助——打打嘴架，向孩子們——小的令公郎——發發威風，半日的光陰就這樣的混過去了。

昨天下午，「我的朋友×××」（請你不要誤會；我的朋友很多，但絕不是「我的朋友胡適之」，也不是什麼×××不露名的要人，不過借×××代替我所要說的人，而又是你所不須要知道的人。）到舍下對我說：「你生在北京，長在北京，天橋的情形一定很熟，我想請你陪我躊躇一趙。」這，對我實在是一件難題。「天橋」在我的認識裏，祇是報紙上所登的一些關於天橋的雜寫而已，而在腦海中所印象的，不過是些「二道壇門」（北京政府時代鎗斃人的刑場，與菜市口——殺人刑場——齊名的。）名伶及雜耍各角的發祥地，像曉市或夜市一類的浮攤貨店……等等。我雖然沒去過，但我總知道第二路電車是直達天橋的；（告訴諸位，小的住家在東城。）「陰天打孩子」鬧着也是鬧着，何妨去上一次開開眼，於是登上第十一號汽車——地走，浩浩蕩蕩——兩人，打道電車站。

其實，我每天都不短坐電車，今天因爲我這「老北京」（？）頭一次到天橋，而且作着「嚮導」，所以在車上起着莫名其妙的慚愧和興奮的心理。我知道每天到天橋去的人很多，而這輛車上的人又很擁擠，至少是有不少人上天橋去的，何妨隨着人家，「釘」着他們的「梢」，讓他們作領導「嚮導」的人。

「天橋！」震天的喊聲，驚醒了沉思的我，乘客滿滿的一車，像蛆似的爭先恐後的衝擠着我，概不由已的隨着人羣下了車。

闊寬的開鑿塵土像煙霧的迷濛者，傾圮頹毀的建築，鐵板木板釘成的屋子，舊碎布片或蓆片綴成的罩棚，像是鄉下的「集」。在每個建築或棚房的門口，正擁擠着像過江之腳的人羣——男女老幼，中下階級的有閑人們。這些，

如與本市繁華區域一帶來比，不多不少差且一世紀。但這裏是藏龍臥虎之地，孕育着不少將來的「名伶」，而是窮人們維持生計的唯一園地。

馬路兩旁的地面上擺着像長蛇陣似的地攤，在這裏是新的與舊的貨品；五光十色的擺着，珍奇的華貴的東西自然也不在少數，最多的還是些半新不舊的日用品。價錢至少要比市價便宜的多，只要你會還價。比如一雙半新的舊皮鞋，他們會要十幾塊錢，如果你還他四五塊錢，他們却理也不理你，如果你不肯添，他會自動的減到七八塊，但如果你再掉頭不顧而去，直到你走了好遠，他們會追回你來，按照你所給的價錢賣給你，有時簡直有些使你不相信，也許你會翻來覆去的仔細看看你所要買的東西，是不是被掉換或有破損，但這些常常會使你帶着檢了便宜的微笑，付了錢買去的。

我的朋友看到一件破皮大衣——

顯皮的領子，厚禮呢呢面子，火狐脊

皮的裏，膏洋緞的襪，足有九成新，如果作一件新的，領子三十元，面子五十元，狐皮裏一百五十元，手工四十元，合計二百七十元——估衣店的夥計說：「二百五十元。」我的朋友不過隨便看看，並不是存心想買，而夥計認為是好主顧，倒茶，拿煙，足張落一陣，倒使我們有些受寵若驚了。不但如此，又拿出一大批的皮大衣，貴的，賤的，大熱的天，却又一件一件的都叫他穿上試，恰巧祇有頭一次看中的合適，而且價錢並不十分貴——二百五十元。

夥計們爲要作成這筆買賣，把一面「裏」「皮子」「手工」「樣式」嘖嘖叨叨的說個不了，我們只有隨着他們「唯唯」「否否」。真的，眼花撩擾，耳鼓紛亂，很抱歉的我們說了一句：「太貴！」要告訴我們的主人——夥計。他們很客氣的趕快搶到我們的前面，像綁票似的把我們「請」(?)

回去，「漫天要價，就地還錢」。夥

計們很誠懇的想聽一個「價」，我們毫無主見的給了六十元。這似乎有些開玩笑，「二百五」與「六十」的比，相差太多了。我們知道交易不成功，一邊說一邊擺步要走；這時夥計又把我們請(?)回去，我們又被迫的重新看了一次貨色，很慚愧的加了十元——七十元。雖然我們仍以爲交易不成功，又要想走，但竟有一個夥計說：「賣了！」我有些不相信我的耳朵和我的聽覺，然而我明明白白的看見我的朋友付款，夥計忙著包紮。當我們帶着微笑走出了估衣店，我不禁恍然大悟：這就是「天橋」！

包括有

電影 戲劇 音樂 女活  
繪畫 漫畫 文電 音聲 生 等的一個

最高尚的  
最理想的

「藝術與生活」畫報，才是你

真實的  
正確的

枯燥生活中的安慰者！  
精神上無止境的食糧

每本暫零售三角

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總發行所：西長安街和記印書館

請閱華北大眾唯一小型消遣刊物

# 立言畫刊

歡迎直接定閱

編排新穎，印刷精良，材料異常珍貴豐富  
每週一冊，每冊四十頁，定價只售一角六分  
社址：北京宣外椿樹上三條，電南七八七號





## 故宮書畫略評

瀾滄子

故宮書畫有得觀原物者，有僅見照片者。後者雖下真跡一等，然神氣大致不差，原物真偽可據以鑒定，故評語亦非忘加也。

### 宋人畫萬山積雪圖

此幅已似元人畫。宋人山水如刻如鏤，此其代表也。山作雲頭似郭河陽而全幅氣象似許道寧。樹木亦作蟹爪狀。寒林蕭森，山水曲折深遠則更導源於李成。其刻劃工整處不脫院畫氣習。院畫作風為客觀的描寫即偏重形似，與書法關係較淺。比較通俗。嘗觀夏雲作奇峰，如芙蓉萬朵，層層疊疊，正如此幅山頭也。然實際當有此種山水，不過山似雲頭耳。

### 宋趙伯駒阿閣圖

史云伯駒人物樓台界畫極工細之妙，仕至浙東兵馬鈐轄。此幅真偽未敢斷定。然殊少清厲之氣，恐係後人擬作。宋人特色為清厲。伯駒仕浙東或受其山水影響。浙東山水多清厲，如由夏圭以至於戴進之浙派皆描寫浙東山水而以清厲為其特色。中國建築之迴廊似歐洲之 *Corridor*。此字語源

意義為跑，而其物本為古代築城之覆道，似中國馳道。迴廊兼避暑與避雨之用，在建築中為最生動之部分。日本奈良東大寺迴廊有唐宋遺意。

### 宋人畫九陽啓泰圖

此幅類蘇漢臣所作。漢臣尤善嬰孩。童子戴皮帽似胡人，騎大白羊前行，其下有八小羊隨繞而行。前後景為竹石靈芝及松梅，松上有浮雲及喜鵲。浮雲塗粉，再加鈎勒。此圖與元人所畫胡人騎獵圖大致相似。

### 宋人仙巖壽鹿圖

此幅與元人三清圖頗相近，恐非宋人筆。仙女撫鹿頗似西洋畫中之 *Stags* 圖，亦性之象徵也。凡畫人物手持如意者亦然。如意之形製至清末而俗惡化達於極點。

### 宋范寬臨流獨坐圖

畫甚精然似非宋物。林木尤工緻，有院體氣味。寬學李

成而精神與之不同。成畫清明，惜墨如金而寬蒼莽雄渾，好用墨，晚年土石不分。

### 宋人上林瑞雪圖

團扇絹地，中有細縫。其畫雖乏清勁之氣而相當精細，蓋趙伯駒一派之作，為南宋畫風。皴法稀少而苔點繁密，樹木細勁似李成，樓閣竦峙頗長，山巒亦然。瘦勁秀雅之風瀾漫於全幅。真南宋體也。

### 元張雨書七絕

句曲外史書學松雪即有蒼老清勁之氣。蓋由松雪變為思白之過渡也。

### 元人花鵝小景

我常說元人的畫的特徵是豐腴清潤，是肥碩而短圓，為宋畫的頹縮而方瘦的反動。這幅花鳥也是如此。元人已開明畫之先河。這畫很像明畫。石頭的鈎勒與皴法用篆隸草筆法，幾疑為明人所作。鶯用正楷法，花草兼用行楷法。

### 元趙孟頫仙莊圖

規模闊大，蓋撫唐宋之作，惟缺乏神氣耳。昔人謂松雪有唐人之致，去其纖，有北宋人之雄，去其穢。余謂去其纖與其穢則有之，有其致與其雄則未必也。松雪僅得唐宋人之形似而未得其精神。

### 元趙雍采菱圖

仲穆畫雍容爾雅而乏神氣，一如其父，且堂廡猶不及其闊大。其父子作品書卷之氣多而自然之氣少。此幅山水皴法簡而苔作椒點，為後來文徵仲所法。吳中一部分山水想必如是。

### 元吳鎮漁父圖

史云仲圭嘉興人，山水師巨然，臻妙品，能墨花。此幅極富董巨風味，樹木枝幹白而山坡近者黑，自有一種雅潤瀟灑之神韻。用墨多於用筆。近景畫法開董思白一派之先河。秀潤溫雅之至，得江南風景之神味。又畫一小亭，白路蜿蜒，由其中通過。畫此景者少見，乃寫實之作也。蘆葦微嫌太工細，江船與人物尤然，蓋受院畫影響。後景文峯似陸廣而全幅作風似董北苑。

### 明文徵明琴鶴圖

文先生遠學郭熙，近學松雪，故規矩森嚴，筆墨精絕，然以此不免院體氣味。唯其放手畫去而得之作則真如行雲流水，不可方物。曩在故宮見一淡彩山水人物長卷，筆墨超脫，純然出自天機，可謂地行仙之筆墨也。

### 明陳淳設色花卉

史云道復遊衡山之門。意尚玄虛，厭塵俗。此圖頗帶衡

風味，從未入院體脫胎，描寫精緻。故知寫意家皆有此種作品。

### 明董其昌書周子通書

董其昌這幅字很特別，不大見，是行書，學顏，沒有他平生那種清雅神秀的氣韻。用力的書多粗野，不用力的書多秀雅。兩者調和在一起的很少。顏魯公的書人尚謂之為俗。不善學者僅得其筋骨透露之姿而更少韻味矣。

### 明袁尙統天中得喜圖

圖繪寶鑑續纂謂其人物野放，得宋人筆意。此圖用墨焦，用筆散。先用淡墨鈎染，再用濃墨點醒，頗似清畫，有清新自由之氣概，唯稍嫌乾燥耳。

### 明謝時臣夏山飛瀑

此畫頗有王蒙風味(?)此種畫殊少獨創，唯將古人從自然所發明之形式多少加以變化而構成一種圖形。只在筆墨及形式上用工夫，如織迴文錦，如鬪牌，表示一種抽象的組織的能力。世人謂中國山水畫非真山水畫，蓋指此種山水畫而言耳。若歷代開創的山水大家之畫雖使普通人觀之亦將感動而不至譏其為非真山水也。

### 明錢穀松陰跌坐圖

史稱叔寶受文沈唐三大影響，畫稱逸品。此圖自是明人本色。畫松兼篆隸草法。人物較為端整。畫近木刻，幾乎全用焦墨，蒼而不潤。

### 明劉起松壑高閣

子正吳人，師錢穀頗肖。此幅大有文沈唐三人之風，純為吳畫。吳地多水土而少石，故筆柔。題名於雙松之間。松枝幹殊嫌臃腫。土坡黑而樹之枝幹白。董思伯畫亦然。

### 明文徵明畫蕉陰仕女圖

蕉與人皆淡而石獨濃，地次之。黑白濃淡互相映發，極淡雅，極簡潔，為吳畫本色。

### 清惲壽平仿倪瓚萬里雲簷

作者再題云，古木平泉，叢篁積翠，不入時趨(?)殊有古趣，似得之於洪谷也。此幅一見秀弱清鬆。南田與石谷往來，故互相影響。此幅亦有石谷味，似為法所束縛，未能發揮南田本色。南田捨山水而專心於花卉，真有自知之明。蓋其長在於用墨。神韻高而氣勢弱。故以花卉為宜。雲林以平淡勝而山樵以勃鬱勝，故雲林以荆關自喜而傲山樵諸人也。

### 清王原祁山水摺扇

四王之畫筆墨多而氣韻少。所謂空陳形式者是也。其畫僅有筆墨與芥子園畫傳同一鼻孔出氣。有筆墨而無邱壑，無境界。

### 清張若靄二十四氣圖之一(夏至)

學王石谷。清人書筆畫簡明，其畫亦然。甲骨文筆簡明而篆書繁雜。其後隸楷復歸於簡明。於是難易二體互為消長而演變無窮，此圖用筆雖複雜細密而其用意實甚簡明，故自

全體神氣言之則明白曉暢幾成爲插圖一類之美術，已由表現而趨向於說明矣。

### 清畫院畫十二月月令圖之六

清代院畫建築已減少 Baroque 氣味，非常平易明白。飛簷之樣式亦不復逞其奇拔之風矣。惟人物仍作古裝耳。院畫多以宮苑爲題材，故精於界畫。水紋砌牆法不知始於何時。清代建築多用之。

### 清赫奕雲山圖

滿人畫俱有清新之氣，亦因負質異也。畫傳中謂畫家負質異者，以余所見有兩人，即明楊文聰與清改七癩是也。一爲黔人，一爲西北人，其生地與種族均有特異處，故謂其負質異也。滿人負質亦異，故畫皆清新。滿洲有第一流詞人納蘭容若而似無第一流之畫家。畫徵錄謂赫頤亦作奕，山水宗元人，獨開生面。

### 清張若靄繪二十四氣圖之一（大暑）

畫至清代而草筆，乾筆興。光景明而韻味少。筆跡短而體格破。舊來畫法至此大變，有趨向西法之勢，欲以面畫代線畫。

### 清蔣廷錫畫人參花

此幅似炭筆畫，然殊乏韻味。凡作家參用中西畫法須有一定分寸，否則非驢非馬，徒將其畫品降低也。

### 清關槐群峰積玉

關槐雖學董誥而富於清新之氣，似受西畫影響。畫院作風偏重形似，故近於西畫，自古以來即如此。然其本意在於寫實，故每每富於清新之氣，且上乘之作則與寫意者往往殊塗而同歸，特方法有漸頓之別耳。

### 清徐揚梨花白燕

梨花冷艷之至。梨之爲物最爲潔淨，其花其枝其葉其實皆然。古詞云「雨打梨花深閉門」，蓋取其寂寞冷靜也。配以白燕，而相得益彰。

### 明陸治養羽書畫合璧

陸包山以斗方冊頁畫山水人物，構圖自然。此種畫面宋時已多用之。宜於小景。小景易取，不必拘泥於舊有圖式。宋人格式謹嚴，筆墨精湛，內容充實。至明清則出之以淡雅，行之以疏散，取之以離奇，而演變無窮矣。石濤上人，尤稱擅場，蓋其所寫湘桂山水，變幻離奇，特適於此種形式也。

### 元倪瓚江千望山

倪迂擅長平遠之景，亦江南環境使然耳。咫尺有千里之勢。畫之優劣固不在乎取景之多少而在乎表現之深淺。一亭三樹，一水數石，而涵義深遠，便足抵千山萬水矣。何況秀雅絕倫，匪王蒙輩所能夢見哉。後代唯南田近之而渾厚仍不及。山樵天香深處（？）以視古代大家可謂升堂入室矣，然天然處仍不若雲林。譬之陶謝二家，則謝之彫琢終不如陶之自然也。

# 關 於 歷 史 木 刻

阿 茫



「萬板樓木刻總序」第二

「歷史木刻」是一個新的名字因為它本身就是嶄新的緣故，我們見到最近十年來，木刻藝術因着藝術界人士的提倡，而開始被人注意了。外國的木刻會翻印過來不少，國內的創作也出了許多，且年年在進步着；同時對於中國古代的木刻也有介紹。這些都是頗可注意的事實，可是除了介紹和創作以外，和歷史絕談不上關聯。「歷史木刻」的雕刻是近來才有的。這新興的現象，在現在不該忽視。這裡做一個概括的觀察，和檢討。

木刻藝術原有一個很悠久的歷史。中國自五代有雕板以來，就有很好的木刻插圖，做為書中的插畫，尤多者就是後來在佛經上雕刻的佛像插圖那時的木刻不能單獨成立為一種藝術，不過附屬於刻板的書籍上，這現象到後來即使雕板進步到何種樣子，發達到怎樣程度，以及明萬歷間朱墨套板的產生時，刻像還不見有單獨的印

張。在外國也是一樣的，他們的木刻據說是由中國傳去的，在十四世紀時，他們書中已經有木刻的插圖。同時還有單幅的紙牌，是利用木刻刷印的。那也許是木刻的先聲了。但真正的創作木刻，在十九世紀才盛行。回顧我們國內，那時的人民不但對於木刻沒有欣賞能力，即是雕刻的人也不懂得這回事。奇怪的是：中國先有了木刻，被外國人學了去，又由外國介紹到中國來。好像木刻藝術純是一種「舶來品」了。

這點歷史關係得弄清楚，木刻乃是中國古代已有的一種藝術，在歷史上有它的地位。在舊籍裏一定可以收集許許多多有關於它的零星資料，來補正上面那一段話的。

既說明了那一點因緣，其次對於木刻藝術的性質也要有個認識。中國古代書中插圖的木刻是真正的木刻嗎？不是的。現在所謂木刻，是指「創作板畫」而言。「創

「作版畫」和「複製版畫」是相對的名詞。都有理由。却都不是今日的歷史木刻，時代。

中國古代木刻只可以說是「複製版畫」，因為雕刻的工人並不懂得書籍的內容和圖畫的意義，只不過是照樣刻下一幅圖而已。「創作版畫」就不同了，一個藝術家觀察了一件事物以後，腦中便立刻產生了一個畫面，在理想中已經把圖構得非常精細了。然後就直接刻在木版上，或是先畫在木版上。圖是作者自己想

的，自己繪的，而且要自己刻，自己印。這樣出來的作品是創作的版畫，也就是現在的木刻。這種木刻多半是單幅，而且多半是現實的體裁，所以名其為創作者就是說明了它並不是複製的，也不是模倣的。

「歷史木刻」在內容的取材上當然是歷史上的故事，也許是複製一張人物像。可是在技巧上就必需是現代的，進步的，所以它不是「複製版畫」而是「創作版畫」了。

歷史木刻較詳的說明，不是這裡所能說及的。關於它的取材已做過一次空泛的論述，這種木刻為什麼現在有人提倡和努力而又為人所注意呢？

中國木刻運動實起於一九三〇年。開始介紹的是周樹人先生，那理論還是來源於日本。在日本出版的世界美術全集裡有很多東西洋的版畫。木刻被介紹到中國後，有些青年就組織研究會，參加雕刻的學習。幾年來可以說是多半注重在內容方面。技術則置在次要的地位。所以每每見到創作木刻時，感覺體裁的同一。這一方面的偏重並不是很好的現象。自然，一個時期裏需要注重在內容上的，到近來才是略重研究技巧的

「史料」的意思，所以「歷史木刻」可以解釋作中國已往所有的木刻，現在蒐集在一起。或是把那些木刻複製過來，或是拿現在的方法刻製古代的歷史，或是將歷史上的故事現代化。這幾方面的聯想

木刻技術的學習，似乎一般人都重在西洋作品方面。無論精細與粗線條的雕刻全模倣西洋。對於原始的中國作品則很少有人注意。歷史木刻的倡導可以說是純中國的。要在中國古代木刻裏學得雕刻的方法，這是歷史木刻最大的功能了。

王青芳先生近來着力於這種工作。由他的作品可以證實了這些話。他刻製的人物像，完全是歷史上，傳說上的人物，來源是過去書中的插像，或是人物的畫像。風格也模倣着古代的雕像。再加上自己的創造。這實在是一種最值得注意的事。歷史木刻單獨成立為專門的木刻藝術這是一個開頭。

這一篇論述，是空泛零散的，不過為歷史木刻作個說明。知道它是中國特有藝術之一，應該加以提倡，同時又是新興的創作版畫。綜合來看，是雙方面兼顧的。許多人不知道這一點，以為歷史木刻是複製中國古代的作品，或以為歷史木刻在創作版畫上不足重視，那到是個錯誤了。

## 曹禺的三部曲及其演出

司徒珂



## 「雷雨」「日出」及「原野」

在十幾年前萬家寶(曹禺)先生的聲名已經馳聘於華北劇壇上了，那時他領導北國唯一話劇團「南開劇團」演出了許多的名劇，社會上對於他的導演技巧，無不稱讚。萬先生不只擅長導演，筆者在二十五年秋曾親睹他主演的「財狂」，便知道他領導俱精的天才，無怪一般評劇家說中國只有兩個成功的演員「南袁(牧之)北萬(家寶)」。

萬先生更不只擅長演戲，及導演，而且他是近年來中國劇作界唯一功勳者，他的三部曲「雷雨」，「日出」，「原野」問世以後，使劇本饑荒的劇壇，獲得珍貴的糧食，由於劇本本身的成功，及演出者的努力，使社會藉此三部曲而對話劇萌生良好的印象，對於這偉大的功績，我們從事劇運者應抱十二分敬意而感激。

這三部曲都已在全國各地公演了(只原野尚未在北國演出)但劇本的偉大

含意，往往被一般演出者和觀衆所曲解，甚至辱沒了作者的原意，這的確是一件極值得重視的事。筆者願在這里將所見到關於劇本及演出方面數點，與諸話劇同志作一商榷，希望今後演出者領略個中深意，而能表演生動，另一方面更希望一般觀衆對原劇作一番認識，不致曲解事實，不過筆者所見亦甚浮淺，尚希讀者諸君有所指教，

× × × × × × × ×

「雷雨」是曹禺步進文壇的第一聲響，正如劇本的名家一樣，它是中國戲劇界久旱後的一場雷雨，雷雨的成功，一方面技巧上的成熟，一方面是意義的深遠。一般人都以為「雷雨」是一部「家庭倫理劇」，所表現的是「報應循環」的故事，再進一步說這是一幕大家庭的醜劇。我們認為這些說法都有商榷餘地。固然雷雨的故事是以周樸園的家庭

作中心，彷彿所表現的是他們一家的醜事，而且在報應循環因果關係下進展着劇情，凡是這樣看法的人，他們只看到舞台上表現的故事，沒有去深思劇本的深刻含意。

一般富人的家庭中常常要演出「婚變」的故事，這不是受「歐風」的影響，更非像一般人所說的「人心不古」。婚變的發生是由於婚姻制度的不良，和社會倫理觀念的喪失，愈是富人的家庭，由於他們金錢的作孽，愈容易形成不合理的婚姻，按周樸園一家來說，周樸齋因為「另有新歡」而把侍萍遺棄，但他又不能給他第二個夫人繁漪精神上的滿足，當然這時年輕的主婦要把她的感情寄托在另一個人的身上，如果她沒受過教育也許有更卑鄙的事件發生，我們當為他鍾情于大少爺——萍，是必然的結果了。在大，二少爺來說呢，他們日常

所接觸的多是矯揉造作傲慢豪華的貴小姐，對於天直樸素溫柔體貼的四鳳當然要有好感的，這種三角戀愛該說是社會制度不良而造出的結果，而不應當斥為「亂倫」的勾當。

我們如去追尋此劇的深意，應注意到三十年前的故事，周樸園遺棄了侍萍那才是一個重大的倫理問題，如說雷雨是一部倫理劇的話，倫理應指周樸園遺棄侍萍的不道德，往往一般人把這一點給忽略了。

因為魯大海代表工人向周樸園交涉，有人認為曹禺是同情勞動階級者，其實藝術的價值本在表現真美善的理想，魯大海是坦白的熱誠的，比起奸滑老獪的周樸園當然他是應享受社會的同情的，魯大海可以說是作者藉他來向黑暗社會作一個痛擊，演出者和觀眾對這個角色都應特別注意一下。

一般的演出往往忽略了以上的幾點，把一個社會問題劇當作家庭倫理劇，於對於往事的敘述和劇中的許多伏筆如四鳳的起誓，魯媽的入周宅，周樸園的憶往事都是劇中極精采的地方，都不注意。却只注重魯貴的滑稽表演，四鳳與萍的戀愛，這未免是輕本重末，尤其對

於魯大海一角一般人認為他不過去一個粗魯正直的硬性小生而已，其實不然，因為劇作者的許多心語都藉他來發揮，扮演此角色的演員要特別注意到這一點，如何表現他的坦白，熱誠，勇敢，正大光明的性格，在自然中能激動觀眾的同情與欽佩。這齣劇的成功便可以得到了一半，如果飾侍萍和樸園的兩演員，能把三十年前的故事很清浙生動的介紹給觀眾，那麼這樣的演出才能達到全體的成功。

× × × × ×

「日出」在這三部曲中，意義是最偉大的一部。曹禺先生把資本主義及封建勢力支配下的都市社會的醜惡完全揭穿。在日出中活動的人物什九是在污濁中鬼混而沒有靈魂的人，他們永過着黑夜一般的生活，「太陽出來了，黑暗留在後面，但是太陽不是他們的，他們要睡了。」在他們生活中，充滿了懺悔心，欺騙，陷害，壓榨，剝削，逢迎，出賣靈魂，種種的罪惡，這也正是近二十年來中國都市病狂的表現吧！

作者是痛恨着這黑暗勢力的，但他並不像一般劇作者一樣把一個可咀咒的人物，用一個實體角色表現出來，他却

用一種隱暗的方法，使這主要的角色，也可以說是社會黑暗的勢力——金八——並不出場，在舞台上活動的却是受着金八支配愚弄的人物。而且他利用一個交際花陳白露的新生活作中心，把其他人物藉着他們和陳白露的聯繫而介紹出來，如有人認為日出是表演一個交際花墮落而自殺的故事，或認為是男女兩主角——陳白露和方達生——的戀愛故事，那都是曲解了劇情。

在演出時極容易感覺到的困難，就是容易被人誤會，這是在扮演淫穢的把戲！尤其是第三幕是全劇中最生動的一部分，那裏有被犧牲者破曉的哭嚎，更有作者同情的眼淚，但是觀眾却不去注意這些，如果觀察程度淺薄的話，他們會把日出當作一部嫖娼介紹戲，甚至由於他們受了封建思想的薰染，竟喪失了同情心，憐恤心，而認為這是很平凡而且好玩的把戲，如果演出者得到這樣印象的，那麼整個的演出是毫無價值可言了。他們不只辱沒了作者的偉大意念，而且對於劇運無疑是作着摧殘的工作。

前年的春天，筆者在天津就看到某劇團這樣荒謬的演出，所以才有如上的感想，同時更希望今後劇壇不致有類似



### 讀者通訊

的情形發生。  
沒有瞭解，沒有同情的演出，便是最失敗的演出。

「原野」是曹禺先生突變作風的第一個嘗試，「雷雨」是以家庭為中心，「日出」是以社會為中心，而原野則是擴張到「原野」去了。這劇所表現的是復仇的故事，從第一個主要角色的名字也不看出作者的心意，「仇虎」就暗示着「仇」意，仇虎和他父親被他乾爹陷害，他妍靠了他乾兄弟的媳婦——金子，他想報殺身的私仇，他乾媽爲了殺他而誤殺了自

#### 編輯先生：

很高興看見中國文藝的出版。內容取材在方面的龐多，是向來少見的。我個人除了慶幸得着這麼一個難得的期刊同誠心地祝她茂盛生長外，因爲編輯先生表示是願意接受批評的，所以把第一遍看過以後要說的話，不客氣的寫下來，編輯先生也許會覺得批評的不算可笑麼：

(一) 通篇的文字，排印上，行間加修稿多，以致頁面顯得鬆鬆的。如能弄得像從前東方雜誌的樣子，不單看上去好看點，而且東西也可以多容納好些。

(二) 像二三——二五頁「西郊雜記」的文字，雖然著者稿上沒有把每兩段用符號分隔，編輯似乎有這義務替他這樣作。因爲既是「雜記」之類的每一段寫一種感想，而排印上不將牠們分開，很容易叫讀者用看論

己的孩子，(這裏不見得是循環報應)仇虎又殺了他的乾兄弟，最後在官警的槍彈下拉着他的情婦逃入了原野的森林，在他臨被逼而自殺的當兒，他囑咐金子說：「叫你肚子裏的兒子，替他爸爸報仇」。這整個劇中充滿「仇」的氣味，也許是作者在向這黑暗社會咀咒吧，也許他認爲世間的「仇」是不能解了的吧。那麼人類的屠殺的悲劇也就扮演無窮了。

彷彿這劇本的含意就只這樣單純，作者特別注意到的是技巧上的問題。「原野」的技巧較前兩部有極顯著的進步：角色個性的奇特，對白的鋒利，情節的變幻，尤其是利用天然的景物作背景，使話劇由舞台而遷移到廣大的「原野」中去，這種大胆的嘗試其更值得欽佩。

文的心情讀下去，而結果發生詫異。

(三) 引論到外國人物，最好把原名也附印上。談起來這又是編輯的責任。譬如三一——三四頁「羅斯金傳」，通篇沒有寫出羅斯金的原名。羅斯金並不像拿破崙那樣有名，並且「羅斯金」三字也不像「約翰」兩個字樣的在中國人腦中那麼容易反響出相當的英文名字。遇到這種情形，似乎編輯公應該不客氣的替原譯者加上 John Ruskin 兩字在譯名之後面。這是便利讀者的手術，並不算編輯對著者冒犯或是濫越。

(四) 上下八英寸的頁面上，用兩欄或三欄最合適，八九—九二頁的通幅整版的印法，讀的時候不大方便。

這四點就是所要說的話，對一般讀者說，這不免有人要認爲是吹毛求疵並且不重要，但是編輯先生也許不這樣吧？祝

您健康！

劉公邁 九，九，

# 愛 美 之 夢 (續)

(5)

我疑妳是月裏的嫦娥再世；  
我疑妳是希臘的維納斯再生。

△ △  
妳纏綿的天真，  
是妳自然的心情；  
妳嫣然的笑容，  
是妳詩意的青春。

△ △  
呵天真，心情，微笑，青春，  
妳沉醉了我如痴如夢的心靈。

(6)

微笑，妳嫣然的微笑；  
妳嫣然的微笑裏，深藏着我的墳墓。  
茫茫大地，  
何處是我歸宿。  
微笑，微笑，微笑，  
惟有妳嫣然的微笑。

(7)

妳柔情如水的心中，  
已滲透的流出澄淨的愛泉；  
我願她流到天上，  
我願她流到人間。

(8)

太空點綴燦爛繁星；  
海洋波濤照遍刀光如銀。  
我搖盪的心旖，  
充滿着歡娛的愛情。

(9)

初升旭日的霞輝，  
好似妳熱愛的光芒；  
我蓓蕾的心花爲妳怒放。

△ △  
北海瓊島春陰，  
如何的清芳幽靜；  
是春陰還是妳的情影。

△ △  
黃鶯兒歌唱梅蔭，  
啼進我春眠夢魂；  
疑是妳在我夢中妙弄清音。

(10)

我這幾日的心中，  
無時無刻不貯藏着妳的芳容；  
一花，一木，一草，一石，  
都好似妳的情影在那兒浮動。

(11)

妳是音樂的家庭，  
妳陶醉在音樂的環境；  
所以我近來呵，  
分外喜奏提琴。

△ △  
在片亞娜中看見了妳的芳魂；  
我一聽見樂音就顫動了心琴。  
妳這樣的高興練習片亞娜，  
將來定要請妳給我伴奏懷娥鈴。

(12)

我們在愛的樂園，  
春光中和奏愛與春及花的妙曲。  
這是天上的幸福；  
還是人間的幸福？

(13)

流星由天際殞墮；  
絕崖向海中崩落。  
旖旎的春光，  
變成慘淡的天和。

(14)

當這紅嬌綠媚的時光，  
月下花前正好痛飲佳釀。  
這十餘日妳奈何留滯病牀？  
滿園的春色都爲妳無語凋喪！

(15)

樓頭杏花空自飄揚，  
默默對着春風感傷；  
陣陣的落英好似血淚一樣，  
一番飄零又歸土壤。

(16)

我有時也想描寫這可憐春光；  
可是呵，那裏有這番心腸。  
現在我的精神嚟，  
成日裏也好似睡眠一樣。

△ △  
我有心探詢妳的病況，  
可是呵禮教築就了一座高牆；  
我們是兩地參商，  
天際的銀河攸遠渺茫！

—完—

( 兼 我 )

# 懷 憶

## 花 野

一

天空散漫着繁星，  
像飛螢，燦爛，晶瑩，  
皓月清明，圓如鏡，  
萬籟一切是無聲，安靜。

三

翩翩，像是天上神仙，  
妳獨泛一葉扁舟，到我面前，  
模樣兒依然是舊日般嬌妍；  
我枯滅的心田，又煽熾了愛的火燄。

五

倚着妳髮角，唱着相思的情歌，  
妳輕輕的低聲兒附和，  
任船飄搖去追逐碧波，  
我們又重溫着這久別了的愛河。

二

從窗櫺鑽進一片光華，  
微風習習掠動帳紗，  
似海面擁起一層浪花，  
我渺茫的隨着它，飛到天涯。

四

我憧憬着早晚妳要來臨，  
慕的一見，慰我愁襟，  
縷縷相思恨，難譜入瑤琴；  
獨吟誰解曲中心！

六

感激妳重臨的心情，使我悲哽，  
淚珠兒浸透了枕，我覺面頰冰冷，  
世人呵都沉醉在甜蜜的夢境，  
惟我撲朔着這迷離的憧憬。

是在海邊，  
晚霞輝映蔚藍天，  
天，海，啣連；  
是雲，是煙，難分一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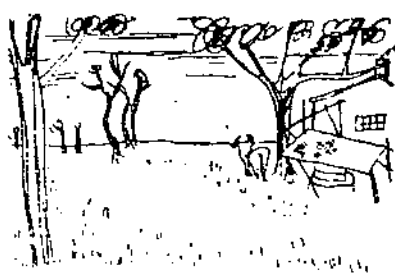
我倆攬腕情談，  
是蜜樣的甘甜，  
是醋般的辛酸，  
契闊着別後地北，天南。

看！天空散漫着繁星，  
像飛螢，燦爛，晶瑩，  
皓月清明，圓如鏡，  
萬籟一切仍是無聲，安靜。

是在叢林，  
煙靄迷濛，葉露滴淋，  
蒼鬱昏冥，一陌濃蔭；  
傳來我所熟稔的聲音。

訴不盡的愁腸，千萬千，  
情意綿綿，  
緊偎着香肩，  
呵！妳瘦減了的容顏；使我更加愛憐。

從窗櫺還射進光華，  
微風習習掠動帳紗，  
似海面擁起一層浪花，  
我又隨着它飛到天涯！



# 我不需要朋友

周 貞

我不需要朋友，

這一夜的月色特別皎潔，

友誼和溫情正是一杯毒酒，

我碎了的心漸漸凝結，

飲了這醇紅的酒呵，

凝成了一個完整的心；冰冷而又堅硬，

麻醉了身體心靈，麻醉了兩足兩手。

除了我生命的火焰，不能夠煽動。

我也曾有過友人，

我不需要友情，但我需要仇敵，

我曾對他吐露了我的真心；

敵視的眼光，更比撫慰強而有力。

但他呵，他微笑着將我的心撕成碎塊，

我寧願在敵人刀劍下漸次長成，

它永也不能完整了，凋零殘敗。

沒有光，沒有熱，沒有愛情。

我更覺得孤獨，

我不需要朋友，

我只是默默地在月下踟躕，

友誼和溫情正是一杯毒酒，

我不知道周圍的世界何等廣漠，

沒有內心的掛慮牽牽，

更不知道這搖搖的星光墜落何處。

我麻醉了的肢體才能復元。

戊寅立秋日作  
傅 嵩 楮

客裏光陰愁裏過，  
簾花醉影靜婆娑。  
素琴彈罷知音少，  
詩句入秋瘦帽多。  
三尺青萍沉匹練，  
一簾淡月挂烟羅。  
韶年飽盡滄桑眼，  
痛哭蒼穹起嘯歌。

一年一度怯秋風，  
身世年來感喟中。  
清簾搖雲憂瓊珞，  
寒蟬咽露抱梧桐。  
平添涼意連宵雨，  
引悟前因遠寺鐘。  
一縷吟魂銷得慣，  
斜陽烟岫入簾櫳。

梵  
香  
吟  
草



## 對於「中國文藝」的希望

上海 蘇 崑

編者先生：

這的確出乎我們青年讀者意料之外的欣幸，使我在南國的上海街頭書店裏，發現了這本內容這樣充實，格式這樣新穎的文藝刊物——中國文藝。

這兩年來的出版界，可稱寂寞到頂點了。這裏有一個比喻：好似我們昨天住在花木叢都美麗的花園，今日失迷在一望無垠大沙漠，不但美麗的花兒難得看到，就連一根細弱的綠草，也難得看到了，我們這種寂寞，這種悲哀，這種孤寂，祇有曾經略過的總能領略這種苦況。

中國文藝的出現，使我們在廣大無垠的沙漠上尋覓着美麗的花園，它給予我們精神上的安慰，真的是沙漠甘泉，使我們把昨日的孤寂，悽涼，完全忘掉。

在過去，上海的出版界——尤其是文藝刊物，不能算是寂寞吧！但是經過兩年以後的今日，那種感況幾乎是一蹶不振，我們忍耐着，期

待着，但是終於使我們失望，由去年冬天到今年

秋季止，雖然我們發現一些畫報式的小冊子，翻來翻去，覺得它雖有華麗的外形，却缺乏充實的內容，都不過是一些電影明星的私生活照；小姐們的起居注冊；甚至於美國「羅斯安普斯」星期漫畫，也整個的剝脫下來，我們覺得這種東西，也不過供給一般公子哥兒，和一般富家女兒的茶餘飯後的消遣品而已，它對於中國的文學，藝術，以及整個的文藝前途的使命上，可以說是毫無裨益的，它們的效果，尤其最也不過使人們流於奢靡之途而已。

好了！這次中國文藝的誕生，可以說是完全償補了這個缺欠，尤其使我們驚嘆的是：一向成爲上海刊物銷場的北京，這一次却佔了老大哥——上海的上峯，截至目前，上海還沒有這樣一種完備的文學藝術綜合雜誌刊物出現。

貴社這種腳踏實地在文學園地的開拓工作不論任何方面，都是值得我們做讀者的同情的，故

## 海外文壇動態

謹將下面的幾條海外文壇消息，報告給關心文藝界動態的讀者。

### ◆ 陳 迎 ◆

#### 林語堂在美走運

#### 又有新著作問世

林語堂自從携眷赴美後，因為文筆幽默生動，而且是以真正的中國人描寫真正的中國事情，所以極受讀者歡迎。

他的「生活的重要」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一書，在一九三八年度，美國一般讀物（小說以外）的銷數中，竟佔第九位（首席是飛行家林德伯夫人的「聽風」(Listen! The Wind) 壓倒了代爾卡尼基的「處世奇術」(第十三位)

此，我也不揣冒，把我個人對於貴刊——中國文藝——的一點見解寫在後面，算做我贈給這個可愛的花園的一點紀念品。

內容包括：目前文壇之建設，作家創作經驗之態度，及世界文壇大勢的鳥瞰……片段等。文學園地開拓，切磋，諸問題。

(一)關於取材內容，在質量雙方，都很可觀，散文和創作兩欄的作品，多清美可喜周作人和張我軍雲蘇，調滄子諸先生的大作，使我們百觀不厭。關於國學的大作，謝剛主和孫海

(二)我們所最希望的，在每期應登兩三位世界文學家的評傳，這是絕對不可缺少的一門，翻譯也好，創作也好，總以史料豐富，條理分明為合適。

波，予向諸先生的大作，非有國學素養的人，決不能作到那樣的切實詳明。

(三)貴刊創刊號雖曾刊載了譯稿，但對於世界文學名著一類，尙付缺如，以後，似宜增加一門，每期一篇最好，但分期連載亦無不可。

(二)關於趣味一方面的作品，我很愛讀「巴黎的夜生活」和「阿美利加婦女關於「美」的消費」和「有名的初會」……等篇，這幾篇文字內容都非常有趣，譯筆的流利，尤其餘事。

(四)國內及國外文壇消息，應該增加一欄，這一門無形中能給雜誌增加許多活氣。

(三)關於「時裝介紹」，「現代繪畫」各門，都富有時代的感覺，這類作品，希望每期繼續。

(五)關於時代知識，家庭生活，一門。最好取材於美國的「讀者叢刊」，或「生活」，「時代」，等刊物，內容當更可觀。

以上，不免有人說我是偏於讚頌的。那麼，難道我對中國文藝就沒有一點意見嗎？我為了愛護它，所以粗略想起幾條，寫在下面：

上面是我隨想隨寫的一點小小的意見，至於正確與否，自己沒有把握，我為了愛護中國文藝的動機，不自量地寫出這些廢話，想先生們不以我「吹毛求疵」吧！就此，願頌

(一)以後每期，應在卷頭寫幾段文學評論，最好字數不要多，大約在三四百字為佳，

蘇 崑 謹上九月十五日

上海愛文義路蘇宅

與希特勒的「我的奮鬥」(第十四位)。真是爲中國人揚眉吐氣，該書係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由雷奈海格公司出版，每冊定價美金三元，現在合中國錢約五六十元，一本書真抵得貧家半年糧了。

林氏在美除了爲報章雜誌寫稿子以外，近來並應電影公司之請，爲莎麗澄波編了一個劇本「小匠人」，想來此片出版以後，林氏聲價當更增十倍。

最近據紐約電訊傳，林氏又有一部新著即將問世，該書已定名為 *Moment in Peking*，係用英文書寫。關於體裁方面，據電訊中說，是採取中國舊式小說的結構方法。或者竟用章回體亦說不定。書中是敘述自一九〇〇年拳匪之亂至目前戰事這個長時間中，北京的形形色色。現在正在撰述中，並已由紐約的約翰代圖書公司預約版權，大概本年底即可出版。

### 火野葦平所得稅

每年竟達萬餘元

日本文學家火野葦平氏的名著「麥田裏的兵隊」與「土與兵」兩書，在日本各有幾百萬冊的銷路，已成近兩年來最受讀者擁護的作品。據日本出版界的意見，這兩本書所以受歡迎的緣故，除

## 讀「中國文藝」創刊號後

北京 格爾

誠然，文藝刊物是需要「讀者編者作家」三位一體的，刊物的生命，就是維繫在這些上面。然而讀者的求知慾常常是那樣的熱烈，假如編者隨意給他，他就曾很急迫地吞嚥下去，消化的程度的好壞，就要註定在作的產品上了，作家的產品全要看到他的出發點。

「爲藝術或藝術」者的產品，自然包括了偉大的思想，或原理的承認，包含，或解釋。時代精神底分析。人生的使命。同時還有高尚的理想與永久的情緒表現，這樣才使讀者更明白，更圓滿地理解所居的世界(客觀)感想，更會把讀者們引導離開這世界的(主觀)空想，這樣才算無上佳品。

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常常是影響了作家的立腳點，這樣就會有不顧實際的幻想；有的就是「爲人生而藝術」了。環境的另樣，作品自然就要走到另個極端裏。

居友說：「文藝是舊社會的改革者，同時

有新社會的創造者。」

這樣我們更應該知道文藝使命的偉大呵！關心文藝地人們，都在大聲疾呼着文壇沉寂！有的在埋頭苦修苦鍊，有的在大量生產，不過偉大的作品是包括了幾種原素：(1)如作家對於人生的積極態度。(2)在實踐的奮鬥裏所積蓄的生活知識和經驗。(3)到了意識地計劃寫作的時候，却不能只是完全依靠自己底記憶，技巧上底虛造，作家必須把他根據那來的創作的生材料，做個詳細調查，慎重地研究。(4)最後是作家底想像作用。

北國文壇沉寂，不是我們空喊能挽救過來的，我們自命爲振興文藝的先驅者，應該慎審自己努力的程度，和寫作的經過，我們就知道沉寂的原因了！

中國文藝的產生使我們應該驚醒了！我不配來批評，只是很愉快地寫出自己的

讓後感。

了因爲著者的文筆生動流麗外，主要的原因，還是在取材迎合日本民衆的需要。因爲在後方的民衆，當然個個關懷第一線的實況，不過每日看了新聞記者平舖直敘的戰報，總覺得不滿足。於是火野氏以文學家的筆觸，寫出文學家的感慨與經歷，自然會受歡迎了！

火野氏不但因這兩部書成名，同時還面團圓成了富家翁。據同盟社的報告，本會計年度，火野氏繳納的所得稅，竟超過一萬一千五百元。在福岡市管區內的若松城，與各大實業家，財閥並駕齊驅，列爲第六名。其筆耕收入之鉅，自不難想像了。

### 「荷花開」已出版

#### 記述西太后軼事

英籍文學家喬治蘭心 George Lan-cing 氏，最近寫了一套三部曲，其第一部定名爲「荷花開」 Lotus Blossom，是描寫中國女傑西太后的事蹟。已於本年七月十日經倫敦羅伯海爾公司出版。蘭心氏爲搜集此書的材料，去年曾在北京住了一年之久，他的中國名字是藍兆基。據說所得的資料很豐富，而且有許多是未經發表過的。據倫敦消息說，原書名 Lotus Blossom 是指西太后最寵愛

文藝刊物在北方產量上，實在追不上孤島的上海，不論在產量上，印刷上，都是望塵莫及。於是，在北國只是變成個販賣刊物的市場了，在最近兩年來有些刊物產生，不過，都是爲滿足某一部份讀者的渴望，文苑的產生，震醒了文藝界，然而，每期的產量只有二三百本，實在變成了非賣品，與大多數讀者似乎脫離切實關係。實在，他們的內容，都是非常豐富精煉，很有過去文學的格式，朔風相繼產生在最早，不過他的風格已經失去論語味道了，

#### 中國文藝創刊詞會說：

「水雖善能活人，同時也善能殺人，文化也是一樣，苟不善融洽而治理之，即文化之流毒也不下於洪水的禍害。整理舊文化和創造新文化的確是目前的急務，但是這並非空談得以實現，必須要有實踐而後能見效的。」

這個立腳點真是千真萬確。我們希望永遠這樣切實做下去，因爲這種使命偉大。我們只有敬佩，和慶幸。

相信他能振興北國文藝界，使他們能得到更生。

在內容上實在夠富麗，夠嚴格，同時在印刷上都有了最大革新，北方的刊物總是帶着小

家碧玉的風味，現在却是改變了。不過，我們不太注重浮飾的外表。

他的誕生，啓發了新進作家的努力，滿足了讀書們的渴望，飢荒，這正是一個初生的植物，這個應繳的芽兒，需要大眾的灌溉和培植，我們祝他萬歲！萬歲！

有裏，就有貶，只是一點私見獻給他！

刊物的價值，完全是在實質方面，有充分的供給，才會有綿長的生命，不過，質量的充實，決不是要包羅萬象，更不是體體自家。我們的求知慾，驅使我們在得着最精練的結晶品，假如爲逢迎那樣多喜好的讀者，也只有平平庸庸，好在，中國文藝是包括了一切藝術。

在翻譯上應該有大量的世界傑作供給。更無妨另闢一欄，做個世界名著的介紹。

中外文藝界的動態，更應該有所報告，西歐東亞各國文藝所走之動向，文藝界的珍聞，和動態，過去名作家的軼事，都是很美的材料。

文字稿件方面希望注重切實的人生，民間深刻的痛苦披露這些文字總比風花雪月真實

讀

者

呼

聲



的一個太監的名字，想來當是李蓮英了。書中對於李蓮英怎樣協助西太后，西太后怎樣寵信李蓮英的情形，敘述頗為詳盡。同時對於英法聯軍劫掠焚燒豪華的圓明園及頤和園的經過，記載亦極仔細，可以說是全書的趣味的集中點。

### 聖經在德國銷路

#### 數目已逐年增加

在美國的一切讀物中，若干年來，總以聖經的銷路佔第一位。雖然近幾年來在青年界中已漸漸有衰落的傾向。不過聖經在德國的銷路，却不很盛旺，這是因為國家政策的原故。因此非洲通訊社最近遂有「在柏林書店中找不到一本德文聖經」的報導。但是德國的普魯士聖經社已經否認這種傳言，該社說，自一九三二年以來，聖經在德國的銷路，不但不減退，反大有增加之勢。據他們的調查，一九三二年聖經的印刷數目是八十三萬冊，次年增至九十萬冊，至一九三七年已達到九十二萬七千冊云。

### 卡爾克魯的新著

#### 以中國人為題材

在中國居留了二十五年的卡爾克魯氏 Carl Crow，一向做着新聞記者及雜

點，偉大點。甚至有存在的價值。

再希望能夠成立文藝修改部，過去曾有人創辦過，成績如何？局外人不得而知。中國文藝既然負擔著偉大使命。當然，應該訓練新進作家，文藝復興，絕不是一些老牌作家能承擔得起來的。這樣實踐工作的結果：

一、促使新作家的努力。

二、供給新作家的準備。

三、挽回新作家的失望。

至於印刷上，校對上，我們認為非常滿意。編者都用盡了最大苦心，和努力！

我沒有更多的意見來敬獻，謹誠以我喜愛文藝的忠心，來祝禱一個刊物的生命！

x x x x x x

## 讀「中國文藝」創刊號的前後感

北京 彬 彬

「文化」是人類的特有物，經過了幾千年的演變，愛好文化和喜歡閱讀文藝作品，也成了人類的特性，可以如此的，大半因為文藝的產生繫於「情感」，可是由情感而產生的作品，最容易引起他人情感的共鳴，那麼愛讀文藝終於成爲人類的特性。

近兩年來，北國的文壇確實是太沉寂了，差不多人人都渴望着有純文藝刊物的出現，尤其是在夙稱文化城的「北京」裏，這個現象更是顯明，倘若採用「久旱之望雲霓」來描寫這編印的程度，實不爲過。

這是前一個多月吧？我看見報紙上載有純文藝雜誌——「中國文藝」——不久就要發行的廣告，立刻我的內心裏就感到那莫名狀的安慰

與快樂，不過同時又感到焦急又感到害怕，所以焦急的，是因為這望眼欲穿的讀物，不能立刻拿到手裏，暢讀一番；可是爲什麼又害怕呢？這大概是以往的雜誌給予我的不良的印象吧？因爲任何刊物在未發行以前總有些個宣傳的廣告，受了那廣告上的動人的字句誘惑的我常常對它們抱有無限的期望。可是既經發行之後，唉！內容實在是跟以前那鼓吹文字，迥然不同，或者有些塊負衆望的刊物，壽命總是短促，多者四五期。少者兩三期，經過短短的時期，這刊物的名字就成爲歷史名詞，這完全是由於內部負責諸人意見紛歧。並沒有什麼愛護與發揚文藝的堅決意志，而促成發行物的短命，甚至於有藉以出風頭的，更是堪憐，但

誌編輯的職務，是西洋人中著名的「中國通」。他因為居住中國多年，對於中國情形比較熟悉，所以對中國人自然而然的發生了好感。不像普通淺見的西洋人，才來中國幾天，便以觀察透澈自命，從奴視一切的筆尖下，流出辱華的文字。

克魯氏以前曾寫過一部「四萬萬顧客」Four Hundred Million Customers，也是一部以中國為題材的著作，曾極受讀者歡迎。近來他又完成了一本新書，名叫「我的朋友，中國人」My Friends, the Chinese，書中對中國人的個性，習慣，思想以及生活方式等等，分別作詳細的描述，觀察相當的正確，態度亦頗公允，對於外國人瞭解中國人的國民性上，有很大的幫助。

書的體裁既非遊記，亦非小說，而是介於兩者之間的。文筆流麗而幽默，讀起來一點不使人感覺乾燥。同時並附有俄畫家沙波尼可夫的插畫多幅，更給全書增加不少生氣。

這本書對於中國人贈送外國友人，或者留華外僑寄贈本國親友，最為相宜。

### 「乘風而去」影片

正在積極拍攝中

是，我呢，常常因為希望過大而結果失望也很大，在這次中國文藝未發行以前，又看見了宣傳的廣告，並因為這次的渴望很大，那麼我所抱的期望更甚於對以往諸刊物所抱者，所以我怕了，我怕我這次未來的失望更甚於既往的一切失望。

九月一日了，中國文藝創刊號出版了，我急急的不辭辛苦的獲得一冊。首先趕快的把「創刊詞」及迷生君的「關於中國文藝的出現與其他」閱讀一遍，我纔知道本刊物的編者先生確實抱有整理舊文化和創造新文化的決心，更抱有不屈不撓的宏志不顧一切的向前邁進，任何困難不會稍殺編者的勇氣，任何障礙也不會阻止這刊物的發展，那麼我也不再失望了，不會害怕了，又當我看到編後記時，我也連想到在這一切搖動不定時代，來維持一種刊物的發展，實在是艱難得很，所以我有望於編者費最大的心，盡最大的力，來培養這眾人愛戴的讀物，使它能夠達到長命萬年的地步。

在我把這創刊號的內容逐字逐句的讀了之後，我曉得它的各方面都合乎我的期望，不自禁的我就喜歡它，愛護它，不過無謂的奉承，算不得真愛護，所以我不願意在這裏寫些個歌功頌德的詞句，來讚揚它，因為它的好點容易被看到，不需用筆墨形諸紙端，並且堆砌些個美麗的詞句來顯示，它的優點，無的任何人都能看得到的，所以我願意真摯的，誠懇的，

說些對於貴刊和編者的希望，貢獻給編輯者，更望其他讀者，對此管見均莫齒冷。

「文藝」最易受到政治支配，這個道理在貴刊的創刊號中也有人詳細的敘述過，這實在是出經驗與既往的事實歸納出來的大道理，固然「學以致用」和韓老夫子曾提倡過的「文以載道」是不錯的，我們也願意用正大光明的言論領導全國民的輿論，在中國和世界其他各國也曾有著名的作家著述些有作用的文章，可是往往因為這個而影響到刊登該文章的讀物的壽命這個未免太不幸了，所以我願意負責人，對於此點深加注意而使中國文藝永不受政治支配，永為純定的文藝雜誌。

「滿招損，謙受益」是多麼俗的老生常談，可也是進步的唯一階梯，記得過去有幾種雜誌，常自命為空前絕後的獨一刊物，因而固步自封，絕無進益，我希望編輯者最好能盡量吸收愛護貴刊者的意見呵！我的希望是有限制的，當然我不希望那些焦頭爛額的意見也被奉為「金科玉律」甚而受到「踏踏屋三年不成」之說，而我可希望是「取長舍短」的吸收，更望編輯者能參照國內外有名的刊物為借鏡，而盡量去發展「中國文藝」。

我更希望，在中國文藝中，另闢「轉載」欄，專供轉載不很流行的刊物上的優秀作品，或以往的名著之未流傳於世者，當然轉載是一件繁雜的工作，又有些作品根本就不準轉載

讀

者

呼

聲

美國女著作家瑪格麗脫米查爾的名著「乘風而去」Gone With The Wind，自經米高梅公司選為電影脚本後，監製者大衛鍾克，爲了挑選片中女主角史克雷奧哈拉的演員，竟費兩年之久。因爲這部書一九三八年度在美國的銷路，除了「聖經」以外，任何書籍都比不上它，故此大衛鍾克不得不審慎將事。現在經他在幾百女演員中挑選的結果，已決定合英籍女伶薇紋李 Vivien Leigh 擔任。其餘巴提勒一脚決由蓋布爾擔任，愛西雷韋克斯一脚由李斯廉郝華擔任，米藍妮由哈薇蘭擔任。現在拍攝工作正在積極進行中，預計明春即可完版。這一部不朽傑作，在這樣幾個大明星合作之下，大約總不會減色的。

蕭伯納兩部傑作

將陸續攝爲電影

蕭納名著「醫生的難關」The Doctor's Dilemma，已於今春起，由英國巴司可影片公司拍爲影片。主角係經該公司主持人巴司可氏自好萊塢聘請美籍明星擔任，現大部份已完成。又蕭翁之另一傑作「惡魔的信徒」The Devil's Circle，亦由巴氏聘請好萊塢明星留克杜根主演，不日即將開始攝製云。

呢！可是我始終在承認着假如真的理想發現，那真是一個給讀者介紹名作的好機會，同時也是整理舊文化和發展新文化的一個步驟。

尤其是文藝刊物科學刊物或其他刊物中，假如我們出門的時候，攜帶一本文藝刊物，遇到風色好的地方，靜寂的地方，我們很可以在大自然的懷抱中，躺在草地上，讀一兩篇文藝作品，那種幽逸那種快樂，祇能意會，不能言傳，所以我願意文藝刊物具有攜帶方便的條件。

## 中國文壇的慧星

王靜怡

編輯先生：

近年來，北國的文壇，竟現出了荒寂無生氣的景象，雖然有些愛好文藝的朋友，暗中躊躇着，渴望着，希望着在這荒蕪的文壇上，

猛然的盛開他的燦花，現出牠生動活躍的氣息；可是其中沒有一位，挺起胸，創一個新的刊物，充分的表露他們的天才，播露他們內心的情緒，追其畏縮的原因，大概也不外乎環境——社會的不景氣所造成。

在此戰雲瀰漫的世界上，經濟恐慌的情況下，中國文藝月刊，突然的出現了，這不能不歸功於文藝月刊社諸位先生們的熱心和努力，

不容氣的說「中國文藝」是新生的，幼稚的，所以我最後希望愛護貴刊者，共同努力，而使這漂泊在風狂浪巨的海中的孤舟經過有力的掌舵者——編者——的掙扎而航行到風平浪靜，前程萬里的海中，更使這新出現的小星，終能發出燦爛的光芒炫耀於世界文壇。

一九三九年，九月，廿二日，

× × × × × × × ×

這樣不畏縮的創出如此偉大的刊物，供獻給人類，來慰安維繫這紊亂的人心，眞若一劑人類慰靈的妙藥，其功之大，不能形容也。

貴刊內容，非常豐富，然亦均爲吾人之所需，內中之佳作及各種的插圖，實在精美而惹人注目；惟所用之紙稍差，幾乎將其蘊藏之美抹煞，不能充分表現貴刊的壯麗，如能改用較好——原料較高之紙，將更能達到驚人的進步，更希望在其開始，植培得健壯根深，堅起永生無息的精神，完成他偉大的使命。

廿八，九，十二

× × × × × × × ×

# 「淡泊人」被竊

## 一件文藝新聞

陳 綿

今年六月十一日星期日下午一位法國女文藝家陪着幾位到巴黎來遊歷的外國朋友，到魯府王宮 (Musée du Louvre) 法國國立美術博物院去參觀法京對於世界藝術的寶藏。三點五十分這位女文藝家引導着這一隊人去欣賞法國十八世紀的名畫「淡泊人」時，忽然發現這張名畫不見了。起初還以為是送到別個展覽會去陳列，等到找來看管人一問，纔知道這張寶貴的油畫是被竊了。

據看管人說在三點半鐘還看見那一畫好好的掛在原處。一位遊覽人——一個退休的公安局秘書長——也做證說在三點三十五分時他還從該畫前面走過。那麼這張名畫被竊的時間一定是在三點三十五分到三點五十分之間了。

這事發生的前兩天有一個畫家到離近該畫的地方臨寫另一張比較大的名畫，他連來了三次。星期日那天在三點四十分左右他還在那裏，可是到了三點五十分發覺該畫被竊時，那位畫家已不見了。他是不是就是竊盜名畫的風雅賊人？

竊案發覺後，該博物院出口立刻接到了警報，所有院內人員同參觀者都受過檢查後纔得出去，但是沒有得到絲毫結果。這是巴黎雜誌七月份上面的一段記事。

「淡泊人」(L'Indifférent) 是一張長約八寸寬六寸的油

畫。畫中是一位十八世紀常見到的花花公子。頭上斜戴着一頂淺藍翻簷的絨帽，帽簷上裝飾着一朵粉紅色的花；留着金黃色的長髮垂在兩耳的旁邊；大睜着兩隻碧藍色的美麗但空而無物的眼睛；不長不短，不高不低尖兒略微向天的鼻子；兩片又紅又厚多慾善謊的嘴唇；圓圓的臉蛋兒。身穿天青色閃光緞質的短衣褲；領口袖口都飾着寬的花邊；一件暗紅綢子的披肩搭在右胳膊上；腿上是絲襪子；腳上尖頭帶花朵的緞鞋。大張着兩臂，兩邊拈着類似蘭花的指，兩腿並在一起，脚尖一前一後，好像預備着要展開一班美妙靈巧的舞步。背景似平的是一家大府邸的花園，像絨似的草地，短密的樹叢，淨藍色的天空，大概是仲春的氣候。這不是一個壞人但他也未必慈悲。他對着人羣沒有怨恨；但他決看不見也不想不到人羣的苦痛。他只知道玩樂，一肚子才子佳人。但是在情場中失意時，他也決不難過，因為他就根本沒有愛的誠心。他讀書不求甚解，他做事不能負責，他對於任何人物任何環境好像都抱着一種超然的態度，他是一個「淡泊人」L'Indifférent「無差別的，無可無不可的人兒」。

這個傑作的天才畫家名叫華圖 Antoine Watteau (1684—1721) 他是法國北部華郎先那 Valenciennes 一個瓦匠的兒子。

但他不愛瓦刀而愛畫筆。父親認爲他沒出息，想不肯供給他的學費。後來他隨着一個戲劇佈景師到了美術聖地的巴黎。初時困苦得沒有飯吃。他努力不息，替畫店臨寫名畫，廉價出售。他能默記名畫，背臨出來。他對於魯本茲 (Rubens 1577—1640) 的畫非常欽佩，日夜的研究，畫意筆調突然猛進，一乘裝飾的技巧而從事寫實的創作。二十四歲上他做了盧森堡美術陳列館 (Palais du Luxembourg) 的總看管，在當時雖是一個小職位，但事實上就是現在的博物院長了，小小的年紀談何容易。後來

他參加羅馬遊學獎金的考試，結果只考得第二名。因爲他的畫雖然光彩奪目，可是格調上沒有半點希臘羅馬古典派作風，所以未能盡得考官們的贊許。不過法國王家美術院 (Academie royale de peinture) 終覺華圖是一個難得的天才，在他二十八歲的那年選他入院，做一個不朽的院員。

他幼年營養的缺乏，中年的發奮克苦，使他得了肺病。他到英國倫敦去就名醫，反造成了大錯。英倫多霧的天氣那裏能夠對他的病體有益。等到他再趕回故鄉，重溫那舊日的風光，他已是一支殘燭，風一吹光就滅了！這位天才的藝術家只享壽三十八歲。法國在十八世紀承英主路易十四世勵精圖治之後，國基鞏固，國庫充實。豪貴之家多及時行樂。華圖所做的畫，多是此中人的寫照。華圖本身亦與時人同感美景難再，思將極易消逝之情語感寫入畫圖，傳之永久。故



華圖氏作品多青年男女活動的場面。再者當時意大利劇人初來法國，在巴黎盛極一時。他們不用古典作家以故事爲主體的戲劇，而自由地描寫人生。有着特殊的色彩，一說古典的呆板沉悶。華圖的畫調多量地受了意大利劇人的影響。他的用筆用色亦非常地變幻。女人作畫巧於用筆者多拙於用色，巧於用色者多拙於用筆，用筆用色都能精到的，在十八世紀華圖氏可以說是第一人。佛拉哥納 (Fragonard) 尙可以同他一比，至於布社 (Boucher) 格來茲 (Greuze) 諸人就不可

#### 『人泊淡』畫題問之竊被

同日語了。據傳說華圖氏的調色板向不刷洗，油畫也任它積垢。可是這樣配出來的色彩反有着意外的韻味。善讀華圖之畫者，當有同感。並且他用筆向來不描，比起荷蘭畫家力求清潔齊整的派頭又是一個神氣。

因爲論到華圖，我寫了以上的許多，反把被竊的事丟開。現在我們接着再說。巴黎哈瓦斯八月十五日通信：「十八世紀法國華圖氏傑作『淡泊人』雖只有五六寸高可是價值七百萬佛郎，六月十一日在魯府美術博物院被竊者，已於近日由竊犯自動交還巴黎警察廳。竊犯布古司拉佛斯基 (Serge Boussin) 是一個已入法國籍的俄國青年畫家。他說他是華圖氏藝術的熱烈愛好者。他以為華圖氏作品在博物院陳列的位置不得當，他以為『淡泊人』的畫框子也不穩。他竊走後曾把後人在『淡泊人』畫上修補的顏色洗掉，又給它換了一個得一體的框子。並說國家對於美術珍

品的保管不週密，他想這樣給政府一個教訓。布古司拉佛斯基已入監獄。」

這段新聞曾給我們很大的感慨。歐洲各國近年來忙於軍備，對於文化建設多從減略。「淡泊人」被竊後法國輿論界亦曾議及博物院藝術寶物保管的問題。據說法國國家各博物院的看管多係上次大戰後的傷兵，限於經費名額不能多設。往往長至數丈的大廳只能置一個看管人，且有兩廳一看管人者。又因限於經費，至懸掛圖畫牆上面積不夠時，則在大廳沿牆設鋸齒形之雙面看板，將大廳兩邊分成八字佈景式的面積多間。這樣固然增加了掛畫的空間，不過造成的暗角也多了，看管人實在不易照顧。「淡泊人」就是陳列在大廳盡頭的一個暗角，掛畫用的只是一條鐵絲，張幅又小，自然易於被竊。雖然魯府官自多年前萬西(Leonard de Vinci)名畫「若宮德」(La Joconde)被竊後，永無竊案發生，可是也未免太大意思了。現在多人在那裏主張每幅畫後都按置警鈴機關，如能實現倒是一個根本的辦法。不過現在歐戰已起，名畫想已經運到妥善的地方。我又想起西班牙內戰時，多少藝術家冒百死拯救西班牙藝術的寶藏，現多數存在法國。這些都使我感到戰爭多方面的罪過。我們人類什麼時候才能根除了我們的劣性，永遠和平？

這裏還有幾點趣事，若宮德的竊者在意大利被捕時，他說他平凡無能深恐與草木同朽，思借竊畫的事，傳名後世。今「淡泊人」竊者已然自首，當非求利，或者也是為名。據傳說意大利的法官們以為竊者求名，實屬可惜。遂盡毀案卷中竊者的名字，以易之。今則「淡泊人」竊者之名反已傳至東亞，亦有幸與不幸也。

又「淡泊人」復還後，鑑別家細查該畫，發現畫中「淡泊人」頂上空間有小空箏一個，以前被畫框遮住不見。然則「淡泊人」名稱或將改為「弄空箏人」了。「淡泊人」拈着類似蘭花的指，張着兩臂，原來是在拋空箏，並不是做式欲舞了。但是我以為該畫命名當是原作者之意，如細看該畫則「淡泊人」之意反更深切。「淡泊人」漫張兩臂，將旋轉的空箏拋到天空。但他並不注視上方，以求空箏再落在線上。他只隨便地一拋，兩眼還直視向前，也可以說是並不看什麼地方。至於空箏落到何處，他並不顧及。他一時高興把空箏弄旋轉了，隨後一拋了事，這不是十足的不負責的「淡泊人」麼？可是我及覺「淡泊人」頭頂的空箏，好像要掉在他的頭上，那麼「淡泊人」也有着他將來應受的懲罰。世間視人命如兒戲，玩戰爭如空箏的人們，請你們不要把空箏旋轉起來，一拋了事。你們也要提防着空箏落在你們自己的頭上。(完)

廿八年九月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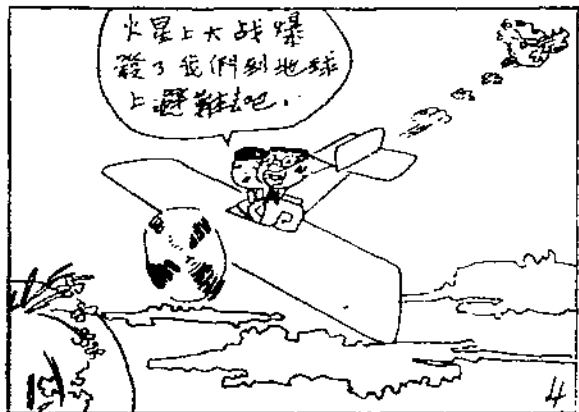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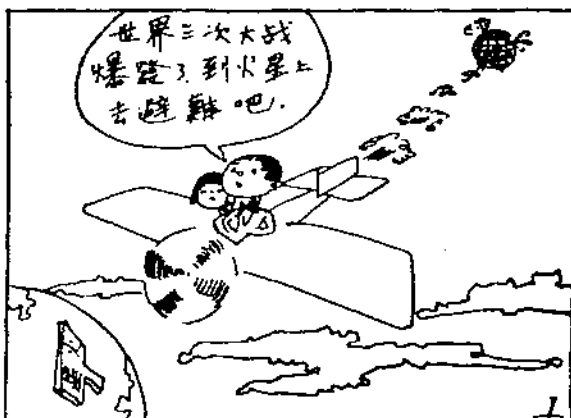
### 江朝宗先生測字

有人以「希」字測問某國要人，測曰：

「十字不正，難布方策，殺機已見，國中壞吏，國內起紛爭，不能獨裁矣，「希」字不可求，中破從此已應，主腦人不能立於世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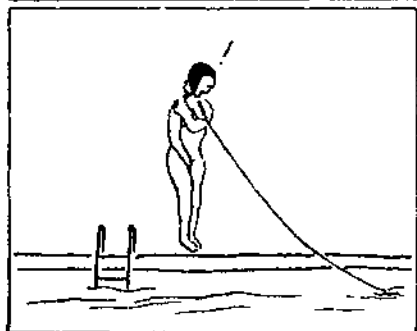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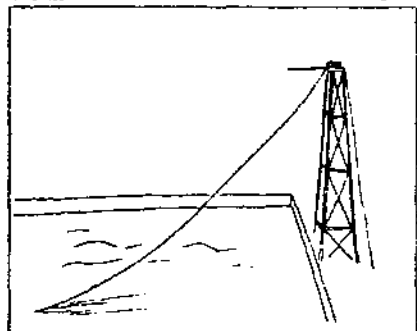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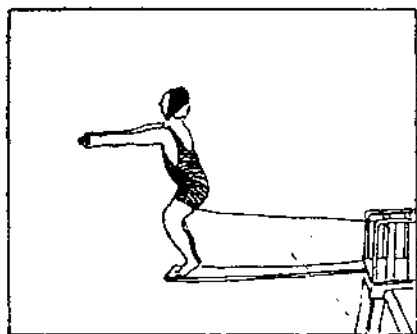
又以「則」字測問某國，測曰：

「目下有人暗通消息，右有利刀形已分裂，國內有人與他國暗通消息，有分裂之勢。」



若干年後

特哥作



新織的游泳衣

秋海作

# 畫 漫



作藤萬

舊厭新喜



黑暗憂愁的鮑爾和美麗快樂如仙女的黛瑞茜一同出遊在「樂園思凡」(Garden of Allah)裏，一九三六年出品。



大家還記得他的引人的茶房頭在 (History is Made at Night)「深夜史密」中麼？一九三七年的片同那年最可愛的明星琴恩亞珊。



鮑爾和黛俄兒朵瑞絲在使人心碎了的「美爾靈」(Mayerling)中一九三五年出品。



鮑爾和克勞黛克爾伯在「惟我世界」裏，一九三五，早期的美國成功片。



和洛麗塔楊在「求聖跡者」中，一九三四年放映他對安娜培拉曾作法文的譯播。



一九三八年同希迪拉瑪在「阿莉嫩愛」(Algiers)(古人名)裏，非常有權威力量的一對，這片是拉瑪銀幕成名之作。

有一次漫長的夏天紐約城裏，六套鮑爾的片子在同時映演，幾乎每個星期都至少有四部他的片子同時在各家電影院開演着。



女人們的甜心

# 查理士爾鮑

我們推舉這位有魔力的查理士爾鮑，因為他總帶着「羅曼蒂克」使人顛倒的風度在每套影片裏，從茶房頭一直到大公爵。

帶 Bonheur) 裏，雖然是裝扮的很豐富可是一切工作全是在不合時的一九三四年的服裝，背景和攝影。然而紐約最好的電影院現在還陸續的演着。

在一個很熱的夏夜中，許多電影院都是很少的顧客，可是發見了六座擠滿觀眾的劇院開演舊的和新的鮑爾的影片來滿足那班鮑爾迷，要說鮑爾沒有魔力——那誰還有？(象超)



鮑爾飾「拿破崙」，嘉寶的「馬丹術流絲嘉」，一九三七年出品，原名「征服」(Conquest) 在北京放映時譯名「拿破崙秘史」。



愛琳鄧和鮑爾在「摩登美人」(Modern Cinderella) 中緊挨相坐的一個鏡頭，一九三九年出品，從「連理枝」(Love affair) 後他們首次的合作品。



銀幕明星查理士爾鮑安全的渡過。

他有點禿頭，不很高，兩肩也很窄，他在體格上沒有克拉克嘉伯爾標準，他的面貌有沈着的法國味的男性美……但絕不是像羅伯泰勒，然而……在電影界浪漫圈裏，他靜靜的，穩健的前進，戰勝了一位位……得到大量觀眾的歡迎。

他不息的，顯然是，當他拍電影時，鮑爾來往如梭在巴黎與荷萊塢之間，一年工夫會織出三部有時四部很好的片子，時常我們計算荷萊塢明星那位是一年中影片獲利最多的大人物。那麼鮑爾的這些現形是最令人滿意了。例如：一九三七年真是鮑爾的飛揚拔扈時代。他貢獻給我們「征服」(即拿破崙秘史) 是同嘉寶演的，「深更密史」和琴恩亞珊合演的。「金枝玉葉」(Tovarich) 與克勞黛克爾伯合作的。他可以給我們很大的信任，他對於女明星能永不失敗的幫助，有三位女士都在美國銀幕上居高位了，最初都是經過鮑爾演片而成名。她們就是黛俄兒朵瑞絲，在出類拔萃片。「美爾靈」中那位女郎。在非常可怕的「戰爭」(La Bataille) 片中的媚兒奧伯爾。和希迪拉瑪在那驚心動魄的「阿莉姬愛」裏的。

關於鮑爾的影片，也許最使人驚訝的特質是牠的無時間性。一九三四年在法國的影片「幸福」(Le

片中悲慘的一個場面。 ↘



非常緊張的一刹那，在非常緊要的影片中「熱帶女郎」。

## 2 "Lady of the Tropics" 熱帶女郎

劇作合的萊泰和瑪拉——侶伴克蒂曼羅的新雙一

# 他們要學音樂

## 「They Shall Have Music」

### 電影新片介紹

超譯

我們的電影欄，取材是偏重於文藝性的，詩意的，有韻律的，讀者看過上期我們選稿態度，一定能相信我們的鑒述。這一期，我們再由浩如烟海的電影園裏，選出兩部富於詩意的，情趣的影片，預先向讀者報告。

### (一) 他們要學音樂

這是一部富於大眾興趣的，而且大家一致稱讚的是。「They Shall Have Music」當譯為「他們要學音樂」，這部作品，是米高梅影片公司出品，將來一定轟動一時，各處爭演的，主演者是提琴名手亞沙海弗支 (Jascha Heifetz)，亞氏在影片中的音樂節奏更加充實，精彩；還有多名天才的少年音樂家，和聰明的青年演員如瓦爾特伯男 (Walter Brennan) 安特瑞莉絲 Andrea Leeds 和周爾麥克考瑞，Joel McCrea 等，不必這些，僅僅「海弗支」和他的凡亞鈴就足以使這部片子非看不可了。

### (二) 第二部「熱帶女郎」

這是一部完全另一種風味的，不是給家庭中小將軍們(小孩)預備的，就是被一般電影迷渴望的希迪拉瑪 Hedy Lamarr 和羅伯萊素 Robert Taylor 的合作品，它的名稱叫做「熱帶女郎」。這部影片也是米高梅公司的珍貴出品，除去富有魔力的希迪外；還有小



亞沙海弗支在「他們要學音樂」中的提琴獨奏。



安特瑞莉絲和兩位小演員在一個音樂學校裏。



兒童們為學校募捐，在碼頭之音樂合奏。



瓦爾特伯男扮音樂教授，金尼雷那德扮少年英雄。

姐們的甜心「羅伯萊素」。在這一部影片中，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它富於「羅曼蒂克」的氣息，同時是一部很悽慘的悲劇，並且十分使人興奮傷感的，片中的配角都是最優越的，以法屬印度支那為背景拉瑪小姐在片中扮演一個歐亞混合血統的女郎，在東方稱她為「飛人魚」這種女子是半歐化，半東方的，可是她不接受這方，也不接受那方的。安德林的設計給拉瑪穿上適合的衣服拖曳着長裙，軟領，長袖，極精緻的繡花頭帕和東方的許多頭飾陪襯着，這些衣的樣式都非常時髦動人，大家相信，這部影片中的新裝一定成為本季(一九三九秋天)最流行服裝的力量。



羅伯萊素和一位歐亞血統的女郎(希迪拉瑪)相遇，互相愛悅。



可愛的希迪拉瑪穿着許多件由安德林設計創造使人迷戀的新裝，在「熱帶女郎」裏。

字

字

字

# 現代之彫塑

美國金門灣國際博覽會建築藝術一瞥

文 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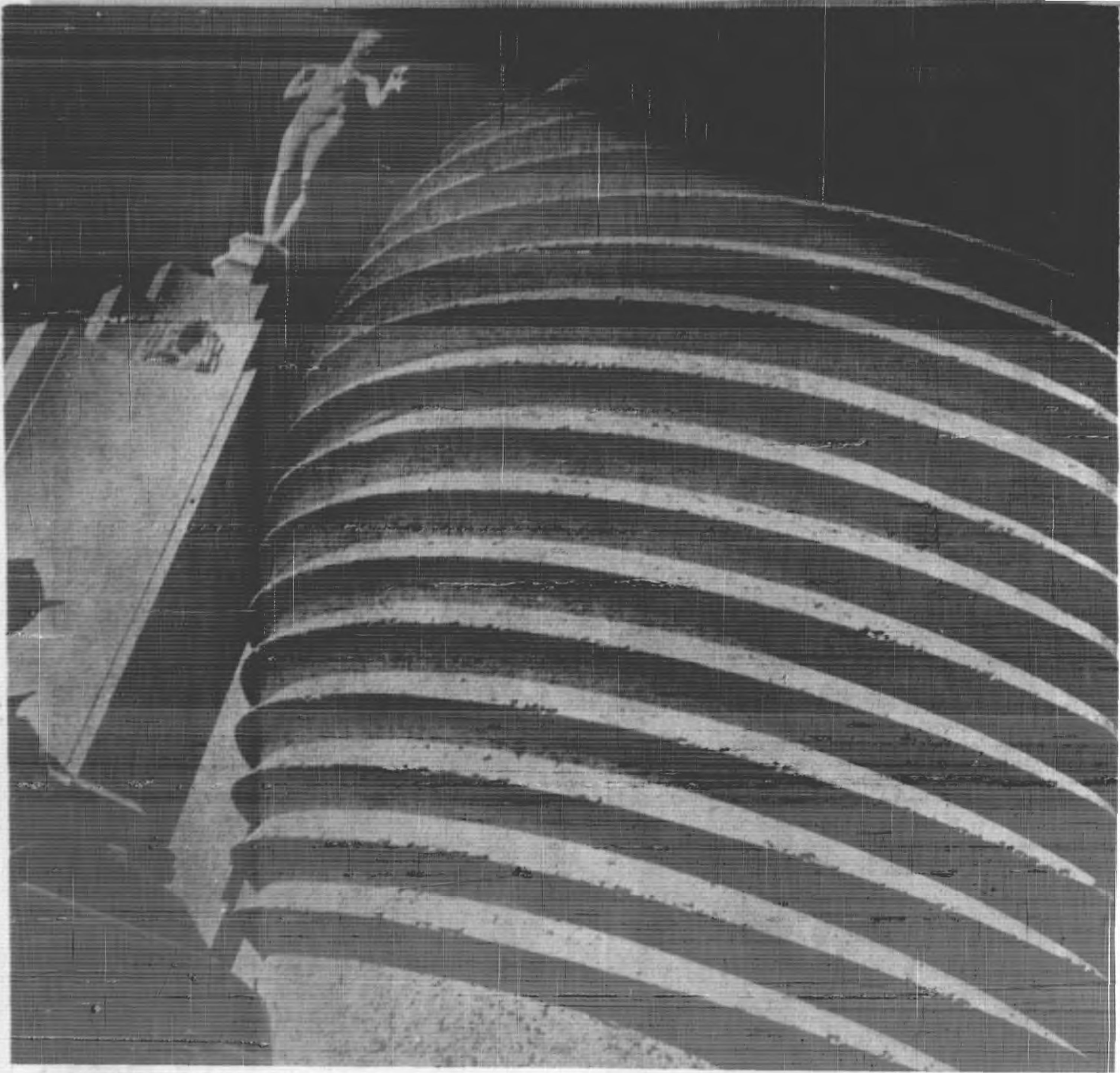
你會覺得忽然來到……：海市蜃樓，皇宮之都殿角樓頭射影在偉大的金門灣上，折回了太平洋貿易風的狂流，吹過來幾乎是有滋養香料的氣芬，有的像希臘雅典的——彷彿是那黃金時代中甜蜜，高深文化和自然美的有力的反映，——花園裏錦繡燦爛的光彩，蔚藍的天空，平靜的海濱，深沉的回音——照耀著這些精美的神像工雕的寺塔，和實業性機械美的用品。

神像，因為牠過度的美反顯得不真了，牠們是太耀眼了，你看時要戴上墨鏡來保護你的眼睛，象胆小的加利非尼人，來抵抗那太美麗的，太好看了，大而發光的白塔。像兒童夢中的天堂尖尖的銀光燦爛的薄片，插入了深穹彎曲的碧空，朦朧的，靜靜的牆壁，帶著有歷史文化風味，排畫出像玲瓏寶塔那樣的層階，明媚的陽光照著半浮動的雕影，配著海藍色的暗陰。圓滑的，尖銳的，有意義的雕樑畫棟，彎曲的拐角，甬路，聳立著想像中的美人，真是自然界裏刺人耳目的結晶，高大番石榴樹皮的細長條紋抱錦圍樹的紫色花朵點綴在牆上，橄欖樹排成了行林，甚至於菜蔬——藍黃雜錯的蔬菜和光彩映人的瓜果——這樣的花團錦簇，使得你不得不眼花撩亂，心花怒放了。

因為各島全是孤立的，所以神像很容易的可以見到，舊金山的或奧克蘭的，你可以沿著海灣橋逐一領略，那裏還有一段斜嶺可以送你到下面海島上，中國飛剪號（飛機名）由東方到此為家的飛鳥，又可以恭獻給你這些神仙們的鳥瞰。在你未踏上海岸前，如果你覺得飛機汽車頭暈，有小的水艇把你渡過。尤其是聯邦的特別建築，四十八層象徵派的樓房，你一定會留戀忘返。（編者按：本文內容係形容國際博覽會建築的全部，本刊因篇幅關係未能全部刊載，只印出其雕飾之一部。）



△ 紐約萬國博覽會會場中之新型雕像，皆為世界著名雕刻家之傑作。



“卡德林的黄昏”，塔级层层，襯托着偉大的神像，富有莊嚴肅穆之美。



聖富蘭西克教的奇異作風的雕像，上二圖及上頁四圖皆為該教堂中之神像。

# 現 代 藝 術

按藝術的進展來講，法蘭西在很久以前就展開她的翅膀了，而聯邦的英國是剛剛脫出了繭子。

法國藝術現在是達到了她的第三次或第四次復興後的最高峯，美國却正在走向他們第一次的登峯造極的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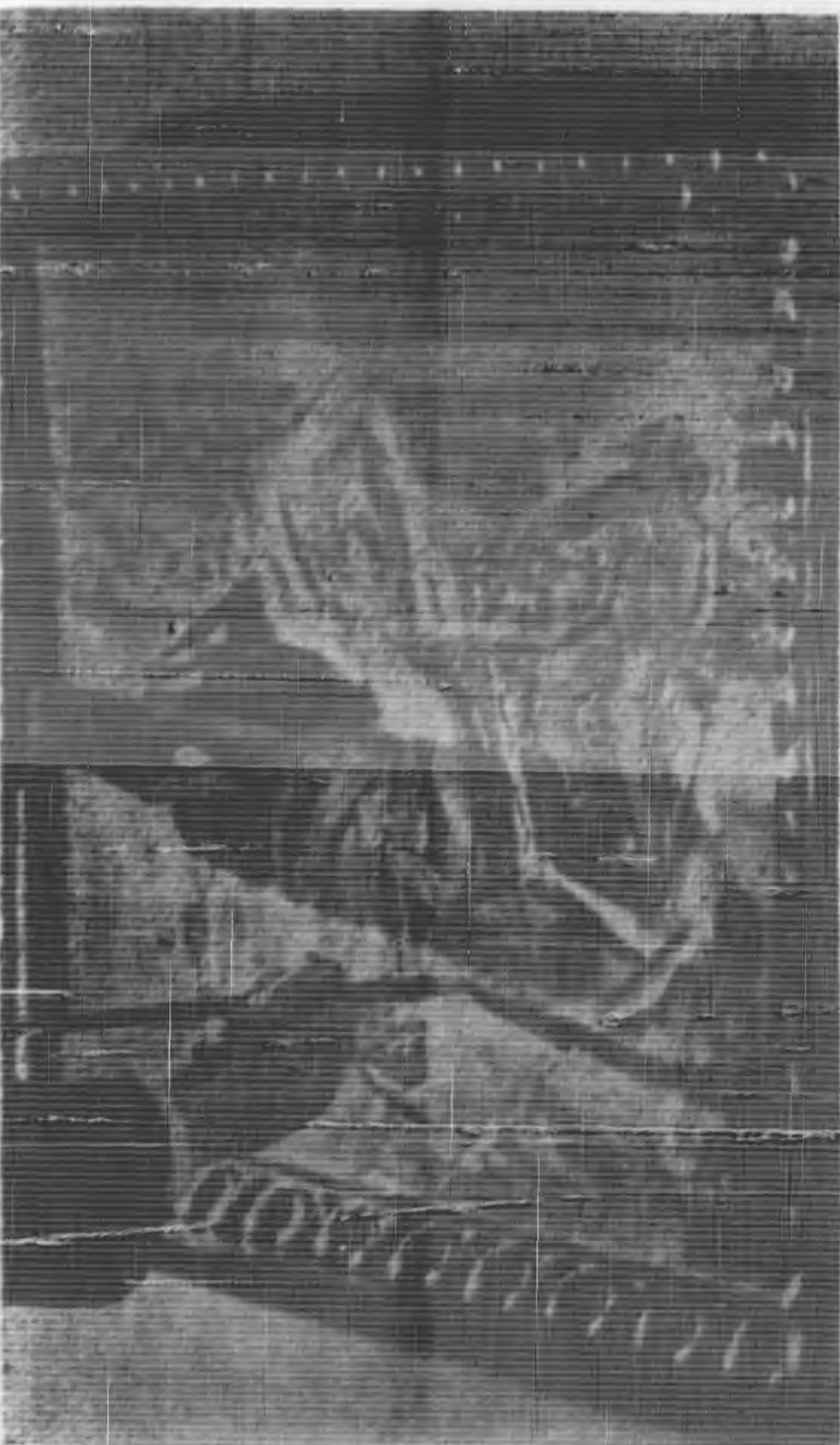
這一期，我們在這裏介紹的這些人，他們都是正在前進着的法國和美國的藝術最先鋒，在他們這些人裏，差不多都不是某一門類藝術專門家，而都精研多方面的作家，現在，我們把這些「浪漫派」的和「超現實派」的作家編成這一隊整齊的陣容，讓他們一齊向前進展。

如果這些位大作家真的如此嚴密聯合在實際生活上，恐怕他們要用繪畫的尖刷子決鬥到死而後已。

但是，無論「古典派」或是「未來派」全是廢登藝術家，在本欄中你可以享點眼福看看他們很紛紜的工作爲着藝術大進軍，創作出嶄新的藝術，他們分別貢獻出永垂不朽的結晶。



**約翰馬林 John Marin** 約翰馬林是現代生存的最偉大的水彩畫家，他最初習油畫，不想水彩畫使他成了大名，他正在翻動着他所作的數十幅富有深刻性的水彩畫羅紛燦爛，蔚爲大觀，每幅價值美金二千元。



馬林氏作畫，時常先把畫布放在鏡框裏，然後再開始製作，本圖他正在繪一幅海濱裸女。



馬林氏裝畫所用的鏡框，都出於自己設計雕刻 他認爲一個鏡框的圖案，與畫幅有莫大的關係，本圖是馬林氏在雕刻鏡框之影。

### 達達主義 Dada-

ism 畫派，創始於

一九二〇年。創始

人是喬恩米羅

Joan Miro，他現

在是超現實主義藝

術學校的領袖，圖

中是米羅以他的達

達主義的作品和他

幼女所作的水彩畫

，正作比較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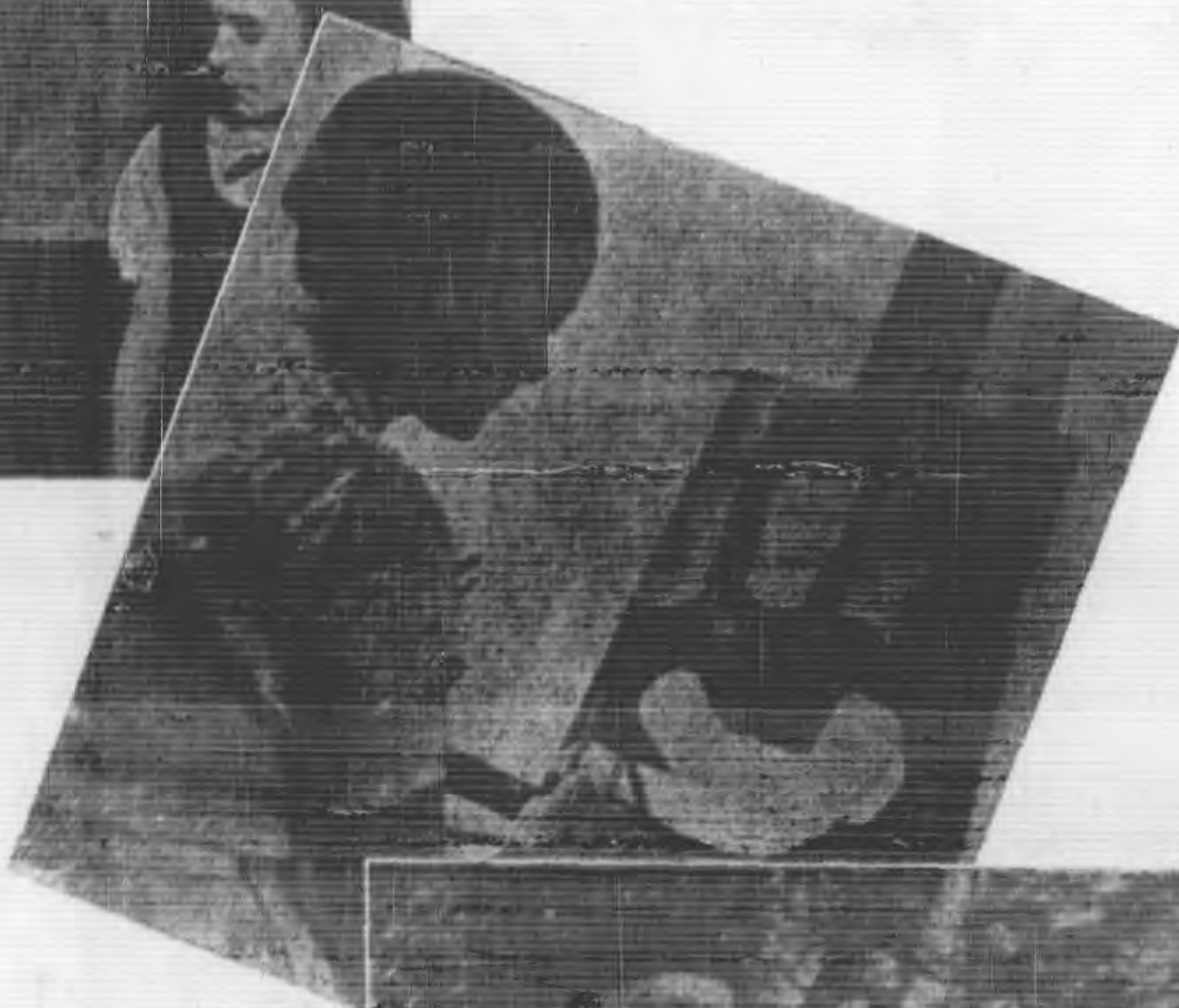
### 瑪瑞特莉迪

Mariette Lydis 是法國第

一流的女畫家生於奧國，曾多次結婚，在

現代有數的幾位法國藝術界女畫家中，她

站在最高的地位。



### 安得德瑞因

Andre Derain

在法國畫壇和馬提斯，畢加索是鼎足而立的大人物，他不論在繪畫和雕塑裏，專門善於發揮魔鬼的形狀，他幾乎和比加索同樣是一位「經驗主義」者，圖中德瑞因站在他的花園裏，他身旁立着像古代洞窟石像似的巨鬼頭，是這他最近給一個劇團設計的。



### 莫愛斯·古士林 Moise

↳ **Kissing** 他的崇拜者是「畢加索」及「蒙地格林尼」(Picasso and Modigliane)。他採取以上兩人的特長，更加上浪漫的意識，於是成爲法國最著名的畫家，本圖是他正在工作，畫一位模特兒的前部。她常爲他做出各種姿勢，使他不斷地產出很多的傑作。



↳ 本圖是這位蒙地派的大人物，在他的畫室中和那位模特兒觀察他給她完成一半的畫幅，這幅作品，只有頭髮著了顏色。





**威廉左拉** William Zorach 這位大雕塑家和一位他所最喜愛的模特兒，瑪格瑞特劉維絲。左氏作品，曾展覽在十幾個美術館裏，各劇院，政治機關，博物館，以及私人收藏展覽會中都獲得很高的評價。圖中這件人像浮雕，是他最近的作品，有時左氏願意兩手離開石土來休息一下，就出去遊歷，他過去所作「印象派」的水彩畫，曾得過金牌獎的。



左拉氏的手  
他正在製作一  
件小型的人體  
圓雕，預備成  
為典型的左拉  
式的裸體美人  
——高聳的乳  
部，豐滿的大  
腿，強壯而沈  
著，所以左拉  
氏的作品，都  
有一種安靜，  
和平，穩健的  
調子。



在他新一布  
魯克林「技術  
室中大鏡裏看  
見的左拉氏。  
（大凡雕刻家  
都在一面鏡裏  
觀察他們的作  
品，來規定牠  
在對面應作什  
麼樣子），紐  
約世界博覽會  
，這次陳出左  
拉氏最新的雕  
刻作品。

# 漫畫

災民女：「他們也

是漂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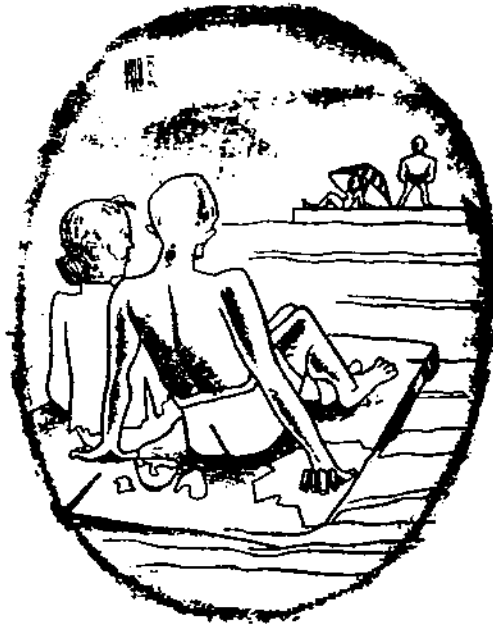
下來的

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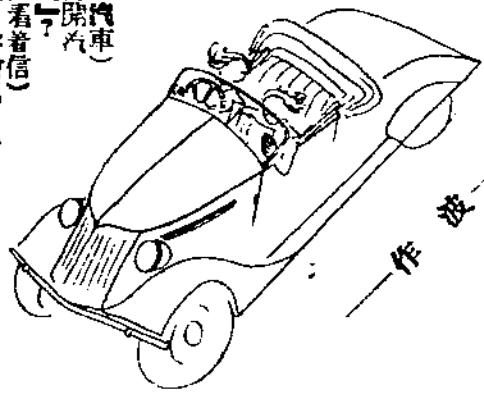
大蘇作

## 望月

毅作



女甲：「開着汽車  
你會開車嗎？」  
女乙：「看着信  
不會，你會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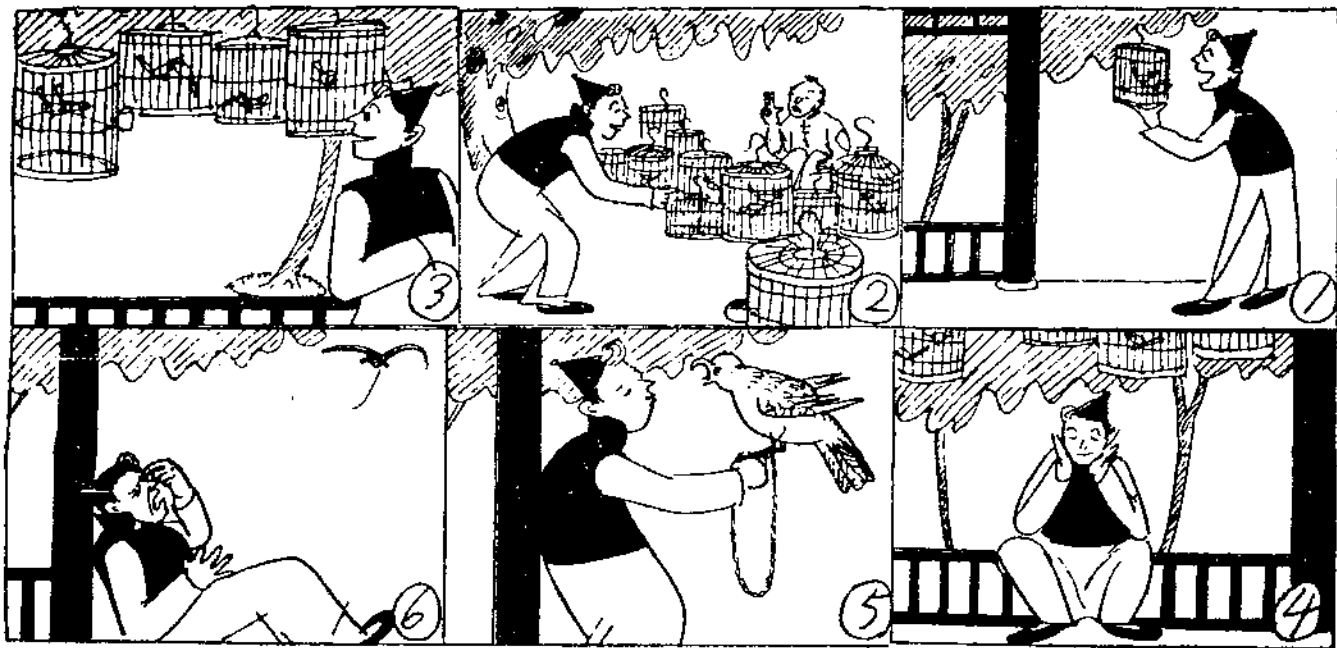


大蘇作

作周作牛

## 恨遺之愛 (二)

## 明聰小





# 「駱駝蹄子」之死

汪家社

(一)

在生之旅途上，四老太太已然徘徊了七十四個年頭了。自殺究竟是弱者的行爲；人誰不願意在世上多活幾年呢！但到了「人老珠黃」的時候即是活着也恐怕無大意味罷。然而四老太太，却依然津津有味活着——這活似乎欠通，四老太太不過時時刻刻懷着「生」的渴望而已，眼前的生活其實倒並不十分「有味」。

不十分有味，這是有原因的；四老太太者，四老太太的丈夫的第四位太太也。本來四老太太的名字裏是沒有這個「老」字的，但當四老太太的七十大慶剛剛辦完之後，她的六十九歲的丈夫便染暴病死了，這以後不久，四老太太的丈夫的二太太與三太太，也相繼追隨她們的丈夫歸了西天，於是四老太太的名字裏才被兒孫們給加上了這麼一個「老」字，而成了全家的最老者了（她丈夫的大太太是在中年就死去了的）。四老太太常常引此爲榮，說：

「人是不能造孽的；造孽的人閻老爺就先提他……」  
那言下之意自然是說她老人家不會造孽以至於現在還好

生生的活着了。

但壽數大的人却反不如早死了的人幸福；四老太太雖位居一家之主了，却招得兒孫們許多詛咒，兒孫們是不大有甚麼好臉色給她的；四老太太兀落得無邊的寂寞，在每一個時辰中。

那原因恐是四老太太的命太硬了吧！兒孫們都說二太太與三太太的死實在是四老太太尅的。四老太太此時在這個宅門中不啻是一個陌生了；她的膝下本沒有親生的兒女，而其餘的兒女們又都是那死去了的三個太太所生，所以兒女們只要相聚到一起，便要義論着四老太太如何如何，但說來說去總不外是說四老太太這個東西太可惡吧，孫輩們呢？自然也都因聽慣了父母們的議論而無由地怨恨起他們的奶奶來。所以四老太太在名義上雖是頗幸福的人，實際上却正是相反，街坊們常常對她說：

「慫老真是造化的人，這些兒兒孫孫的……」  
苦痛乃開始侵蝕着她的心了。但四老太太的老臉上却仍掛着她強的微笑，慢顛顛的說：

「唉，甚麼造化……都不能讓人省心呀……」  
「都不能讓人省心呀」這句話從她嘴中吐出來以後，她的

心坎兒上却更加淒涼起來了。

年老的人是最喜歡生氣勃勃的孩子的，雖不能在孩子們的身上取到些甚麼，但望着孩子們的天真活潑至少也可以安慰一下寂老的情懷吧。四老太太也是如此，但當她扭住她的孫女玲兒的一雙小嫩手時，玲兒總是盡力掙脫，一張小臉睜得通紅；

「玲兒，我問妳——」四老太太更努力的扭住她，把老臉貼得更近了，一氣不接一氣地問：「妳怎麼老躲我？」

玲兒一聲不響，小臉蛋漲得更紅，如避一隻野獸般變着方法東躲西躲，四老太太體諒不到孩子的心情，反像感到興趣般說：

「呦……又不是十七八大姑娘，這般害羞幹甚麼？」而手下用的勁却無形更增大了。

直扭到了屋角，孩子乃感覺到掙脫不開的困窘，利用日常對父母要挾的慣技；兩個嘴角邊各畫一道孤線；

「哇……」嬌小的哭聲乃在寂靜的空氣中播蕩開來，跟着：

「媽媽呀……」

媽媽聽到了自己女兒的呼救聲，以為是受了誰的欺侮了，便忙着跑出去。但尋着孩子時，却發現奶奶剛從屋角蹣跚的走開，便忍不住要厲色問了：

「幹嗎？誰欺侮了妳！」那意思倒是專專質問四老太太的。

「她……捏……我……」孩子見了自己的親人，更放聲哭了起來，同時舉着一雙被四老太太扭紅了的小手給媽媽看，媽媽自是心疼這塊肉的。於是扯起喉嚨喊了：

「四老太太！妳這是幹什麼！」

四老太太自然沒話可辯了，又兼老了的口齒說起話來不十分伶俐，半天竟吐不出一句話來，媽媽却更急了：

「說呀，妳老人家難道要害死一口子麼！」

四老太太的嘴皮動了動，答不出一句話來，終於蹣跚地走進套間裏去了。

「伶兒！下次別上她這屋來玩了，聽見沒有！」拉着孩子走了。但四老太太還清清楚楚地聽到天井裏送來這麼一句：

「老不知羞的！還活得怪有趣；都死了，讓妳活……」四老太太聽到這話，像有萬把刀子鑽着她的心，而自此以後，四老太太見了孩子們也只贏得一兩聲嘆氣罷了。

按理說老年人對於一切事是應看得平平淡淡的，而四老太太却不，她的一根包銀的簪針丟了，她能不嫌累的罵一個整天，有時分明是自己把事情幹錯了，却也怪罪到旁人身上去，家中人漸漸皆養成一種好性情，把四老太太的罵比做嬰兒啾啾地學語，從此閒氣可以少生了。

四老太太說要老當益壯，每天就自動地提了醬油瓶去打醬油。一個夏日的早晨，四老太太又照例提了瓶子出發了，但剛剛邁出門口沒有幾步，她的脚下忽然覺得有點滑膩膩的站不住，她極力穩定了腳，用一隻手扶住了牆，放下油瓶子，灣下了腰要去辨出個究竟；突然一陣濃臭氣衝進她的鼻管；她八成猜中這是甚麼東西了，但她偏要更進一層地明白這東西到底是甚麼時，便睜開昏花老眼去看：

「孔——」

失去了重心，她老人家的禿頭撞在牆上。一羣羣金星都奔的她眼上來。

離她老人家禿頭不遠地方，擺着的那一攤黃黃的，稀稀的東西。惹得過路人皆笑了。

立起來時她的頭部感覺到過分的疼痛，憤怒與悲恨乃開始在她心中燃燒，她一邊把腳上粘着的東西向石階上抹，一邊却開始罵了起來。

罵了一刻，把街坊的女人罵出來了。街坊的女人和她道歉地說明了這是她孩子幹的事時，四老太太却更加了油似的罵了起來。大半是一肚子委曲無處訴去吧，即是不堪入耳的話都罵到了，街坊的女人忍耐不住，不示弱地也罵了起來。這幕喜劇自然引來頗不少的觀眾。

## (二)

自那一場喜劇演過以後，街坊們乃替她老人家取了個名號，曰：「駱駝蹄子」。其實這也不無原因——噢！你只要閉目一想像：「駱駝蹄子」，這麼個字眼兒，則就勿庸再解釋這原因了。

家中人明着雖還稱她是四老太太，而背地裏却也「駱駝蹄子」，「駱駝蹄子」的呼着了。這是很難禁止的事；雖然四老太太時常聽見。

「駱駝蹄子！」蹣蹣跚跚，提着醬油瓶，四老太太又在街道上走着時，孩子們乃這樣地喊着了。

「小兔崽子！窩窩頭撐多了麼！」

四老太太站住了，扭過頭來，用不怎麼純熟的山東話這樣罵着。

「窩頭倒不多，大糞可吃了個够咧！」孩子們零零碎碎地

喊着。

這喊，使四老太太浸沉在回憶裏；這回憶使她感到難耐，這回憶使她感到憤恨，她開始拿孩子們來舒舊恨了：

「操你們祖奶奶！」她罵着，咬緊了牙。

「不去！」孩子們：「妳還——？」孩子們比了個手勢，跟着響起來的，是孩子們串串的笑聲。

四老太太感到兩片嘴確確不如孩子們伶俐，彎下腰，拾起一塊瓦片；孩子們分明看見了，却不躲。四老太太確是老了，一塊瓦片擲出去，不會到了目的地的二分之一，便失了效力——吧噠！落在地上。

孩子們露出奚落的冷笑來，搖着頭，插着腰；每個人的臉上都掛着得意。四老太太却益發生起氣來了，蒼老的臉上透出更蒼白的顏色，終竟還是利用了嘴：

「小忘八蛋們！」底下沒了詞兒，一拐拐走了。但孩子們們是不能輕易就讓她走了的，走過去，一把抓住她的短衫，用力一扯；

「駱駝蹄子，我讓妳倒！」四老太太雖然未曾倒，却也輾悠悠地站不穩了。

直到四老太太喊劈了嗓子時，孩子們才各自挾着勝利的神情走了開。

過了一關！

但還不出胡同口時，一關却又來了，一個年紀較大的孩子一見了她的面，裝着頗驚訝的神氣說：

「嚟！還活着哪！您老人家！」但緊接着：

「操那活得有味兒的！」

過路人一陣狂笑又響了。

四老太太是最厭惡同時也最懼怕這個字眼的，如今孩子們却拿它來開玩笑，她脚步慢了下來，甚至於停住，口中剛要吐出的罵被另一種力量給牽住了，只嘴皮動了動。

差不多每天都脫却不了這兩關，四老太太乃漸漸感覺到難以應付，下了決心，率性鎮日躲在家裏，不出大門一步了。

「駱駝蹄子」這名字，孩子每每還像有趣的談話資料般說着，笑着。

### (三)

未三月，消息傳出；四老太太死了。

首先門上的兩張白紙，過路人皆要瞞上兩眼。稍稍與這個宅門熟悉一些的人，便不免要向門中人打聽；

「怎麼，這邊老太太過去了！」問話人臉上露出懇切的表情。

答話人却漠不關心地：「那個老傢伙麼。」

問話人臉上神情突然鬆懈：「是呀！」

「死了」。乾脆，沒有力量，那答話人。

於是，一傳十，十傳百；凡是這條巷子的人大多知道：「駱駝蹄子死了」。孩子們無感觸，仍將她做爲談趣的資料，而惹恨她的人却頗快意了。同情而憐惜她的人很少很少，幾乎沒有。

問原因，沒有：「老了的人還不該死麼」？於是問話的人只得止於此了。

爽儀相當熱鬧。

## 讀者通訊

編輯先生：

(上略)中國最近數年以來，關於文藝方面的書籍，根本就很少能夠內容充實盡善盡美的。所以過去出版之文藝雜誌，是不能受一般讀者的歡迎，更不能把握讀者的心理。因此它們的壽命便奄奄一息，似一盞半明不滅的燈，作家們亦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更不能滿足讀者的希望。

(中略)我素抱的理想，果然令我發現了，就是已於九月一日出版的貴刊，真令我讀後發生無限的感想和喜歡，貴刊是名符其實的純粹高級文藝。使我讚美的是：

(一)內容豐富 包括新文學，散文，藝術的介紹，詩歌，電影等，均是名人的佳作，內中最難得就是周作人先生的大作。

(二)編輯精巧 其他的文藝雜誌，編輯方面頗爲缺乏藝術化，但貴刊則不然，十足表現藝術化，而且還整齊可觀，令人不致有看完上文，我不着下文之弊。

(三)異文怪事 真是聞所未聞之怪事，貴刊另有專載，誠爲讀者們增加新知識不少。

最後我的希望是：願 貴社同人努力研究並創作新的文學，精神始終一貫的往前邁進，替文藝界爭光榮，同時更爲文壇放一異彩。

少 珍

九，十九，

# 賭 打

## THE BET

柴霍甫著 成伯華譯

是一個黑暗的秋天晚上，老銀行經理徘徊在書室裏，回憶起十五年前秋天所籌設的宴會。在那宴會上有許多智識階級，而且很有趣的談話。他們在談話中說起了「死刑」一事，來賓中有不少學者和新聞記者，大都不贊成死刑，認為死刑是陳腐的，不適用於基督教國家而且不人道，有些人主張死刑應當完全用「終身監禁」代替。

「我不贊成你們這意見」。主人說：「雖然死刑和終身監禁我都未曾經過，但假如以抽象的推理去判斷，吾認為死刑比終身監禁還道德仁慈。」「死刑」即刻就執行，「終身監禁」是漸漸殺死的。試問一個人幾秒鐘殺死你，和一個人一年的斷送了你的性命，那個比較人道一點？」

「都一樣不人道」。一個來賓接着說：「因為目的都是一樣，——斷送性命，——國家並非上帝，牠不能將殺掉的使其復活。」

會中有位律師是一個大約廿五歲的少年，問到他的意見時他說：

「死刑和終身監禁都不人道，但如果讓我選擇的時候，我一定選擇後者一個，因為怎麼活着也總比不活着好」。一個生氣勃勃的討論，漸漸熱烈起

來，銀行經理這時年紀尚輕而且很神經質，所以即時動怒。拍着桌子轉向律師喊道：

「瞎話，給你一百萬元你連五年的徒刑也坐不了」。

「真的」。律師答道：「我願打賭，不但五年十五年都可以。」

「十五年？行！」銀行經理嚷着說：「先生吾就賭上二百萬。」

「你賭二百萬元，吾賭吾的自由」，律師說。

如此這可笑若狂的打賭實行了，經理此刻確有很多很多的財富，放蕩着任意的狂歡，晚飯時他對律師嘲笑道：

「年輕人趁早反省了吧！二百萬在吾確沒什麼，但你失了一生之中三四年的光陰是很可惜的，吾所以說三四年因為你決不能持久的。不幸的人呀；要知道自願徒刑比被迫拘禁還厲害的，你時時都有釋放自己的權力之念會毒害了你獄中的全部生活！我可憐你。」

如今經理徘徊着，想起了這些事情便自問道：

「我為何要打賭呢！究竟有什麼好處？律師失去了他一生的十五年，我自奶二百萬，總能證明死刑比終身監禁是好是壞嗎？不，那都是胡鬧在吾是個吃飽了人的怪癖，律師是純粹貪財。」

他更追想起夜宴以後事情的發生，那是律師被極嚴格監視之下在經理花園耳房中開始徒刑，規定在此期間他無權出入見人，聽別人說話，不許接受信件和報紙，允許他有一件樂器讀書寫信喝酒吸烟，契約上規定他只能靜默地從一個專築的小窗上和外界交通，需要什麼只要從此送出一個紙條便可完全辦到，那契約備有完善的細則，使得監禁絕對的孤寂而且必須整整十五年——從一八七零年十一月十四日十二

點直到一八八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十二點——就是比規定時早出兩分鐘經理亦解除付給二百萬的義務。

拘禁的第一年，從那些短紙條上判斷出律師在寂寞中忍受絕大的痛苦，耳房中晝夜放出鋼琴的聲音。他拒絕了酒和烟紙條上寫着：「酒刺激慾望，慾望是囚犯的勁敵而且再沒有比獨自喝美酒更無味的了」。烟毀壞室內的空氣，第一年送進去的是一些輕性的書籍，綜錯的愛情小說，罪惡和幻想的故事，喜劇等等。

第二年鋼琴的聲音再聽不見了，律師只要古典書籍，第五年又重聽見鋼琴聲，而且囚犯要酒喝，據看守的人們說這一年他只是吃喝躺着，他好打呵欠，而且時常很生氣的自言自語，書亦不看了，有時在夜間坐着寫，寫很長的時間，但早晨便撕碎了，不止一次還聽見他哭。

第六年的後半因犯熱心的讀各國語言，哲學和歷史，他飢餓似的吞讀，經理幾乎來不及供給四年應他的需要，大約買了六百多本書，在這時銀行經理接到他一封信：「親愛的監獄官。吾用六國語言寫這幾行字，將此給予專家看，讓他們讀，如果沒有一點錯誤，請你下令在花園中放兩鎗，由此我便可知我的努力沒有枉費。多少世紀和國家的天才雖說着不同的語言，然而他們都燃着同樣的火焰，唔！要知道我明瞭牠們那種無上的快樂呀！」囚犯的希望滿足了，經理下令在花園放了兩鎗。

此後，十年後律師只是不動地爬在桌上讀新約聖經，過去那四年他讀了六百多本博學的書，如今快一年的工夫只看了這一本，而且又易懂又不厚，經理很引以為奇。後來新約聖經又換為宗教和神學的歷史了。

在最後兩年他胡亂地讀了許多書，有時對自然科學感到

興趣，有時想讀拜崙(Byron)或沙士比亞(Shakespeare)的作品，有些紙條還說讓同時送進一本化學，一本醫學教科書，小說，和些哲學神學的論文，他讀書宛如游泳在破船碎片當中，急切的抓着這片又抓着那片想去救他的性命。

經理追念這些事情想起了：

「明天夜間十二點他的監禁便期滿了，按約吾當付給他二百萬元，如果吾肯給的話，便全完了，吾永遠被毀了」。十五年前他有許多百萬財富，可是現在他不敢準說他的錢多還是債多。證券交易所裏賭博，冒險投機的惡習在他晚年都是免不掉的，使他漸漸破產，輕浮自信的關商如今已成了平常的經理。每次市價漲落他都隨着顛抖。

「該咒咀的打賭」，老人失望地抱頭說：「……怎麼那人不死呢？他才四十歲，他要奪去吾最後的一文錢，結婚，生活的快樂，以及交易所中賭博。而吾看作好像一個忌嫉的乞丐每天聽他說：『為我生活的快樂全得感謝你呀！待我幫助幫助你吧！』那太厲害了，欲免破產和羞辱必須那人死。」

時鐘剛敲過三點，經理側耳靜聽，室內的人都已入睡，只有窗外凍樹哀鳴，他悄悄地拿出保險箱裏十五年不曾開過那門上的匙鑰，穿上大衣出了房門，花園裏陰森黑暗，而且下着雪，風裹着迫人的濕氣狂呼，刮得樹搖動不定，他雖竭力地看，可是園中的道路，白石像，樹，以及耳房都看不見，將近耳房喊了兩次看守者，可是沒人回答，顯然看守者是躲避這惡劣的天氣到廚房或草房裏睡覺去了。

「如果吾敢去作」，老人想：「嫌疑定先落在看守者的身上」。

黑暗中他摸索着上了台階，進了耳房外廳，轉入一個狹窄的過道裏，划着了一根洋火，一個人亦沒有，只有一張未



單的床，和一只鐵火爐放在黑暗的牆角裏，關囚犯那門上的封皮還未撕破。

火柴熄滅後，老人因為感受激動不禁打了一個寒慄，隨後慢慢地窺進小窗裏。

囚犯室內點着一枝朦朧的臘燭，他在桌子那裏坐着，只能看見背，頭髮，和兩隻手，桌子上兩把椅子上，以及桌旁的地毯上，亂散着許多張開的書籍。

五分鐘過去了，囚犯一次亦沒動，十五年監禁養成他會坐在那裏不動，經理輕輕地敲了幾下窗戶，囚犯沒有回答的動靜，他將封皮小心地從門上撕下，並且開鎖，生鏽的鑰孔，發出粗糙的聲音，門子吱吱作響，經理即刻期待聽見驚喊和脚步声，可是三分鐘後仍和以前一樣的寂靜，於是他決意進去。

他坐在桌前，不像人樣，一架緊着皮的骷髏，長而捲曲的女人頭髮，參差的鬍子，一副土黃面孔，沉陷的雙頰，長而狹的背，手上倚着那麼一顆令人難堪的毛蓬腦袋，他的頭髮快銀灰了，這樣衰老的瘦容誰也不信他才四十歲，而前桌上放着一頁紙，上面用細小的筆跡寫了些什麼。

「可憐虫」，經理想：「他已睡着了或許在夢中看見百萬百萬的錢我只要把這個半死的東西拉到床上，用枕頭一會工夫將他悶死怎麼詳細的檢查也難以找出一點不自然死的痕跡，但先看看他寫了些什麼」。

他從桌上拿起那頁紙念道：

「明天中夜十二點我將得到自由和混進人羣的權利，但在未出去之前，需和您說幾句話，在吾清醒良心上和知吾上帝面前告訴您吾已輕視了自由，生命及健康，輕視了你們書中所謂世界上的幸福。」

「十五年來會勤苦地研究人間生命，的確在此期間我沒看見過大地亦沒看見過人類然而在你們書中會喝美酒，唱歌林中獵鹿和野豬與女人戀愛。……美麗的女人——被你們詩人天才的魔術創造出來的——像雲中的天使，夜間拜訪吾，低語一些奇妙的故事，使得我的腦袋麻醉在書中我還爬上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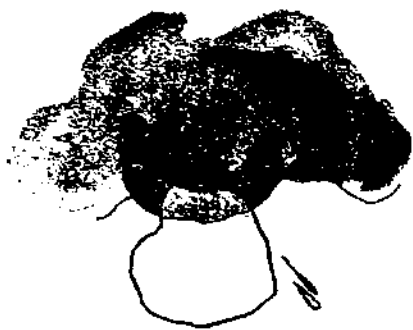
埃貝儒則 (Eibru) 及孟貝蘭 (Mont Blan) 山的絕頂，在那面看見如何早晨日出和黃昏的紫金色充溢天空海洋和山脊，還看見上面閃電如何隱伏在雲中發光，看見綠林田莊河流湖沼和城市，亦聽見過海中妖女誘人的歌唱，和牧羊神的簫聲更觸着過美麗安琪兒的翅膀，她飛來向吾說着上帝的話，……在書房中我曾自投深淵的絕底，創造一切神奇，毀滅大地上的城市，傳播新宗教，征服所有的國家。「你們的書給了我智慧，多少世紀來人類不倦的思想創造出來的一切在吾腦中壓縮成一小塊因此我自信比你們聰明。」

「吾更輕視了你們的書籍，輕視了世界上一切幸福和智慧，世上事事都是虛假的，脆弱的，幻想的，偽騙的，只管你們聰明驕傲美麗，然而死會把你們像老鼠似的掃蕩在地，你們後裔你們歷史，和你們中天才的永生不朽，也得像凝結的火山碎渣焚滅在地面之下「你們都瘋了，都走向錯誤的道路，你們把虛假認做真實，把醜陋當作美麗，橘子樹或蘋果樹要結了蝦蟆或蠍蝎，玫瑰花要吐出汗馬的氣味：你們定引以為奇的，豈不知吾也一樣以你們拿地府當天堂的人們為奇怪哩？」我為證明已看不起你們靠以為生的：決意放棄了會一度夢想為樂園的那二百萬，吾要比規定的時間早出五分鐘，如此便可違約而被剝奪了得二百萬的權利」。

經理讀罷以後，把那頁紙放在桌上，吻了一下那怪人，便嗚咽了，以往即便在交易所裏受了重大損失之後，亦不會像現在這樣的輕蔑了他自己，走出耳房回到屋裏，躺在床上，因為麻煩和哭泣使得他很長的時間沒有睡着。

次日早晨看守者跑來報告說，看見那人從窗上跳到花園，出了大門便不見了，經理即刻和他們到耳房中，證實了囚犯確已逃走，為避免無用的謠言起見，經理將那頁放棄權利的宣言從桌上拿起。回去便鎖在保險箱裏了。

——完——



## 七天 (下)

侯少君

第五日的早晨，玲玲給均打了個電話，讓他下午到她家去，她說她新買了個照像機，邀他去照像。吃完飯均就去了。

到她家門口，叩門；開門的就是玲玲；孩子似的兩頰緋紅；拉着均的胳膊一跳一跳的到屋裏去了。

「家裏只你自己？」均喝了一口茶，

「他們都在C埠呢！這裏只有我跟王媽趙媽三人了！」

玲玲拿出相片冊，電報，影星照片……給均看；均便有點目不暇接了似的。

一個長時間過去，玲玲叫他到門外好去照像；玲玲的新像機是具電華的；據她說是在朋友家見了一具，照得很好，她也買一具。她跟他到門外去，到水邊照黑影；又到後山去找枯柏；後山在房後，他們爬着很費力氣，還是均携着她

爬呢！

到山上有草亭，有細草，有長滿綠苔的石堆。最高興的是玲玲；一股氣攀到石堆上，一回頭才知道離地很高了，不敢下來；結果，均抱了她下來……是玲玲的要求。

他倆在草亭裏談了好些朋友們的朋友。走時，玲玲一定要抱着一塊立着的長石拍個照；於是均給她照了。走遠了她才說：

「那塊石頭，跟你一般高矮。」笑了。

「非抱着牠幹嗎？」均頑皮的問。

「唔……」她有些不好意思，只絞着兩隻腿走着。

「那是塊冰冷的石頭啊！」均很快的跑到前面去，怕玲打。

玲打。

「嗯？路子這麼不好走，你跑了！來……！」伸着手，頭低着。

「你不許打我！均又回去。玲玲的手搭在均的臂上。」

一陣更沉重的溫熱，均的心房都紅了！澎湃着跳動的血。他倆都不快走了。

到了家，時鐘正打六響。均要回去，玲玲不放他，一定讓他吃晚飯；均也沒可奈何的吃了。

又過了一個深一層的長時間談話，均才走的；走時；

說：

「我今天很高興，你一定要走就走吧！不我們不是要談一個澈夜嗎？外間也有牀啊！」

均的心跳的厲害。停一刻才說：「以後我還常來呢！」

第六天，均還沒起，玲玲就打門了！

「你睡得很香呢！」玲玲在門外推門。

門突然被玲玲推開了！而均的眼睛還沒睜好。玲玲就坐在牀緣上：

「昨夜的夢，可以講給我聽嗎？」

「嗯？夢嗎？那一夜沒有夢？」

「我特地爲了聽你的夢來的，怕晚了你又忘掉的！」

「我這夢只有爲我自己講還可以，你聽嗎？還是在信上說吧！」

均要起來，玲玲按住他：

「你睡吧！我即刻就要走！你講吧！」玲玲弄着均的頭髮。

### ▲自己主義

汽車夫：「你說身邊沒有錢？不付存車錢？胡鬧！那末，我的酒錢怎樣？」

信吧！均按着她的手。

「……。」均笑了：「還是給你寫

「我先給你一封好嗎？」玲玲拿出

一個厚信封，淡紅色的。

均接過去立時要拆，玲玲說讓她走了以後再看。

「下午五點半一場電影，我們去看好嗎？」玲玲說。

「好吧！」

「我在那裏等你！平安，不要忘了！我要走了！還有事呢！」拍了拍均的額走了！

均心裏挺舒服的，雖然窗外的天空又有了烏雲。

好容易挨了多半天，才到四點半，均就上平安了。

均找着玲玲，見玲玲身旁還有個男的，穿一身白西服，在那裏跟玲玲笑呢！均向玲玲打個招呼，就坐在一起了。玲玲給他倆介紹：

「這位是均！」指着那人：「這位是民！」

民的談風很健，是個體育家，說話的時候，眼珠總往上翻；倒是一副健美的體貌。跟均談話很自然，而且，不時的打一下，抓一把的，笑聲總沒有止住。

屋子裏的燈滅了的時候，玲玲就握住均的手，緊緊的；有時也拿她的頭去依着均的肩；均才消了方才的疑惑。

當片子裏有個吻的景面時，玲玲的手是那末有力的震了一下；於是均和玲玲在微光裏打了個會心的微笑。

一直到休息，均和民沒有談一句話；在均心裏是猜民給

自己的印象不好了！民却是明白的；不過民和玲玲處得還自然些，所以說話較多。玲玲却是同重量的應付着兩人呢！

散場後，民要回去，玲玲也沒十分留他。只拉着均到她家去吃飯。

他倆又談起昨夜的夢，都笑了；他說：『夢只是夢罷了！頂多是個幻想！』

她說：『那是得不到的人生所求的唯一辦法！』

王瑪在院子裏嚷：『下雨了』跟趙媽急著收拾東西。

均急了！看看錶已到九點，即刻要走；玲玲抱着他的腰坐到牀上，問他有什末緊事；他說沒有；也就不走了！同時心又在跳，因為已經有一條胳膊在繞着身子了！

窗上響着雨聲，身旁又有玲玲急促的氣息聲。看看玲玲，玲玲是紅着兩頰呆望着他；——他突然有一種銳敏的感覺，他知道這時玲玲是在啓示他，他拿一隻手蓋住玲玲的額：

『玲玲！』小到不能再小的聲息，是含着深到不能再深的熱情的。

玲玲昂頭向他，閉着眼皮，一動也不動，手用力的抱着均。

……均嘗着了熱情噴口的滋味；那紅菱的火焰，柔舌的津液；——在他的小史上，這是第一件值得傲人的事。

雨，一直沒有停止，均懷着一半高興，一半懼怕就住在玲玲家了。

均沒等太陽出來，就醒了！

『玲玲！起來到你牀上去！王媽來了多不好啊！』

玲玲也不會披好衣服就到裏屋去了。

『我還要睡！』玲玲又倒在牀上。

『均！』玲玲嚷：『來！』

均到屋裏去；玲玲閉着眼伸着舌頭；均吻了她好幾次，那舌頭才縮回去的。

均要回去時，玲玲還沒睡醒；均給她留個條兒：

『玲玲！祝你做一個更美的夢！我走了！晚半天你去找我嗎？』

出去時，王媽讓他吃飯再走，他不肯；託王媽媽代一聲『打擾！』走了。

均一到家就寫信；敘述一路上的景物，經了雨洗，跟他的心是同情的；他說他已往的一切都被這場雨水淘淨了！他添了新力，他將另開始一個新的生活……。

午飯後，玲玲有一個短柬：說她一切都有了精神，她將更捨不開均，因為有事要出門，晚上才能來看均。

均只有等着。

晚上，玲玲又一封信；這真使均奇怪：

「均！親愛的弟弟：

「好花不長開，離合悲歡就是人生！你也知道吧？」

「我正在爲我倆祝福將來呢，偏偏又有了問題，這問題不是爲你，也不是爲我；而是我爲了人家！爲了我的沒有絲毫力氣來呼喊，而不得不聽從了人家；任人家隨意來擺佈，我又不能向命運哀告一句了！我剛有了一條曙光就又幻滅！人生喊嚇我，我笑都不敢笑！我只知在眼前尋些麻醉罷！」

「你也不必替我悲傷，我自己都不以爲這是如何了不起的變動；我很擔心你不拿個平凡的眼光來看我的境遇！所以稱你弟弟的原因，也就在此；實在姐姐是個看透人生的人呢！」

短短的時期裏，使我認識了你的一切；而你的猜不透我，是當然的事。我對一般人的心理視察得非常切實，我可以拿違了自己的心的話，講給人聽；我也可以使人家討厭的事認爲可愛；於是我的行跡上有了大的波，也有許多小的波；我不寂寞，我沒有飢渴，我還是個騙取人生的人呢！雖然有時使我不得已而屈服，但我會騙取。我會爲了恨一個人而去愛他，我也會爲了愛一個人而恨他。

### ▲請做寡婦

厭世家向某女索愛：「我很愛你，你可以做我的未亡人麼？」

「我愛你，可不恨你！我把你看成人海以外的人，因爲你誠實，你坦白，你容易讓人看透；在別個騙取了我的便宜的人，我一定不饒却他；而

你，我不能殘害你！我敬你！我敬你拿了一個純潔偉大的心靈給了污濁社會中的一個女人！我又替你後悔，假如這女人是個不知道社會以外的人呢？」

「你還是個弟弟！你不知道社會裏面的真像，你只知道你自己那高尚的理想！你不知道在幾天的時候，你已上了社會裏一個女人的圈套；你更不知道這女人却是個沒有忘却你的純白的女人吧？」

「讓我們暫時離別一下吧！請你不要忘記你所認爲的『甜』啊！」

「我到那裏，有什麼事，將是個什麼下場，我都不能告訴你，因爲怕你誤會了我的用意。我是永遠愛你的；敬你的！只要你不嫌我是個污劣社會中的女人！」

「我給你所需要的安慰，也算有一小部份了吧？」

「別了！也許以後能見的！你不要替一個多角神經質的女人擔心前途才好！再見！玲玲寫」。

均看完信，呆呆的待了半天；眼裏漸漸湧出淚水，在溼汪汪的淚中，他看見桌上那隻褪了鮮紅的蘋果，在準備潰爛了。

「玲玲……你是鼓勵呢？還是葬埋我呢？」掛了一臉水簾。

早晨那幅未醒的慘白的臉又現出了。「玲……玲！」均把頭埋在兩臂裏，聳動着兩肩。



# 小 姐

# 們

(下)

林 鳳

秦小姐下了床，頭向後仰了仰，還是很困倦的。

「你回頭沒有約會罷？咱們上公園去走走，好不好？」瑪琍沈問着。

「這就是三位的來意麼？對不起，家母病了，我不能出去。」

「怎麼？什麼病？」三人同時問着。

「我還不知道呢，昨天晚上回來聽周媽說的。」

「這真是孝子啊；二十四孝上得加上你，成爲二十五孝了。趕明兒孝心感動天和地，將來準招個好女婿。」梁瑩取笑着。

「得了，你別擊這個遮羞兒了罷，乾脆回頭跟我們去！」朱婉文是比較爽快些。

「大熱的天，哪兒有這麼早上公園的？」

「瑪琍做了一套衣服，咱們先去陪她試試樣子，然後再上公園，也就够時候了。」

「回頭再說罷。周媽！臉水！」

「來啦！」周媽打了臉水。

「你自己瞧瞧，這屋子也不收拾收拾，叫客人怎麼坐？」

「沒關係，從來是如此的，小姐少抓兩件衣裳就行了。」

瑪琍沈打趣她。

「那好，你們都站着罷，我可不管了。」秦小姐慢慢的洗着臉，梳着頭，擦着粉，畫着眉毛。

周媽笑着把外間屋收拾了一下。還給每個客人倒了茶。

「茜莉的事情，真也太怪了。」瑪琍沈又提了頭兒。

「對了，」秦小姐正對了鏡台描眉毛，聽見這話，回過頭來問着：「到底是怎麼回事？爲什麼沒聽說就嫁了人呢？未免也太容易了罷？按她的環境說，不至於呀，年紀也還輕着呢。」

「據我想，完全是她家裏逼的。」朱婉文插嘴，她正坐在沙發的靠手上，用紅色的油紙擦着鼻子。

「這話也許對，」梁瑩說，「她父親本來也太腐敗了，根本不是個現代的人，拿二十世紀的人與十七世紀的人攔在一塊兒，那還能處得好？一天到晚叫她念女兒經，那非逼出事來不可！」

「我也是聽別人說的，」瑪琍沈端起茶來喝了一口，「她們有個親戚，據說是開鋪子的，家裏還不錯，也不是怎麼，把她的父親巴結上了，她父親就一心要把她許給他，她爭了多少回，都不行，她父親急了，說：除非你嫁了人才算完，

否則總得依着我的！她一聽，好，就胡亂找個人嫁了得了，反正也不跟那個開店的！」

「到底跟誰結婚了呢？」秦小姐再問。

「電影院賣票的。」梁瑩代答。

又全笑了。

「誰？」秦小姐縐着眉，想不起來。

「姓什麼，不知道。就是咱們常看見的那個，你還說過，那人像個留學生呢。」瑪琍沈撇着嘴，似笑不笑的。

「哦！我想起來了！」秦小姐恍然大悟，「也不錯，以後看電影省得花錢了。」

「她這也是沒法子，跟父親嘔氣，管他張三李四，嫁了算是了了一樁事，和自殺差不多。」朱婉文搖搖頭，又嘆一口氣。

「假使她的母親若在，就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了。」梁瑩說。

提到了母親，秦小姐忽然想起來了，「家母還不舒服呢，我去瞧瞧去，對不起，你們坐一會。」說着，由衣架上隨便拏了一件長袍來，胡亂的披着向外走。

「替我們問候。」還是梁瑩懂得禮些。

「不敢當！」

「你瞧瞧雲這個亂勁兒。」朱婉文用手指着這屋裏的一切，「誰要跟她結婚，也算倒了霉了！」

「得了，咱們還說人家呢！」瑪琍沈笑着，「您那個繡房，也够瞧的。要不是怕母親跟着後頭整理，還許不如這個呢。」

「那也不盡然。」朱婉文不服，「我要是沒有母親，我自己也會辦。不過，既然有了母親，那我就得舒服舒服了。我總覺得，人生一世，要不舒服舒服，那簡直算白來了，我不

能那麼冤。」

「你瞧，又鉤出她的大道理來了。」梁瑩撇了撇嘴，「什麼人生觀不人生觀的，別跟我們演說，還是跟你的趙子龍去說罷。」

朱婉文正要跑過來向她糾纏，門外有人說話了：

「誰冤哪？」原來是秦小姐回來了。

「伯母怎麼樣？」瑪琍沈抖着機靈。

「咳！還是咳嗽喘的老毛病，她們總是大驚小怪的。」把長衫又脫了，仍舊往沙發上一扔，「天氣真熱！」拏了一把扇子，坐在一張椅子上，拼命的扇着。

「剛才婉文批評你……」

「不許說！」朱婉文立刻過來用手把瑪琍沈的嘴堵着，「你說，我就跟你急！」

瑪琍沈把朱婉文的手推開，笑着瞪了她一眼，「差點兒把我斃死！」你跟趙子龍真是一對兒，怎麼全是講動武的。」

「批評我什麼？」秦小姐見她們都笑着不肯說，便又轉過話風：「背後說人，不算好漢，既不敢認賬，我也不追究了。倒是我聽說趙子龍另有高就了，這真是個要緊的事。婉文真不可不打聽打聽。」

「什麼？」梁瑩很驚訝的，「趙子龍另有高就？誰說的？」瑪琍沈點了點頭，「這也是個小報應啊！」合掌當胸，搖了幾下，「上帝是有眼睛的！」

朱婉文祇是微笑不語。

「嚴重得很！」秦小姐故意把臉裝得很鄭重的樣兒，「有人告訴我，趙子龍前幾天在游泳池教一個人游泳。教別的都沒什麼，教游泳，你想想，哎呀！」將頭搖了幾搖，「可怕得很！」

「我不管，哪兒那麼不開通的！」朱婉文搭訕着坐到沙發上去，瞧着像很鎮靜的。

「這是怎麼一案？婉文，你怎麼沒提過？」梁瑩很關心的。

「那有什麼可提的！根本我們也沒什麼關係，一共也才看過幾次電影，同吃不到十回飯，我何必管那些閒事？別提了，咱們還是說點兒別的罷，大熱的天！」朱婉文用手絹擦了擦鼻子上的汗。

「你們不是還划過幾次船麼？」瑪琍沈故意嚷着她，「So Poor! My girl!」

「划船？那更算不了一回事了，」朱婉文心理不好受，但嘴上還硬着，「划船與友誼也沒關係呀。一塊兒划過船的人太多了，不像跟人一塊去旅行。」

「旅行」是瑪琍沈的典故，朱婉文誠心移轉談話的目標。

「你別瞎扯人家，行不行？」瑪琍沈果然不能不搭腔子。

秦小姐見朱婉文已經很難過了，便不為已甚，「你們吃了東西沒有？我可得吃點點心了。」

「咱們出去吃好不好？我們三個人可是都吃過飯了。」梁瑩代答着。

「那就得了，挺熱的太陽，歇一會再走，我餓了。周媽！」

「哎！」

「周媽也要被你支使糊塗了。」朱婉文臉色轉過一點來了。

「她？舒服着呢。什麼事也沒有，一天到晚就是吃了睡，睡了吃，大熱的天，不支使支使她，我怕她得病。她頂願意我出門了，我一出去，她就得其所哉；我在家裏，她可

有點兒頭疼。」

「慫吃飯？」周媽笑着進來。

「剛起來，飯是吃不下，肚子裏可又有點餓。」

「你這差事，叫我可當不了。」瑪琍沈笑着，「我要給你當老媽子，就憑小姐這兩句話，我就辭職了，真沒法子幹。」

「那我可折受不起！」秦小姐又轉過頭去，對周媽說：「你到雨華村去叫一碗核桃酪來，帶點兒甜包子，大家吃。」

周媽答應着去了。

「何必外頭叫着吃？昨天打麻將，我贏了錢，出去我請你得了。」梁瑩把自己的手提包掣起來揚了一揚。

「贏多少？都是誰？」秦小姐站起來，自己倒了一杯茶喝着。

「昨天也是活該，陳太太來找我，我本不想打的，可是她死拉活扯的，沒法子，去了。打了二十圈，手氣真好，一連作了六個莊，其中兩個兩翻，三個一翻，一個小和，就這一莊，贏了有九十幾，後來又吐出一點兒，到底還是贏了六十八塊，可是耽誤了我一場荀慧生的敘頭鳳。」

「這麼熱的天，乘涼還來不及呢，聽戲那是找罪受。你怎麼那麼戲迷！」瑪琍沈是不愛戲的。

「這就跟你好聽音樂一樣，」梁瑩當然要辯白的，「為什麼一有音樂會，不問颶風下雨，拼了命還得去？」

「你怎麼不明白！」朱婉文頗有報復的意味，「人家是學校的洋學生，自然得有洋派呀。」

「那就是了！」梁瑩裝着點頭贊嘆。

「你怎麼樣？」秦小姐問，「二進宮學完了沒有？下一齣學什麼？」



「二進宮早完了，還有人約我唱呢，我因天氣太熱，沒答應。現在正說着五花洞。反正待着也是待着，學學戲也是消遣之一道。不過，新人物聽見，該要罵老腐敗了。」

「這也並不腐敗呀，時髦得很呢！」朱婉文又來一句。

「你們先別鬥嘴，隆祥新近又到了一種新材料，知道不知道？」瑪琍沈正做着新衣，所以想到報告這個消息。

「新材料簡直買不完的，想出花樣來騙人的錢。不過，我總覺得，還是外國材料好些。」秦小姐因為喝了茶，格外熱，所以不住的用扇子搧。

「可是這種太好了，」瑪琍沈最怕別人說她所舉荐的東西不好。「除去我買了兩件之外，我嫂子，我表姐，都買了。」  
「回頭順便我也去看看，反正贏來的錢够一件了。」梁瑩是會打算盤的。

「我想洗個澡，怎麼辦？」秦小姐感覺太熱了。

「洗澡幹嗎？一則這兒還有客，二則洗澡了又得理髮，實在太麻煩了。」朱婉文是想出去散散心，因為趙子龍的事使她很難過的。

「客不客的，倒沒關係，理髮倒真麻煩，我已經有四天沒理了。」秦小姐用手整了整頭髮。

「回頭穿什麼鞋去。」梁瑩問。

「對了，還忘了塗蔻丹呢。」秦小姐在鏡台上找了蔻丹的瓶兒，抬起腳來，在腳趾上慢慢的抹着。

還沒抹完，核桃酪送來了，周媽端到屋裏來，秦小姐嚐了一點，繃着眉，搖搖頭，「太膩！我不吃了。」

客人自然也吃不下，於是周媽又照樣的端了出去。

「抹完了，就可以走了罷？」瑪琍沈催着。

「你們這麼忙，一定有人在等着呢。」秦小姐很懷疑。她們三個人互相的看了看，沒說話。

「一鬧鬼，就有毛病。」秦小姐一面換着鞋，一面推了她們笑，「要是不說明，我就不去了。」

「我說了罷，」梁瑩沉不住了，「是老杜，子弗他們。」  
「我說呢！一定有門道！」秦小姐笑笑。

x x x x x

半個鐘頭以後，四位小姐才出門。

老周媽在家裏長出了一口氣。

(完)

### 答不出的理由

家 社

李健吾在其作品中提到了藝術家，他說：

「不說效果，因為效果好比放債，什麼時候收回本息，就是自己也有些茫然……」

他又說：

「有些人沒有飯吃，沒有衣服穿，沒有房子住，而你與興頭，跑了過去，你捧住藝術，彷彿端住一盤點心，想做一番慈善事業，你會出乎意外，遇見的儘是搖頭擺手，然後從他們絕望的瞳仁，你照見自己也是膚黃肌瘦……」

他這幾句話說得極中肯，藝術家們看了這想是頗心折的吧。但藝術家們自有其「真精神」在的（健吾作品中亦這般說法）但若是再追向一句：

「真精神可有甚麼用呢？在現今的社會裏！」則恐怕沒有人能答得出來了。

那答不出的理由是：真精神解決不了「胃」的空虛呀！



# 晚報

匯光

——啊！這可憐的意志薄弱者啊！

就是一個仲春的晚上，我從中央影院看完中場電影回家，走到門口，將要拍門的時候，一種清脆的喊聲，傳到我的耳朵裏。

「晚報！瞧晚報！××晚報！」彷彿是女子的聲音。

我轉下了台階，想看到底是不是。

賣報的轉過牆角，在燈光下走近了，還不停的喊着。

「賣報的，」我說，「給我來一份。」

「是的，先生，給您。」報遞了過來。

當我注意到這個賣報人的面容的時候，呀可不是一位女性嗎！燙着髮，我不是 Barber，不曉得什麼叫做 Style，什麼叫做 mode，也許這就是飛機式吧；蒼白色的臉，好像是餓了好幾天，一些兒飯沒有吃過似的；一件藍布旗袍，整齊地穿在她身上，藉着街燈的照耀，我看見了那上面污染着點點的土痕和油跡；皮鞋，絲襪，還是很新的呢！當遞給我報紙的時候，她突然打了一個寒戰。

「多少錢一份哪？」我問，微笑着。

「四分錢。」陪了一個笑容，好像她心裏不知道是三分五

的定價。

「唔！」我在暗笑中國人都有說謊的特長。「好！給你錢。」她接過錢去，說了一聲謝謝，便轉身要走，

不知爲了什麼——也許因爲女子賣報是很不常見的事，我看到她的情形，很覺訝異，好奇心的驅使，便又對她說：

「請問妳是那裏的人？叫什麼名字？」

她面部表現出很不滿意的樣子，沒有說什麼，好像疑惑我是那種 Linger 呢！

我也覺着自己的問題對於一個陌生的女人是太冒昧了，所以急忙鄭重地向她說明自己的意思；並且表示出她若是有什麼困難，在可能範圍內我能够幫助她一點。

「先生，」她說。「您還是不用問吧！因爲，因爲……唉……我被騙了……哈哈！我快樂極啦，沒有什麼困苦，憂慮。謝謝您的好意，我一些兒也不需要幫助的。」笑聲是那麼地鬆懈而陰鬱。

看到她面部的表情，是那麼地深暗，晦澀；同時淚珠也湧滿了眼眶；話又是這麼的前言不搭後語，好像是受過很大

的刺激而患了Neurasthenia似的。這種可憐的現象，雷也似的轟動了我的心裡；激起了我的同情。便拿出了身份證明書給她看；並且熱誠的對她說明：倘若我的能力不足以幫助她的時候，我還可以爲她向社會上一些有聲望的人去呼籲。

「××先生！」她直呼我的名字，「我們都是青年人，您的同情的給了我很大的勇氣；然而我滿心的悔恨，總使能變成了話語，又那一句先說呢？……不，我不說了。」

「妳不要難過；同時，妳更應發表出妳的經過，妳的辛酸，給一般女界們——在青春線上瘋狂般奔馳的孩子，——做一個提示，我想，爲己爲人，妳都應切實地，奮勇地揭開了妳以往的一切痛史之幕，使一些人更明瞭一點妳已過的人生——那使妳流淚的人生。」我知道她一定有痛心的陳跡，蘊藏在悲憤的心靈裏面，所以纔這樣說。

「謝謝您的鼓勵，不過，我也不願意多說：我是甘肅省的人，也信教，也是學生，在高中一年的時候，我結交了一位男學生做朋友，他是××中學的高材生，英姿煥發，一見我就愛上他了，我們是同年級，因爲不在一校的關係，只得於假日裏，到公園去一起研究功課，他給了我不少的協助，使我的功課也漸漸地好了起來。他言談總是那麼的堅強；行事總是那麼的果斷，我認爲這是一種有爲青年特有的象徵，所以更愛他了。」她緊咬着下唇，恨恨地接着說：「可是我那些女友，却不耐煩他這種態度了，說他太不隨和；太剛愎；不配和我做朋友，甚至說他『假門假氏』，裝着玩兒，慫恿我斷決了他，由她們來給我介紹一位，我起初不喜歡她們這樣說；不過天天有這樣的聲音來刺激我，我那堅持的心却漸漸地被輾化而屈服了。」

「實在的，不良的環境，對於微弱心靈的女性，是多麼的可怕呀！」我自言自語的說。

「唉！我盲目地聽信了她們的讒言以後，漸漸地便厭惡他了。他約我出去玩，我說沒空兒；他寄給我信件；我只平淡而帶有譏誚性地回復他幾句；又過了一個多月，我就無原無故地不答理他了。他爲了以前的友誼，會寄給我許多信件，我都沒有回答；最後，他來信痛斥，說了許多通澈肺腑的話，並且寫出了『We live again』，問我這句是什麼意思。

——在我們新認識後不久，有一次我被同學所約，曠了半日日課去看電影，他知道了以後，便重言重語地責備了我幾句，我一生氣，便和他決裂了。後來終因了互相愛慕的關係，無條件地又和了起來，這『We live again』，便是當時互獻的禮物。——那時我真願意向他道歉而復活了我們的友情，可是環境的慫恿，誘惑，支使得我完全失掉了自決的勇氣而處在被動的地位了，她們逼得我說他在發瘋而付之一笑，原函略看一過，便拋入火爐裏去了，我親眼看到那火焰突然起得很高，也許穆罕莫德聖已提去我那純潔心靈的保障了。」

「啊！我沒有說出來什麼。」

她的眼淚泉湧似地流下了。

妳太缺乏主見了。那麼，妳的女友們給妳介紹的新朋友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她忽然止了淚；又哈哈地笑起來。我偷眼看了看她的臉，啊！簡直像鬼了，難看得我不敢再看。

「哈哈！我樂極啦！新朋友是西服革履，標準的現代流氓，會恭維我，會哄我，啊！會騙我。」她突然換了口氣，「幾個月的短短時間，他便觸開我的『青春之火』的爐門，

放進了肉慾的烏煤，我初入世途，那當得起這種火焰的燃燒呀！所以爲熱情的衝動，我就背了父母，同他逃到了此地，同居了兩夜，受盡了他的輕薄，欺凌，當他滿足了他的慾望之後，却不辭而別了，只殘留下我一個人，在這陌生的地方，他什麼東西也沒留……我賣報，快樂，快樂！哈哈！」她說完幾乎暈倒，我扶着她了。

她好似完全失去知覺了，只是狂笑着。

隔了半會兒，她站了起來。

「××先生！我來告訴一般女孩子們一句話吧！」她變換了莊嚴的面孔，鄭重地說：「希望她們謹守着她們的最完美，最合意的愛人吧！要用理智來判斷互相間的一切事實，千萬不要自無主見而走上和我同樣的失去聖潔，日趨墮落的途徑啊！」

「好，我一定答應了你。」我的淚珠，充滿在眼眶裏，也被感動得幾乎要流出來了。「這裏我有方纔領來的稿費，大概是十五塊錢，妳拿去好啦，急速地回老家去吧！」

「謝謝您，我不要。」他拒絕了我的贈與。「到這種時候，我沒臉回家去；並且我也已經是穆聖拋棄的人了，不過我還願意您記著我的名字，我叫錦蕊。啊！再見！」她蹣跚地走了，還在格格地笑着。

這時我心裏紊然無緒，亂成了一鍋粥似的；然而又沒有法子救助她，心中很是難過而無可如何，只得冥祝她走上復興的，光明的途徑。

錦蕊的背影，消失到胡同口外。

「嗚！嗚！」一輛汽車，飛也似的也正從胡同口馳過去。

「哎呀！」彷彿是女子的聲音。

「××！××！」警察的笛聲。

「快抬到市立醫院去吧！」

我的心突然一跳。

「這一定是錦蕊女士被撞了！」心裏說；同時極度的憐憫她的遭遇，真是「禍不單行」啊！

一夜沒有睡好。次日早晨起來，沒顧得洗臉便跑到市立醫院去慰問她。進門，我向白衣的女看護打聽錦蕊女士的傷勢如何。

女看護沒有說什麼，慘淡地搖頭不語。

啊！是！

啊！是！我明白了。——他或許是已經走上了復興的，光明的途徑。

——這可憐的意志薄弱者啊！

(完)

### 經售中國文藝月刊

經售日本書籍雜誌  
代訂歐美書籍雜誌  
出版日文研究書籍  
發行月日文與日語  
代售本國新書雜誌  
運銷中外教育用品

北京市宣內大街路九二號

人 人 書 店

電話南局三〇五三號

# 光曙之化文亞東



讀者呼聲

編者先生

貴刊的廣告是在「華文大版」八月號看到的，對於貴刊的問世，實在認爲是振興中國文藝的先鋒，鄙人急於想知道它的內容與詳情，但苦於不知貴社的地址，幸而在八月三十一日才在實報上看見貴刊創刊號出版的消息，當時即寄函貴社並附郵票三角，請將創刊號於出版時寄下，欸如不敷，容另補寄，信寄出之以後，我是晝夜企翹的殷望着，是的，事變二三年來，中國的文化，是不能否認的受了摧殘，尤其文藝更受了巨大的創傷，所以文壇沉寂異常，從前黃金時代的文壇，因了不幸的人類戰而荒蕪了。現在，東亞的新秩序已經建設了，東洋和平已經奠定了，又渡着安樂的生活，我們還是需要智識，需要文化，需要文藝，來填補我們缺欠的心胸，所以貴刊的問世，是我們一般的讀者所熱烈期待的，尤其是我自己。

九月五號 貴刊的創刊號居然寄來了，我不必說什麼「久旱逢春雨」的話，不過，至少這使我覺是無上的安慰。

從創刊詞的第一個字起，一直到編後記的末一個字止，我細心的讀過，我覺得還不夠，又重復的讀了兩遍，可以說「愛不忍釋」我似乎有點像災黎，又飢又渴。雖然，這樣好的食糧，囫圇吞下，未免像「猪八戒吃人參果」，不如細嚼細嚥的好。

也許我不配談文藝，也許我自己根本是門外漢，也許……總之，我祇是一個渺小的愛好文藝者，但我從來不曾提筆寫過什麼文章，更談不到批評。不過我看過貴刊以後，有些感想，趁此機會向貴社表白，希望貴社不要見笑。

對於創刊號的印刷，裝釘，與排版的技巧上來說，可稱是「精美」。與事變前的大型雜誌並不在以下。尤其是封面，又簡潔，又精緻，又大方，想像得出貴社在印刷之前，一定是煞費過苦心的，這一點是就外表上，已經是貴刊的成功了。

對於內容上，大體來說，我既是門外漢，自然不敢胡恭維，就貴社編羅了文壇宿將的大作來給我們享受這一點來說，我們就滿意了。論說，散文，隨筆，創作和詩歌，我都細心的讀過，如果與過去的文壇作品來衡量的話，就我個人的見解，是足可媲美的，尤其要感謝貴社的，就是能將周知堂先生的作品介紹給我們，自事變後，周先生動態我一向很關心的，從貴刊上得看到周先生的作品，好像是已經見到了周先生，願在這裏祝願周先生的健康。

髮之新型，立體畫家介紹：也許是因爲紙質的關係，有些看不清楚，以致很好的材料，却因此有些減色，希望能將紙的質，再好一些。自然，現在的報紙很貴，但如果做就此四頁換稍好些的紙，在貴社也許不算多大損失，而讀者們，更得多領略些。

電影介紹，除去銅版插圖像前面所說的模糊而外，而材料却是在中國電影雜誌上所看不到的，很珍貴的三篇。不過，我希望譯者能把影星們的原名，無妨附註上，在譯者原不費什麼事，而讀者却免得因譯名的不一致，而廢思索了，這是請求。

最後，我期待着貴刊的發揚，光大；爲中國文藝開出一條平坦大道，爲東亞文化大放曙光，謹祝諸君健康！

李文清上 九，二〇，

通訊處：廈門市大漢路五十六號



# 編 後 記

本刊創刊號問世以來，意外的深蒙各方面的寵愛讚許，真使編者有些若驚，而且來函指教的不也在少數，對這些編者除謹以至誠接受外，仍希更加鞭撻叱正。

因為本刊是公開的園地，所以特別歡迎一切外來稿件，每天差不多至少還接到五篇，編者在手忙脚亂之中，尚須洗心滌肺的持着冷靜的精神去閱讀，這於編者似乎有些吃苦，但爲了發掘作家們的寶藏來供給讀者，尤係編者的任務，因之有些作家的大作，終于不得不遲些時期發表，這是要請原諒的。

本期的論文都有介紹的價值，「六法寶鑑」已有好評，蔡專教授邱石冥說是「舊劇的藝術觀」雖稍離論文形式，

但對舊劇有緊要的綱領論，富有轉譯對外介紹的價值。「埃及之藝術」當爲愛好文藝人所希求的文字。

周作人的作品雖非近作，但於百忙中肯爲本刊繼續撰稿，實在感謝！下期似能有一篇新的作品來答應讀者的企望。洪橋的「健忘症禮讚」照例津津有味。「乳母恩」是一篇很靈巧的應手文字，其天真尤爲可愛。「談笑」談得異常痛快透澈，日本也有句俚諺「笑門必有福至」。

「淡泊人被竊」是陳綿博士特爲本刊所作，這張名畫被竊一傳，曾衝動了全世界，對此陳博士有何談資請閱本報。「海外文壇動態」很能滿足讀者。「東亞文化協議會」此次議決了不少重要議案，我們應當表示敬意，但對藝術一

門尚未提議不無遺憾。

繪畫界的革命家蔣兆和在本期發表其「自述拙作」，這的確是很難得的文字，聽說他的作品現被介紹於美國，甚博好評。橋川時雄將中國還未甚注意的燈盤，從黑暗裏發掘出來，給它點上燈光了。「故宮書畫略評」和「畫學南北宗之辨似」對畫畫很有深切的啓示。

本期的新創作「打賭」以前雖有人已經翻譯過，但像這樣的名作無妨多翻譯幾次，即如老子一書在外國所譯作的聽說已達千數百餘種了。「駱駝蹄子之死」是描寫老婦人的適應，可謂本期創作中之佳作。「晚報」的小說結構太濃，希望這位作家莫負本刊登載之意。

小生的「京戲偶談」不是故意的挑剔，實係真知的灼見。閱者如能虛心接受，必自能有所領悟。司徒珂的「曹禺三部曲」對新劇抱有熱烈的情感，「原野」在國內早已轟動了不少的觀衆，可惜在北國連原者也不易看到。

關於讀者批評，已檢要的揭載於本

期，表示本刊的誠懇與虛心的接受，大體上已經按讀者的希望改正不少。我們還希望多介紹一些外國文學，下期預定登林樞的現代著名散文家露加斯(E. V. Lucas)評傳和吉辛(George Gissing)的作品「家」(An Author and His Wife)與雷石檢(現代詩的巨手又研究日本詩的權威)的「和一個異國婦人的對話」均極優美的文字。

## 社 告

- 一、本刊也歡迎與日本文學有關係之作品。
- 二、本刊不接受草體字之稿件。
- 三、本刊特別歡迎創作，尤希與時代有關之作品。
- 四、本刊歡迎外埠創設支社或特約推銷店。
- 五、本社擬組織「中國文藝聯盟」
- 六、凡愛好文藝者不分性別均可參加，本聯盟員另有優待辦法，簡章下期發表。

## 徵稿簡章

- 一 本刊下列各門均歡迎投稿：
  - 甲 文學 新文學：小說，散文，短篇創作，詩歌，文藝評論，外國文學之研究，介紹，批評，討論與翻譯。
  - 乙 藝術 繪畫，電影，戲劇，音樂，以及一般藝術理論與介紹（作家小傳及論文）漫畫作品與理論（作家小傳及論文）。
  - 丙 雜組 科學新聞，名人傳記，時代生活之介紹，學術界藝術界一般動態，消息，讀者通訊……等。
- 二 本刊文字注重精短，來稿以不超過五千字為佳，但非短篇所能容納者，不在此例。
- 三 來稿請用行格分明之稿紙繕寫清楚，稿末註明姓名與準確住址，以便通信及匯寄稿費。
- 四 來稿得由編輯人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增刪者，請於稿端聲明。
- 五 來稿一經登載，概酬現金，每千字由三元至五元，特佳之作，報酬從豐，每月結算後，即時發出。
- 六 來稿經本刊登載後，版權仍為著者所有，惟將來結集單行本時須儘先由本社出版。
- 七 來稿寄「北京東單大羊宜賓胡同五號中國文藝社」。

### 廣告價目

附註	普通	裏封面及目錄前	底封面	地位	墨色	全	半	面	四分之一
長期刊登及特殊地位者價目面議廣告如用各式鉛字，均可指定，如另用銅版木刻等，須由刊登人自備。	一	一	二	一	套	九〇元	五〇元	三〇元	
	一	一	二	套	六〇元	三〇元	一五元	七五元	四〇元
	一	一	二	套	四〇元	二〇元	一〇元	五元	二元

### 中國文藝月刊

第一卷 第二號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一日發行  
 每冊定價國幣二角五分

編輯兼發行人 張 深 切

發行所 北京東單大羊宜賓胡同五號 中國文藝社  
 電話東局六三九九號

總代售處 北京宜內大街路東九二號 人 人 書 店  
 電話南局三〇五三號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局

印刷所 北京西長安街八二號 和記印書館  
 電話南局六七七號

### 定價

訂購辦法	冊數	價格	每月一冊 一日出版 每卷六冊全年十二冊	
			國內及日本香港澳門	國外
零售	一	二角半	三	一角
預定每卷	六	一元四角	在內	六角二分
預定全年	十二	二元七角	在內	一元八角
			在內	三元五角

本刊每年有二次特別增刊預定讀者另有優待

# 本 社 附 設

## 1 翻 譯 部

最 優 秀 翻 譯 家

### 承 譯 各 種 稿 件

內 容 嚴 守 秘 密  
翻 譯 迅 速 確 實

筆

譯

日 文 翻 譯 中

文 (文藝·論文·信文)

每 千 字

三 元 至 五 元

中 文 翻 譯 日

文 (文藝·論文·信文)

每 千 字

三 元 至 四 元

外 國 文 翻 譯 中

日 文 各 種

每 千 字

三 元 至 十 元

## 2 圖 案 部

### 應 承 各 種 圖 案

新 聞 · 雜 誌 · 各 種 編 排 廣 告  
招 貼 · 宣 傳 · 各 種 圖 案 廣 告  
商 標 · 商 品 · 工 藝 品 · 各 種 圖 案

價 目 另 議